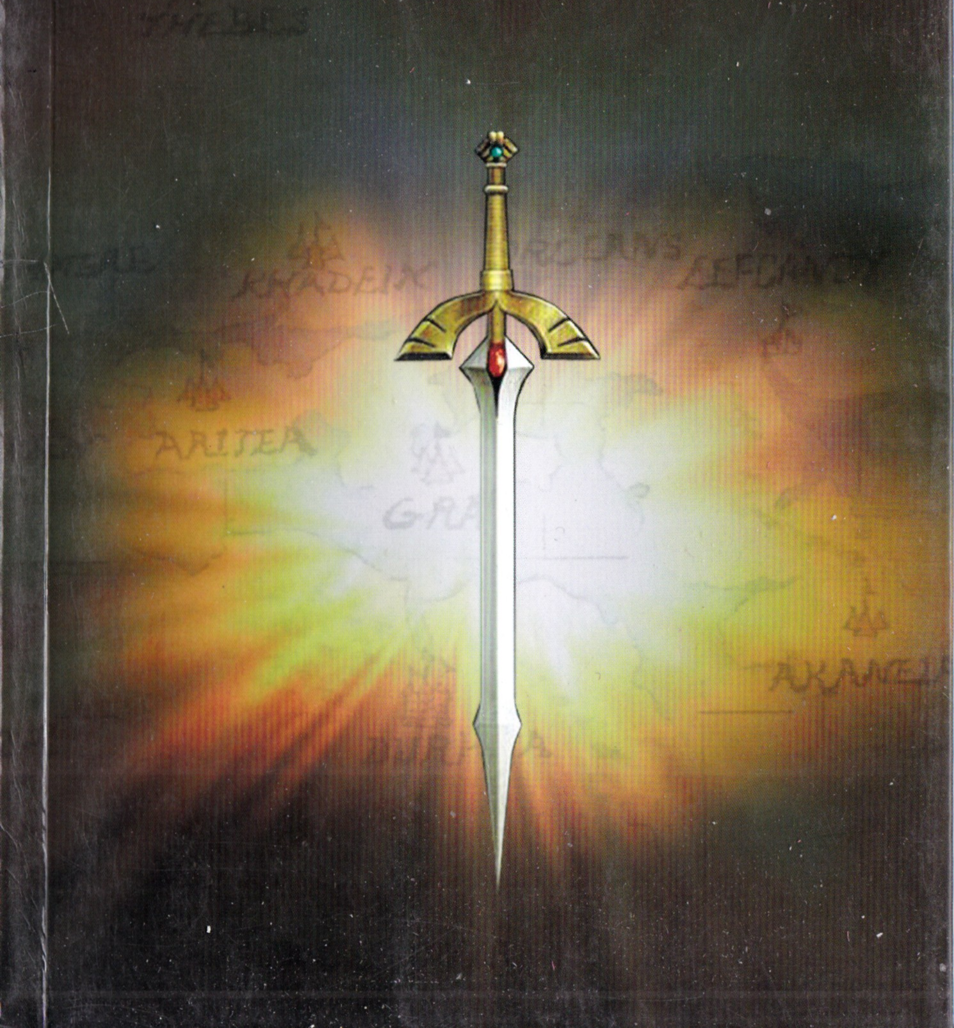
火焰之纹章 暗黑龙与光之剑

官 方 小 说

FIRE EMBLEM





火焰之纹章

作者：篠崎砂美（日）　翻译：沙罗

暗黑龙与光之剑



1、特贝
2、塔利斯
3、加尔达
4、雷夫坎迪
5、奥尔良
6、卡德茵
7、卡西米亚
8、瓦伦
9、格拉
10、阿利提亚
11、拉曼
12、佩拉提
13、帝尔
14、阿卡内亚
15、多尔亚
16、格鲁尼亚
17、马其顿

登场人物



玛尔斯

阿利提亚王国的王子，历尽艰辛之后成就了一番丰功伟业。



希达

塔利斯公主，温柔活泼，对玛尔斯一见钟情。



密涅瓦

既是马其顿的公主，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将领。



马利克

和玛尔斯一起长大的友人，后来被送到魔导都市卡德茵修行。



琳达

米罗亚祭司的女儿，手持奥拉之魔导书，有着惊人的魔法天赋。



那巴尔

沉默寡言、武艺高强的剑士。

哈丁

奥尔良国王的亲弟弟，王国继承人。

梅迪乌斯

曾经的地龙领袖，如今极端憎恨人类的暗黑龙。

加尼弗

使用暗黑魔法的邪恶祭司，暗黑龙的帮凶。

卡缪

格鲁尼亚王国的黑骑士团团长，没人能猜透他的想法。

目　　录

序章　勇者昂利 ………… 007

第一章　火焰之纹章 ………… 009

第二章　公主之翼 ………… 055

第三章　光之王 ………… 097

第四章　暗黑龙与光之剑 ………… 125

插曲　暗之宝玉 ………… 172

附　阿卡内亚大陆史 ………… 173

究竟这块大陆是从什么时候诞生，又拥有多少年不为人知的历史？这一点，至今也无人知晓。不过，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在遥远的4000多年以前，主宰这块大陆的并非人类，而是流传于后世人们口中的龙族。即便是后来诞生的人类，也同样处于龙族的支配下。尽管如此，人龙之间的相处依然和睦平安。但从某天开始，龙族终于丧失了理性，凶暴的它们对人类展开了疯狂的攻击。

相比其他的生物，龙这一种族拥有数种不同的种类。其中，还包括最为可怕的一种——这一族群在阿卡内亚历公元前740年时，因为被强烈的复仇心吞噬了心智而一度将人类逼到灭绝的边缘。那就是地龙族。

虽然人类一度处于灭绝的边缘，但最终还是被同样身为龙族的神龙族龙王那加所救。传说中，众神们为了保护人类，向大地上派遣了闪耀着灿烂光辉的巨人战士——守护神那加。在他的帮助下，人类与龙族之间展开了无数次凄惨壮烈的战斗。最终，人类获得胜利，并且成为了大陆的统治者。龙族体内邪恶的龙之力被手持光之剑与五色之盾的那加封在了龙石中，沉入大地的深处。幸存的龙族则改变了外表，成为了拥有与人类相似的外貌、被称为龙人族的存在。

在那之后的1000年间，人类与龙人族一直过着表面上和平共存的生活——不过，历史终于迎来了最糟糕的一幕：地龙王梅迪乌斯开始觉醒，仿佛将对人类的那股强烈的仇恨当作精神粮食一般，变得愈加强大。不久之后，他甚至还建立了多尔亚帝国，向大陆全土展开了猛烈的侵攻。

但是，新的历史因为英雄的出现而得到了改变。地龙王梅迪乌斯，最终被来自于大陆边境的城市——阿利提亚的青年昂利所打败。

在那之后又过了100年……号称最坏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篇章。梅迪乌斯再度苏醒。他的心跳，清清楚楚地传到了昂利的子孙后代的耳中……

序章

勇者昂利

“梅迪乌斯！”

击倒众多挡在面前的敌人后，昂利向着那个悠然坐在王座上的男子大声喊道。在昂利的身后，是一直跟他并肩作战的以龙骑士艾奥提、圣骑士卡尔塔斯、马隆兄弟，及奥德温将军等人为首的众多同伴。

“是那加吗……”梅迪乌斯喃喃地说道。如今映在他眼眸中的并非昂利，他所看到的，是那把闪闪发光的神剑，以及威风凛凛地站在昂利身后的神龙那加的幻影。不光如此，梅迪乌斯还能感觉到，在那场战斗中本应早已死去的三个侧近的身影，此刻正围绕在那加的身旁。

“都已经死无肉身了，为什么还要帮助那些愚蠢的人类？说到底，那些矮小的人类都不过是些自私自利的家伙……”

“人类决不是那样的！”面对默默言语的梅迪乌斯，作为人类的昂利加以了否定。

“哦？你有权回答吗？那口气简直就是我们的王——那加的代言人啊。真是令人不愉快，太高傲了……”

仿佛是刚刚才察觉到昂利的存在似的，梅迪乌斯缓缓说道。慢慢地，他从王座上站起了身。

刹那间，一股紧张与不安在昂利以及同伴之间闪过。同伴立刻冲到了昂利身边，将阿卡内亚圣王国的三件神器紧紧握在他们手中——神剑奇迹之剑、圣枪格拉迪乌斯以及炎弓巴尔迪亚。而站在他们身后的昂利，就像是集中了他们的力量似的握紧光之剑法尔西昂，巍然屹立在梅迪乌斯眼前，将剑指向了对方。

“来吧！梅迪乌斯！让我们一决胜负！我要打倒你，将所有人从黑暗的咒缚中解放出来！”

昂利厉声喝道。

“咒缚……”

梅迪乌斯不由得苦笑了起来。

“好吧，愚蠢的家伙们，就让我用吐息将你们自身的罪恶埋葬在无尽的深渊中去吧！”

他从怀里取出一块绿色的龙石，曾一度舍弃的力量顿时再度涌遍全身。

梅迪乌斯的身体渐渐膨胀变大，最后，一条巨大的地龙呈现在了众人眼前。

面对这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大最强的地龙，昂利等人身后的士兵们不由自主地开始退缩。

随着一声巨响，梅迪乌斯向前迈出了一步，其巨大的力量将铺垫于王之间的石板踩得粉碎。

“来吧，梅迪乌斯！”

昂利高高地举起了法尔西昂，瞬间，神剑的周围聚集起了星光般璀璨的光辉。紧握光之剑，昂利快步冲向了梅迪乌斯。

仿佛要将整个城堡震裂一般，张开巨颚的梅迪乌斯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

睡神扫描

第一章
火焰之纹章

1

“您觉得如何？”年迈的摩洛多夫伯爵将刚阅读完毕的书信摊在桌上，向玛尔斯问道。

“当然，答案已经是肯定的了。”即将年满16岁的的玛尔斯王子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自从祖国阿利提亚被多尔亚帝国灭亡后，玛尔斯等人逃亡隐居到阿卡内亚大陆东边的岛国——塔利斯已有两年。虽然还谈不上时机已经成熟，但昨天收到的一封来信，却足以让玛尔斯王子从此远离在他人羽翼呵护下的日子，踏出那举足轻重的一步。

以优美流畅的文字书写着的这封质地厚重的来信上，有着与玛尔斯一样受到亡国命运的阿卡内亚王国的公主——尼娜的签名。而那封信的内容，就是呼吁所有被帝国压制的人们起义的檄文。

多尔亚帝国原本在一百年前就被勇者昂利所消灭，但就是这个已经被消灭的帝国，在阿卡内亚历602年突然开始向其他国家发起了进攻。不仅如此，帝国与马其顿、格鲁尼亚两王国结为了同盟，其势力在瞬间就席卷了整个大陆。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阿利提亚、阿卡内亚两王国相继灭亡，奥尔良王国的大半国土也被占领，处于灭亡的边缘。格拉王国与独立都市卡德茵也先后归顺于帝国的麾下，至于那些边境小国，则每天心惊胆战地生活在不知何时会被帝国侵略的阴影下，苟延残喘着。

由于同盟国格拉的背叛，阿利提亚王国灭亡。之后没过多久阿卡内亚王国也灭亡了。并且以阿卡内亚王为首，王室成员的首级都被悬挂在城下示众。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军事上都处于大陆中心地位的阿卡内亚王家的灭亡，也让其他人抵抗帝国的决心和毅力剧减，而从这次侵略上不难看

出，帝国并不是单纯想占领阿卡内亚那么简单，它的真正目的是灭亡阿卡内亚王国。

但是百密一疏，阿卡内亚王家的血脉没有完全被切断，公主尼娜奇迹般地逃到了奥尔良，她与奥尔良骑士团合流后，建立了旨在打倒帝国的军队。而那封檄文，就是为了呼吁人们参加解放军而写的。

对于玛尔斯而言，尼娜公主的命运仿佛感同身受。他本人也是在阿利提亚王国即将灭亡之际，在他惟一的姐姐艾丽丝的掩护下，与少数几个护卫的骑士一起逃离了祖国。

打倒帝国，夺回祖国，与尼娜一样，这也是玛尔斯的愿望。但是，敌我双方战斗力的差距太明显了，如果仅靠各个独立的战力，战胜帝国是绝无希望的。然而如果将大陆上所有的势力合而为一的话，也许就会形成与帝国相抗衡的力量！尼娜的檄文就如同要实现大家的希望一般，如一柄重锤敲打在所有人的心头。

但是……

问题是帝国的反应。对奥尔良骑士团的动向了如指掌的帝国当然会布下天罗地网进行追击，如果每次在战力集中之前将其逐个击破的话，那么很快就会使联合势力土崩瓦解。如果奥尔良骑士团在大陆各地奔走而增加战力的话又另当别论，不然的话也不会有什么檄文出现了。对如今将解放军封锁在奥尔良国内的帝国而言，这也正是一举歼灭反抗势力的良机。

“凭我们现在的力量，我想我们连到达奥尔良都很困难，但是，眼看尼娜公主面临危险却见死不救这种事，我是做不到的！”玛尔斯将视线从摊开在檄文一旁的地图上移开，向集中在房中的部下们一一扫去。除了护卫队队长杰根与参谋摩洛多夫，其余的大部分骑士都是只比玛尔斯大几岁的年轻人，而人数也只有寥寥十几名，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战斗力”。

“我们去吧，玛尔斯殿下！”

一个有力的声音打破了在场那肃杀的气氛。一名红发骑士双手撑在桌上说道。这位骑士名叫卡因，是个被视为很有前途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如果王子殿下您认为一定要去的话，就请按着您的意愿行事吧，我们会为了实现王子的心愿而战斗到底，这也是我们骑士团存在

的意义。”

听了这番慷慨激昂的宣言，屋子里的其他骑士也用力地点了点头。

“也许时机还尚未成熟，但是我们坚信，王子一定会为我们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

杰根说出了所有人的心里话，听了这位经验丰富的白发圣骑士的话，玛尔斯感到自己这一决断的分量是多么地沉重。

“谢谢你，杰根，从今以后，我希望大家能借予我力量！”

骑士们再次用力地点了点头。

与他们的主君玛尔斯一样，他们也十分盼望着再次与多尔亚帝国交战的那一天。打倒帝国，夺回自己的祖国！为了那一天的到来，他们日夜训练，储备力量，早已对揭起阿利提亚的旗帜起义迫不及待。

“那么，在下便将玛尔斯殿下下定决心即将起义的事通报陛下如何？”

如同再次确认玛尔斯王子的意志一般，塔利斯王派来的使者——僧侣瑞夫询问道。因为帝国还不知晓玛尔斯的所在地，所以瑞夫不得不故意在几个村庄中兜了一圈后，才将送到城内的尼娜的檄文呈到玛尔斯的面前。本来这封檄文是寄给塔利斯王的，但由于他认为应该给玛尔斯看一下，所以才大费周折地带来了。

“是的，已经决定了！请转告塔利斯王，他对我们的厚待我们感激不尽。我们现在无法作出回报，对此我感到非常惭愧，但我心意已决，我会立即启程。”

“陛下并不希望您能报答什么，您就不必自责了，作为一国之君，没有比履行自己的责任更重要的事情。”

“谢谢。”

“那么接下来，在出发之前有必要准备一下。武器、食物是必需的，还有就是前往大陆所需要的船只，作为阿利提亚·塔利斯联合军，还有必要和陛下举行一个军事会议。”

在瑞夫的催促下，玛尔斯走出了房间，他与摩洛多夫一起跟着瑞夫前往城堡，准备会见塔利斯王；而这时，剩下的人则在杰根的指挥下进行出击的准备工作。

但是，事态的变化比他们预料得快了许多。

“殿下，那……那不是希达殿下吗？”

当大家正准备着手开始各自的行动时，哥顿首先发现了在天空中飞舞的白色身影。由于是逆光，所以那个东西只显出了一个影子。但它的体型比鸟更大，长长的脖子与修长的四肢显出其俊美的体态，长长的尾巴与鬃毛随风飘动，那是翱翔在天空的纯白俊马佩格撒斯的英姿！在这个岛上，能够乘坐这匹天马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塔利斯王的女儿——希达公主。

仿佛要把风撕裂一般飞速下降的天马张开了那巨大的羽翼，缓缓地降在了地面。

“玛尔斯殿下！”

在天马着陆的同时，希达公主就立即焦急地从马鞍上跳了下来，甚至顾不得调整好呼吸就冲到了玛尔斯跟前。

“怎么回事，希达？发生什么了？”为了让希达冷静下来，玛尔斯握住了她的双腕，冷静地问道。

“城……王城被袭击了！突然来了很多加尔达的海盗……”紧绷的弦忽然松弛下来，希达全身发软，扑在了玛尔斯的怀里。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虽然玛尔斯轻抚希达让她冷静下来，但从他自言自语的话中也听出了一丝不安。加尔达的海盗是位于塔利斯王国对岸大陆上的海盗团伙，但他们居然向一个国家挑战，的确是难以想像。

塔利斯王国与其他国家建立了贸易经济往来，所以周边海域上常有商船来往，海盗们也将掠夺当成了自己的商业买卖，不过这次他们破坏了不杀人的规矩向一个国家的首都袭击，这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被将了一军。先发制人，这恐怕是帝国捣的鬼吧。”冷静地分析了情况之后，摩洛多夫说道。

“一定是这样，看来帝国也应该知道尼娜公主将檄文送到了塔利斯。他们一定认为，消灭一个没有骑士团的塔利斯不需要正规军，靠一个海盗团就足够了吧。”瑞夫也赞同摩洛多夫的推测。

“我看当消灭塔利斯之后，那帮家伙又会讨伐海盗了，我不知道帝

国到底答应给他们多少报酬。不过那帮海盗也都是些愚蠢的家伙。”

“怎么会……帝国会做到这个地步吗？”

玛尔斯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反问摩洛多夫。即使对方是海盗，但只是因为有利用价值才利用，这样的策略是有背骑士道精神的。

“我想应该是这样。如果不是这么打算的，他们应该派正规军来吧，倘若帝国靠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海盗团。”

“不可原谅！希达，王城没事吧？”

玛尔斯捧起希达的头，急切地问道。

“我们已经关上城门奋力抵抗，但我想不会坚持太长的时间，因为塔利斯城本来也不是为了军用而建造的。父亲叫我与玛尔斯殿下一起逃离塔利斯，但我不能对那些城里的人们见死不救。拜托了，玛尔斯殿下，请救救父王！”

为了将女儿托付给玛尔斯，塔利斯王让女儿逃出了王城。即使王城陷落了，但只要希达在，王家的血脉就不会断。现在海盗们正集中力量攻击岛的西侧，只要从东边坐船就能逃离。

“这样的话……就和那时一样了啊……”

玛尔斯小声地喃喃自语。

为了守卫王家，为了让最幼小的人逃走，只有牺牲他人。就在阿利提亚陷落的那一天，在战场上，玛尔斯失去了亲爱的父亲，而在母亲莉莎与姐姐艾丽丝的掩护下，他与少数几个骑士逃离了城堡。但作为诱饵留在城堡中的莉萨王妃却战死沙场，艾丽丝公主生死未卜。

“希达，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去救塔利斯王的。”

玛尔斯注视着希达的双眸说道。

“大家请听我说！”

转向臣下们，玛尔斯那具有穿透力的声音有力地响起，骑士们一齐立正。

“正如你们听到的，现在塔利斯王国被帝国抢先袭击了。敌众我寡，但是，我是决不会逃的！如果现在逃了，就会重蹈两年前的覆辙，而且，如果连这些小贼都赢不了的话，那我们也就不可能和帝国对抗了！现在正是展现我们阿利提亚骑士团实力的时候，全军出击！”

回应玛尔斯的战斗宣言，众骑士齐声高呼，虽然声音并不是特别响亮，但反而能听出每一个骑士的决心与信心！他们那战斗的意识都是由自己决定，全员的想法一致，并不是因为谁的命令。

玛尔斯一行简单整顿了一下之后，开始向塔利斯城进发。

2

血沫在空中飞舞。

剑狠狠穿过皮甲，深深地刺进胸膛，随着绝望的嚎叫，海盗们纷纷从桥上掉进城堡的壕沟，高高溅起的水花打在剑士的脚上。

“你们都在吃屎啊！快把那个家伙给我干掉！”

指挥海盗的卡加克怒吼道，但眼中充满了恐惧。他像看到一个怪物一样盯着桥上的那名剑士，这名剑士仅凭一人之力就阻止了卡加克等人的进攻。虽然城门已经被攻破，但正是因为这名剑士，海盗们无论如何都进不了城内，更不用说制压城堡。

“没用的。”——仿佛如此说着，这名剑士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琥珀色的瞳孔中射出一股仿佛能杀死人的目光，金色的前发梳向后方，而他的面庞可以用秀丽来形容。但是，他那左面脸颊上的巨大刀疤，似乎正无言地诉说着这名剑士的来历，而其身上散发出的威严之气更是压得海盗们连气都透不过来。

“即使是塔利斯最有名的佣兵奥古马，只要我们靠数量优势冲过去他也挡不住！他现在只能站在桥上，哪也去不了！”

卡加克怒吼着，并召集起手下。由于没有城门，奥古马不会主动出击，他就独自一人在桥上守卫着整个城堡，只要他离开那个地方，那么海盗们立刻就能蜂拥入城。

奥古马与海盗站在桥的两边互相凝视着，僵持不下，但战斗还在进行……而在护城河上，小船上的海盗纷纷将飞钩扔上城墙——他们开始从其他的门路进城了。持斧的战士在城墙上慌乱地反击，他们的数量太少

了，不足以抵抗新一波的进攻。在最初奇袭的时候，在城外与海盗交战的塔利斯佣兵部队伤亡已经相当惨重，而当海盗进入城里之后，他们又不得不边保护市民边进行战斗，这样一来根本就无法全力应战。像现在这样固守城池的战法，也是因为初战时损失过大，逼不得已。

目前的形式极为严峻，敌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就算奥古马是有名的佣兵，但仅凭他一人之力，城堡陷落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行了，守不住了！”

萨基在城楼上奋力地挥舞着斧头，同时对同样在全力奋战的马基与巴兹叫道。

“坚持！如果让敌人从这里通过的话，那就对不起在下面孤军奋战的队长了！”

不过当马基回话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一个海盗已经悄悄地爬上了城楼。对方单手紧抓城墙，而另一只手上举着的斧头已经瞄准了马基。

“后面！”

巴兹失声叫道，但已无法做出任何动作！然而，当马基回过头去时，却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海盗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仿佛不敢相信自己如此完美的偷袭居然会失败。就这样保持着半举着斧头的姿势，海盗一头从城墙上栽了下去。

城楼上的战士也呆住了，他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当他们稍微镇定下来之后，听到了断断续续什么东西划破空气发出的飕飕声，而与此同时，正在攀爬城楼的海盗也纷纷落水。

是弓箭！

“援军来了！”

萨基高兴得叫了起来，因为他看到了手持长弓正在瞄准海盗的哥顿，而地面上掀起的尘土也表示有数名骑士正飞驰而来。

“滚开！滚开！”

有“红色猛牛”之称的卡因挥舞着手中的长枪将拦路的海盗一路拨开，没有一个海盗阻止得了他的进攻，他们惊惶得尖叫着，像一群没头苍蝇般地乱窜。但是，卡因的猛攻并不能击退所有的海盗。

“不要冲过头了！”

发话的是有“黑豹”之称，既是卡因好友又是竞争对手的阿贝尔，与此同时，他还用华丽的枪技将那些还没来得急逃跑的海盗一一送上黄泉之路。

“你们这帮胆小的蠢货！”

卡加克对着自己的手下怒骂道。但就在下一个瞬间，他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甚至怀疑起了自己的眼睛。

“那是……为什么阿利提亚骑士团会在这里？”

卡加克看到了杰根身后紧跟着的骑士手中高举的军旗，旗帜所描绘的纹章，毫无疑问是本应早已灭亡的阿利提亚骑士团的图案。作为一名海盗，卡加克为了确定猎物来自何处，对各国的纹章图案都了如指掌。

“阿利提亚骑士团贸然来访，塔利斯的各位，请放心！”

杰根朗声说道：

“你们这帮加害我们同盟国塔利斯的家伙们！吾将用手中之剑，给那些愚蠢的家伙们以制裁！如果你们不想背负恶名，就立刻放下武器远离此地！”

宏亮的声音从杰根的口中缓缓而出，每一个字都如一记重锤敲打在海盗们的心上，对于突然出现的勇猛的阿利提亚骑士团，他们完全不知所措。停止了对塔利斯城的攻击，海盗们集中到卡加克身边，等待着首领下达命令，但却没有察觉到玛尔斯他们的人数明显处于劣势。

“你们这些蠢货！会有人在这个岛成为我……不，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的时候撒手逃跑吗！我们是加尔达的海盗！不管是骑士团还是其他什么玩意儿，我们都会好好料理！”

怒吼着将聚到周围的海盗们轰开，卡加克自己却小心谨慎地向后方退了一段距离。他非常精明，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攻势所吓倒。

就在骑士团与海盗相持不下的时候，玛尔斯带领的步兵队也感到了战场。

“这里就交给我们！你赶快去城里！”

玛尔斯击倒几名海盗跑到了奥古马的面前。

“好，既然你说你要守护这里，那我就去取敌方大将的人头！”终于能够自由行动的奥古马说道。

“你一个人太勉强了！”

玛尔斯对他劝道。

“你小子……啊，不，你……”看着玛尔斯，奥古马的眼睛不由得眯了起来。

“如果你非要去的话，我也去！”

“好，先干掉敌人的头头，尽快结束战斗！”

说着，奥古马就向敌群冲了过去。

玛尔斯将守护城门的任务交给多加后，也带领了几名士兵紧随奥古马而去。

由守转攻后，奥古马的战斗方式顿时变得犀利起来，所到之处，海盗们都是应声倒地。惊惶失措的卡加克慌忙将手下赶到前面，而自己却准备在人群的掩护下溜走。

“想逃？王子！”

奥古马独自挡住数个海盗的攻击，向玛尔斯催促道。话音刚落，玛尔斯立刻应声冲出，在奥古马的掩护下毫无妨碍地，一口气冲向卡加克。

正当卡加克准备叫手下逃命的时候，他看到了玛尔斯那略显稚嫩的面孔，认为有机可乘的他立刻停下了脚步，将正准备从侧面包围上去的海盗重重推了一把。没能调整好体势的海盗踉跄着朝玛尔斯冲了过去，却被玛尔斯看准时机顺势砍倒。不过就像在等这个时机到来一般，紧跟海盗其后的卡加克在玛尔斯还未收回动作时突然冲到了跟前。此刻的玛尔斯，已经没有时间收回动作再去抵挡对手重重劈下的斧头了。

“玛尔斯殿下！”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清脆的声音在两人的上方响起，卡加克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是希达！乘在天马上的她正举起细长的铁枪向卡加克急速冲来，面对精确地对准自己脑袋和右手的长枪，卡加克慌忙闪身躲避。而就在这一刹那，玛尔斯已经调整好动作，迅速反手一记横斩，将卡加克的肚子划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顿时血肠直流，卡加克连哼都没有哼几声就绝命当场。

“您没事吧，殿下？”

杰根慌张地从旁上前，确认玛尔斯的伤势。

“听着！你们的头儿已经被吾主阿利提亚的王子玛尔斯殿下诛罚，再斗下去也没有意义，快快弃械投降吧！”

杰根那铿锵的话语立刻让众海盗失去了战意，纷纷扔下了手中的战斧就地投降，不愿投降的海盗则吓得屁股尿流地跑向靠在岸边的船只逃之夭夭。

就这样，新生阿利提亚骑士团在玛尔斯的带领下，初次战役以胜利告终。

3

“您能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受到希达的请求、和她一起前来确认塔利斯王安否的玛尔斯，在看到国王夫妇两人平安无事后也终于松下了一口气。

“真是太感谢你了，玛尔斯王子。我原本想将希达托付给你，让你们一起逃离这里，但没想到最后会被你所救。塔利斯建国时也是如此，我们欠阿利提亚的真是太多了。”

塔利斯王抚慰着依偎在怀中的女儿，一面向玛尔斯表达了谢意。

“和迄今为止陛下对我们的恩情相比，这点事情根本不算什么。那一天，我们被帝国所追赶并流落到了这座岛屿。是陛下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使我们没有再受到帝国军的迫害。我们能够走到今天，都是多亏了陛下您的帮助。”

塔利斯王注视着反过来向自己道谢的玛尔斯。曾经在骑士团的重重守护，流落至这座岛屿的年幼男孩的身影已然不在。如今站在他面前的，是位拥有强韧意志的年轻人。

“陛下，玛尔斯殿下准备响应尼娜公主的号召，为祖国的重建以及打败多尔亚帝国而起军。”

随玛尔斯一同前来的瑞夫，向塔利斯王阐述了玛尔斯不久前下的决定。

“是吗？你终于下定决心了。但是，敌人也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动

向，并且像先前那样已经提前开始了压制行动。因此，在准备就绪之后立刻离开这里展开行动比较保险，我国也会向你援助若干义勇兵。”

塔利斯王话音刚落，不知何时到来的塔利斯佣兵部队队长奥古马随即向前站了一步。

“受陛下之命，奥古马·斯比尔从本日起将为玛尔斯王子殿下奉献出自己的剑与生命。”

奥古马单膝跪地，向着玛尔斯埋下了头。

“请抬起头来。像您这样出色的剑士，原本是该由我们出面请求协力才对。但是，如果您和我们一起同行的话，塔利斯的防守力量不就变得薄弱了吗？”

让奥古马站起身后，玛尔斯随即向塔利斯表述了自己的不安。站起身的奥古马比玛尔斯还要高出一个头——无论是从外表还是从实力来看，奥古马都是位十分可靠的同伴。但是，他同时也肯定是守护塔利斯王国的重要人物才对。

“不用担心。我们也不是丝毫没有考虑就随便将奥古马交给王子你的。加尔达的海盗和帝国军联手这件事，我们从密探的报告中已经预想到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阿利提亚骑士团就必须和海盗们交战。原本这些海盗就是登上大陆时的障碍，如果无视他们而强行进军的话，那么以后必定会遭到帝国军和海盗们的两面夹击。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一定要事先讨伐海盗。只要海盗被除，那么塔利斯就不需要多少士兵来进行守护了。若是帝国军直接来攻自然是另当别论，但他们如今正在侵攻奥尔良王国，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理会这里。这样一来，现在将塔利斯的士兵托付给王子，不正是最佳的良策么。”

塔利斯王虽然已经年迈，但口气听上去依然精神弈弈，不愧是曾和剑士劳伦斯一起与豪族互相争夺霸权，并最终统一了塔利斯岛屿的刚勇之人。他已经看出了玛尔斯所拥有的资质，并期待着他有朝一日能够继承勇者昂利。塔利斯王所作出的选择和回答，不仅仅是出于对阿利提亚的恩情，同时也是作为一国之王，从其宽广的视野所得来的最佳判断。

“言之有理。我将尽全力首先消除掉所有塔利斯的威胁。”

玛尔斯领会了塔利斯王的计策后，高兴地接受了奥古马的加入。的

确，尽可能地用目前的兵力将加尔达的海盗全数消灭这一方法，正是遵照了将敌对势力各个击破这一兵法的基本法则。兵力尚寡的玛尔斯他们，目前是没有力量同时对抗大量敌人的。不过，就算有了奥古马等人的加入，想要打败海盗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同时也暗示了从今以后，玛尔斯他们的战斗将有多么艰辛。

"话说回来，我有一个请求，不知王子你能否答应。"

塔利斯王突然改变了语气，而玛尔斯则马上点头以示。

塔利斯王让自己的女儿向前了一步。在稍稍胆怯犹豫了一下后，希达走到了玛尔斯的跟前。

"我想让女儿作为塔利斯王家的代理人和王子的军队同行，不知王子意下如何？"

玛尔斯不禁惊大了双眼。玛尔斯和希达作为王子和公主，同时作为年纪相近的少年少女，两人共同度过了一段不算短暂的时光。但是，如果仅是日常生活的话倒也罢，将公主带上战场这件事，是玛尔斯压根没有想过的。

"这我很难接受。"

"我对玛尔斯王子来说是个累赘吗……我不能为玛尔斯王子起到任何作用吗？我会以自己的性命来守护玛尔斯王子！"

希达努力地向玛尔斯诉说着，双眼已经润湿。

小巧玲珑的身体，飘逸的秀发——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她的身体都告诉了大家她还只是个柔弱的少女。对玛尔斯而言，尽管希达和自己曾在宴会上促膝秉谈，但若要让她和自己在战场上并肩作战，他却不敢想像——确切地说，他不想让希达在战场上遭到危险。然而在先前的战斗中，他自己被希达所救却又是事实。不过，玛尔斯的内心里其实也不希望就这样和希达分别。这种想法到底是否是自己的任性，玛尔斯尚还不能进行自我判断。

"王子啊，你对我的女儿有什么不满意之处么？至少，作为天马骑士，我也让她接受了最低限度的训练。"

"不，并不是那样……"

再一次被塔利斯王反问，不禁使玛尔斯一时语塞。

“那么，希望王子务必能够带上她同行。此外我也已经将这事告诉了奥古马，所以你不用担心她的安危。更何况，就算我们命令希达不许外出，以她的性格，她也一定会骑上自己的天马擅自跟着你们。”

塔利斯王如同征求意见一般朝着王妃使了个眼色。仿佛明白了什么，塔利斯王妃有些腼腆地苦笑了起来。

“玛尔斯王子，我的女儿就拜托您了。”

王妃以简洁的片语向玛尔斯拜托道。

“我明白了。希达公主，以及奥古马队长和塔利斯义勇军的士兵们，就由我军一并接下了。”

玛尔斯终于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那么，士兵的人选就由奥古马、船只的调度就由瑞夫两人来处理了。”

塔利斯王下达决定后，各人纷纷离开着手进行准备。

翌日，玛尔斯等人准备完毕，在塔利斯王和瑞夫他们的护送下，一路朝大陆的入口所在地——加尔达的海港开始出发。

4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在反对了！”

达罗斯情绪激动地对海盗的首领哥梅斯说道。尽管达罗斯隶属于加尔达的海盗团，但他原本就是独来独往、只以自己的考虑优先行动的性格。他身材魁梧，光是站在其他人面前就已经有了一种压倒他人的魄力。

“你在说什么蠢话。有空闲在那里发傻的话，还不赶快去进行再度侵攻塔利斯的准备！”

哥梅斯傲慢地仰坐在椅子上，丝毫没将达罗斯的抱怨放在心里。

“难道你还打算干下去么？”

哥梅斯的回答令达罗斯愕然，他耸了耸肩以示无语。

“这是不是又是帝国的鬼命令？说起来，帝国那边不是根本没有给过我们任何好处么？更何况有消息说帝国军已经集结在瓦伦附近的城堡

里。起码应该稍微派一些士兵来支援我们才对。他们不这么做，就表示我们只不过是一群炮灰而已。而你却连这一点都已经不明白了吗！”

“你懂个屁！军队的家伙们要是来了，我们的猎物不被他们给抢走才见鬼。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你这家伙暗地里向格鲁尼亚的那帮家伙献媚，勾结他们来陷害我么？来人！过来把达罗斯给我宰了！就拿他当作反抗老子我的儆戒！”

达罗斯虽然还想向同伴们说明情况，但马上就明白了一切都是徒劳的。

“我明白了。我和你这混蛋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

达罗斯一边愤怒地吼道一边将扑上前来的海盗们一头撞倒，而后飞也似地逃出了哥梅斯的房间。在他的身后，随即传来了哥梅斯的高声怒骂以及海盗们紧追而来的脚步声。尽管在和追兵的战斗中负了轻伤，但达罗斯还是奋力逃回了自己的船上。

“快出港！”

达罗斯一脚将跳板踢掉，同时大声对手下下达了指示。不知所以然的船员们刚想开口询问，但见一群手持亮斧的海盗们自远处气势汹汹地渐渐杀至跟前，便慌忙将船动了起来——达罗斯总是将船保持在随时能够出海的状态，这一良好的习惯使他得以保全了性命。

其他的船只无法立刻启航，哥梅斯也因为进攻塔利斯一事而没能将战力有所保留，达罗斯的船就这样大摇大摆地逃离了海盗们的据点。

“出了什么事？”

出身塔利斯、名叫卡西姆的猎师战战兢兢地向达罗斯问道。

“没什么。只不过和一个蠢货断绝了关系而已。”

达罗斯轻描淡写地一言带过。

过了一会，借着不久前吹起的南风朝北方前进的达罗斯的船只，和一只从塔利斯方向而来的船只遭遇了。和达罗斯的小型船只不同，这是一只大型的海盗战舰。

“那是加尔达海盗团的海盗船。恐怕来者不善，你们几个做好战斗准备！”

达罗斯赶紧向手下下达了命令。

“听好了。先下手为强。让船一口气靠近对方，然后进行白刃战。卡西姆，你也给我上！”

达罗斯一边说道，一边朝着正摆着很不标准的拉弓姿势的卡西姆背上狠狠地来了一下。

卡西姆不禁被这一击弄得咳嗽不止，待他再度将目光转回远方的敌船时，只见什么东西从甲板上升上了空。

那东西既像一只巨大的鸟，同时又像是一匹白色的马。不过它对身为塔利斯国民的卡西姆来说，却不是什么陌生的生物。

“那是……希达公主？”

放下搭在弦上的箭，西卡姆吃惊地自语道。

“你敢肯定？”

没有听漏卡西姆这句话的达罗斯以吓唬的口吻问道，卡西姆连忙点头称是。

达罗斯心生一计，随即在桅杆处举起了白旗。待两船靠近后，达罗斯带着卡西姆等数人，登上了对方的大船。

“站在那边别动！”

哈兹虽然放出了绳梯让对方登船，但小心谨慎的他等对方上船后便立即命令对方停下脚步。

“我说，我们是来和谈的，把危险的东西放下吧。”

达罗斯没有丝毫胆怯，单手将哈兹高举的斧头按下去后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友好。而他那豪爽大胆的态度不禁令哈兹在心底里暗暗佩服。

“真的是卡西姆啊。你怎么会成了海盗他们一伙的了？”

看到跟在达罗斯身后的卡西姆后，已经回到船上的希达不由得叫出了声。

身为塔利斯岛屿上为数不多的猎师，卡西姆曾经为塔利斯王担任过狩猎的向导，因此他和希达也有过数面之缘。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想要赚取给母亲治病的钱……”

被希达突如其来地一问，卡西姆不禁吞吞吐吐地找起理由来。希达长叹了一口气，将卡西姆带到了远离众人的地方。

“哎呀，这家伙看来始终起不到半点作用。”

达罗斯眼见卡西姆被希达叫过去后，独自环扫打量着玛尔斯等人，想要找出个说话有份量的人。

“你们看起来像是塔利斯的军队，负责人是谁？”

达罗斯始终以对等立场的口吻向着对方问话，仿佛自己从未打出过白旗一般。

“让我听听你想说些什么吧。我是阿利提亚的玛尔斯。”

达罗斯吃惊地望向自报了姓名的玛尔斯，但他随即便明白了状况——阿利提亚军的残党对塔利斯伸出了援手，因此导致了侵略塔利斯行动的失败。他将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事向玛尔斯一一说明后，说出了打败海盗团首领哥梅斯的计策，同时提出只有打败共同的敌人，才能将互相间今后的危险要素连根消除。

“这么轻易地相信对方的话实在太危险了。对方可是海盗啊。”

摩洛多夫向玛尔斯进言。

“虽然是海盗，但海盗也分为好几种。其中也有像我这样的义贼。我袭击的只有那些向帝国殷勤献媚的商人，船上的也都是曾被那些家伙所欺压的人。如果你们有所怀疑的话，就去问问那小子吧。”

达罗斯用下巴指了指一脸傻相正朝希达低头赔不是的卡西姆，似乎隐约还能听到他将一生效忠希达之类的话。一见这副情景，众人也不由地苦笑了起来。

“好吧。我相信你的话。”

“殿下……”

见玛尔斯如此轻易地下达决定，摩洛多夫慌忙劝说。

“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我想试着相信他的话。如果这一切真的是圈套的话，他恐怕也不会如此堂堂正正地来到我们面前。我想这也是因为他相信我们不会伤害他们吧。”

玛尔斯简要地说了自己的想法。不管是真是假，玛尔斯的话的确没错。达罗斯也连声点头称是。

“说的也是……虽然我不是什么骑士，可能说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话，不过我发誓，在消灭加尔达的海盗团之前，我会遵从玛尔斯王子的命令。尽管这也不过是形式上的玩意儿……但这样总可以了吧？”

达罗斯取出怀剑，单膝跪地。以自己所认为尽可能恭敬的态度将怀剑交给了玛尔斯。

注视着玛尔斯收下怀剑后，杰根对隐藏在桅杆了望台内的哥顿发了暗号。早已悄悄拉开弓搭上箭的哥顿此时也总算解除了手中的武器。

注意到这一幕后，达罗斯豪爽地笑了起来。

“嗯，王子这边看来并非单纯只是些老好人，我可以暂时放心了。有小心谨慎的同伴在的话，我们也能够安心作战。来，让我们一起去大干一番吧！”

“好，大家赶快进行准备吧！”

玛尔斯随即向全员下达了指示。

5

黄昏时分，海盗们用过晚餐正准备小歇片刻时，看到两艘船回到了达尔达的港口。一艘是参与了塔利斯侵攻的卡加克的船，另一艘则是先前从港口启航逃离的达罗斯的船。只见达罗斯的船四周伤痕累累，并且看上去是被卡加克的船拽着回来的。

得到通报的哥梅斯，不禁在手下的面前笑了起来。

“达罗斯也真是个倒霉蛋。多半和赶回这里的加卡克的船发生了冲突吧。原本以为卡加克已经死了，没想到他倒还挺命大。不，说不定只是残留下来的人在开船罢了……不管怎么说，你们几个赶快去迎接。如果达罗斯和卡加克两人还活着，就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敢顶撞我的家伙以及失败的家伙，都要稍微接受一下惩罚才行。”

手下们受命纷纷朝栈桥的方向赶去。

由于正在为下一次的攻击而进行准备，海盗们都聚集到了港口。在众目睽睽之下，两艘船只渐渐地靠近。当船只完全进入港口时，突然一道光亮划破了黄昏时的阴暗，转眼间，达罗斯的船便被烈火所吞噬。卡加克的船仿佛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的来临般立刻改变了航向，而被烈炎

所包围的那只船则笔直地朝岸边冲来。恰好此时港口里停泊了为下次侵略进行准备的无数船只。遭到火船的激烈碰撞后，转瞬之间火焰便在其他船只间蔓延开来。而堆积在达罗斯船内的油料更是泄流到海面上，加快了火势的蔓延。

港口顿时大乱。而这时那艘海盗战舰则在摩洛多夫的指挥下停泊在了渔船专用的小型栈桥边。在巨大的跳板被放下之后，阿利提亚骑士团的勇士们平安登陆了。

“好了！大家尽情地放手去干吧！”

杰根话音未落，以卡因和阿贝尔为首的骑士们已经率先朝着混乱不堪的海盗们冲了出去。另一方面，玛尔斯和达罗斯则带着步兵，乘坐小舟来到了哥梅斯所在的据点——利用杰根等人摧毁敌船执行佯攻作战，玛尔斯这边则要一口气捣入敌人的大本营，将哥梅斯干掉。

“哥梅斯那家伙比较善于带领手下做事。但是他却不能容忍自己以外的家伙拥有任何权力。因此，只要将哥梅斯干掉，那么海盗们就会四分五裂了。”

达罗斯说明了作战计划。

到达据点的后门后，玛尔斯等人立刻展开了奇袭。撒基等人劈开大门，多加、奥古马等人随即突入。先前海盗们因港口的混乱而早已丧失镇静，在勉强进行了无谓的抵抗之后便开始四散逃离了。

而哥梅斯本人直到临死之际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在遭到奇袭后，正准备逃亡的他不幸与奥古马正面遭遇……待达罗斯后来赶到时，哥梅斯已经倒在了奥古马的剑下。

将据点完全压制下来后，达罗斯按照预定计划放起了火。熊熊燃烧的火焰将据点完全吞噬，有如一团巨大的篝火般耀眼。

“瞧吧！你们的据点已经被大火吞没，你们的头儿也已经完蛋了！好了，接下来你们还准备继续抵抗么？”

看到远处的大火，卡因对海盗们高声叫道。他的几句话令敌人的战意完全被打消，纷纷选择了弃械逃窜。

这天夜里，加尔达海盗团彻底覆灭了。

翌日，加尔达镇上的人们在得知了消息后，纷纷赞颂玛尔斯一行人

为拯救人民的义勇军。

由于长期遭到海盗们的侵扰，镇上的人们连普通的生活都成问题。如今被海盗们抢走的食物和女孩们都被阿利提亚军平安带了回来，因此人们不禁对阿利提亚军的到来感到欢欣鼓舞。

“谢谢你，达罗斯。多亏你的计策，我们才能够在有利的状况下作战并获得胜利。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继续并肩作战呢？”

临近出发时，玛尔斯想要挽留达罗斯。

“我看还是算了。陆地不符合我的性格。再说，我们之间的约定是到打倒哥梅斯为止。我准备继续做海盗。不过你们别误会。我袭击的只有帝国的船。我会负责让帝国不能再靠近塔利斯、加尔达一带。”

成为新任海盗团首领的达罗斯婉拒了玛尔斯的邀请。事实上，帝国的同盟国之一——佩拉提王国近来一直在从自国的岛屿上向帝国的领土和占领地内运输物资。因此它们正是海盗的绝佳目标。

“不过卡西姆那小子先前已经说过要跟随你们了，因此作为代替，请麻烦你们照顾一下他吧。尽管是个爱添麻烦的家伙。”

玛尔斯接受了达罗斯的请求，将卡西姆编入了义勇军的队伍中。之后，便挥军朝奥尔良出发了。

前往奥尔良的路线有两条：陆路和海路。不过由于海路过于漫长且会对马匹造成极大负担，此外能够停靠的海港也非常稀少，因此玛尔斯等人选择了陆路。

从陆路前进要越过位于阿卡内亚王国与奥尔良王国之间的山脉。而位于加尔达以西的山脉则正好是前往奥尔良方向的分支点。从分支点向南行，再渡过雷夫坎迪溪谷的话，就能够到达港镇瓦伦以及阿卡内亚王国的首都帕雷斯。相反向北行，越过山岳地带的话就能够到达奥尔良平原。

行军途中，玛尔斯一行路过了不少村落，也募集到了一些义勇兵。虽然数量不多，但总算能让他们称得上是一支小规模的军事力量了。

山谷的路越来越深，越来越险。因此玛尔斯等人只好在山脚下的村落里寻找向导。

“如果要向北行的话，就一定要越过萨姆斯夫山。”

村落的长老面色凝重地说道。

“山道虽然险峻，但山里被一个名叫萨姆西安的山贼团占据着。冒然进山实在太危险了，村里的人们都把那里称为恶魔之山。前几天，一位修女就因为不听从我们的劝告，硬是进了山里，结果到现在也没能回来。这都是因为从加尔达运来的药材一到这里就贵了数倍，所以修女提出自己去山里采药，结果……”

自从阿卡内亚王国被帝国占领以来，边境的警备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山贼们也趁着这一大好时机占领了深山。

“另外，听说阿姆西安在不久前雇佣了一个名叫那巴尔的佣兵。至今为止，不知有多少名从王都帕雷斯流落至此的骑士大人朝北方去了，但能够活着归来的，只有一个人。而那位骑士大人也因为身受重伤不久就身亡了。其他没能回来的人，也不知是否平安地越过了山脉……”

当听到那名佣兵的名字时，希达回头看了看奥古马。

“奥古马……”

“如果真的是他，那还真有些麻烦了。”

话虽如此，但不知为何奥古马的脸上却浮现出了期待又复杂的笑容。

“但是，如果对方真的是我们所认识的那巴尔的话，为什么他会加入山贼团……”

希达歪着头，考虑着这其中的缘由。过去，塔利斯的豪族的残党曾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反乱。最终，反乱失败，豪族也被打败。但是，豪族的部分残兵们不甘心失败，希望能够在临死前带希达一同上路。而在那时拯救了希达的，正是剑士那巴尔。不伤害软弱无力的女人和小孩，一直是那巴尔的信条。就在那巴尔救下希达时，奥古马正好赶到两人就这样进行了一场平分秋色的较量。中途由于希达的阻拦才使那场对决没能分出胜负，而那巴尔从此以后也就下落不明。

“谁知道呢，不过想必他这么做也有他的原因吧。”

见两人互相交换着意见，玛尔斯也不禁向希达打听起那巴尔的事情。而摩洛多夫则还在试图说服长老做向导。见长老一直不肯应允，他便将加尔达已被解放的事情一一告知、并且保证将负责向导人的人身安全。

长老终于松口，玛尔斯等人这才得以雇佣到向导进入恶魔之山。

“从这里开始，路被分成两条。”

当进入山的中腹时，年轻的向导分别向西边和北边指了指。西边原本才是最初的街道。但如今途中会有萨姆西安带人建造的关所挡路。那是一座专门为了以通行税为名将旅者们的财物打劫一空而建造的小型城寨，而向北边的道路则是野兽们通行用的。穿越这座山谷的话就能够绕过山贼们的据点平安离开这座山脉。

“虽然我们称那里是北路，但马匹是根本过不去的。”

山路的险峻不禁让玛尔斯感到为难。他马上召开了简单的军议，大家一致决定，如果和山贼们的战斗无法避免，那么反而应该积极地应战才对。部队将一分为二，阿利提亚骑士团从西边的街道前进，直接攻下关卡，而此时北上的步兵部队则从敌人的背后展开奇袭。如果敌人从老窝里出动前往关卡进行增援的话，那么就直接攻下敌人防守薄弱的据点，之后展开追加行动，将敌人一口气歼灭。如果敌人按兵不动，那么就事先攻下关卡，之后再与骑兵部队合流后，共同攻下敌人的据点。虽说敌人占有地利，但若想要新兵们习惯战斗，山贼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练习对象了。并且若能够将山贼们一并歼灭的话，就能够像在加尔达镇那样，拯救当地一直受山贼欺压的平民百姓了。

作战方案被立即实施，玛尔斯率领着步兵部队进了兽道。由于前方的进攻路线并不明朗，希达则在上空负责侦察行动。另一支队伍由杰根率领，以骑兵为中心，弓兵和新兵们殿后，一起朝关卡的方向出发了。

6

“嘘。静下来，别出声。”

朱利安伸出食指示意牢中的女孩不要出声，然后静悄悄地打开了牢门的锁。

“我终于要被你们卖出去了吗？”

蕾娜以纤细的声音问道。数周前，蕾娜在采药的途中被萨姆西安所

捉并被关进了牢里。之后这位名叫朱利安的青年便一直负责看守她。从山贼团的首领海曼的口中，蕾娜得知山贼们准备将自己卖给诺尔达的奴隶商人们。看来，奴隶商人现在已经准备来将她领走了。

“不，你要和我一起逃出这里。”

朱利安否定道，拉起蕾娜的手臂就往外走。

“真的吗？但是，那样的话你不就……”

话未说完，朱利安便紧紧地抱住了她。

“因为我说过一定会保护你的。”

本来，朱利安是打着刮点油水的主意而趁着奥尔良的混乱混进了城，但由于他的搭档被抓，他便仓皇失措地逃到了山里。后来被山贼抓住并成了一伙。还是新人的他一直被负责着大小杂务。不过朱利安原本身为盗贼，负责秘密潜入、盗取财宝，强盗们所干的烧杀抢掠这些对他来说很难接受。因此看守蕾娜这种对其他男人来说极端无聊的事情，他却欣然地接受了。至于后来对蕾娜日久生情，以朱利安的性格来说，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了。

“我听说等到了明天，奴隶商人就要来把你带走了。因此要逃走就只能趁今天了。走吧，我们赶快逃。”

在朱利安的催促下，蕾娜快步紧跟在后面。她那原本饱受挫折、早已心灰意冷的心，被朱利安温柔而坦率的言语所温暖。很自然地，蕾娜对朱利安产生了一种超越了信赖的感情。他那种不带任何强制性举动的态度，让蕾娜不禁觉得自己当初之所以舍弃国家，正是因为“那个人”与朱利安完全相反的态度所造成的。

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逃亡行动却偏偏被山贼团中实力首屈一指的对手给发现了——他被山贼们所雇佣那天，正好是蕾娜被关进牢房的翌日。由于当时海曼带着他在据点内四处参观，因此蕾娜和朱利安两人都对他深有印象。如此有名的佣兵按理说不会理会山贼的邀请，然而他却在蕾娜所在的牢房旁答应了海曼的雇佣要求——其后，朱利安数次目睹了红之剑士——那巴尔的高超剑术。

想要抵抗那是不可能的——这一点蕾娜和朱利安都很清楚。即便如此，朱利安还是马上张开手示意蕾娜躲在自己身后，并紧捏着怀剑作出了

防御驾势。

但是，那巴尔以那尖锐的目光注视了两人一会儿后，便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

朱利安全身虚脱般地放松了肩膀，迟来的颤抖让他几乎站不住脚。蕾娜一边搀扶着他，同时向着那一头长发的背影深深地敬了一礼。

“我们赶快走吧，蕾娜小姐。”

在朱利安的催促声中，两人朝着山谷的方向钻进了树林之中。

7

各自的命运之线交织在一起时，所有“演员”已经位于谷内了。

由于进行侦察行动而比玛尔斯等人先一步出发的希达，注意到了一对正在山谷间逃亡的男女，以及正追赶着他们的山贼们。毕竟就算那巴尔不去报告，空无一人的牢房也马上就会被人发现。

从正在逃走的女性所穿的服装判断，希达认为她就是前些日子下落不明的那位修女。此外，她注意到了山贼中有一人的装束与众不同，这不禁让她全身一震——那人的穿着与她记忆中的那巴尔一模一样。

希达刚准备再下降一些以便进一步确认，却立刻遭到了山贼们的流箭攻击，不得已赶紧再度旋回升空。天马那种特别的运动方式被走在队伍前头的玛尔斯看得一清二楚。他明白，肯定有事发生了。

“好像前面出了什么事，我们赶快吧！”

玛尔斯对身边的多加嘱咐了一句后，便加快步伐全力冲了上去。

“我都劝过那么多次了，侦察什么的根本就不需要……”玛尔斯开始焦急起来。

“请等一下，殿下！”

见玛尔斯准备独自一人抢先行动，多加慌忙叫道。但因为穿着重铠，所以他根本无法追上一身轻装的玛尔斯。而且此时的玛尔斯已经是满脑子都是对希达的担心，根本听不到他人的声音。

就在多加不知如何是好时，西古马从他身边一闪而出。他也看到了

先前希达在空中的身影，并同时察觉到了异常。

“殿下就拜托你了！”

“我知道了，你们几个也赶快吧！”西古马留下这句话后，就向玛尔斯离开的方向飞奔而去。

玛尔斯和西古马两人的身影同时也被上空的希达看在眼里。这样下去的话，修女二人不仅会被山贼们追上，并且在西古马赶到玛尔斯身边前，玛尔斯就会和那巴尔交上手！一旦两人交战，那么玛尔斯必死无疑！

“我已经发过誓，一定要保护玛尔斯王子……所以……”

希达下定了决心，向着地面开始急速降落。山贼们的箭矢也随即而至，只听“嗖”地一声，弓箭便从希达的耳边飞过。但希达并没有因此胆怯，她下意识地半闭了双眼，强行降落至地面。

天马骑士的突然出现，令正在逃亡的朱利安两人大吃一惊。

“您是白骑士团的成员吗……”

“你们快点躲到我身后来！”

希达没有回答蕾娜的问话，只是拔出剑作出了应战准备。不一会，山贼们便已追赶而至。

“真没想到。出来追女人，女人却变成了两个。还附带一匹天马啊！”

一个山贼见了希达后，带着淫笑吹了声口哨。

“快点把她们带走吧。不过记得除了朱利安那小鬼外别伤了其他两位啊。不然就不值钱了。”

“那好，让我来吧。”

那巴尔站了出来。

“哼，女人的话应该由我——”

山贼还不死心，只见那巴尔手一扬，一把剑已经指在了他的鼻子前。吓得他赶紧把正要说出口的话咽了回去。

“剑士那巴尔，像你这么有能力的人，为什么会甘愿成为山贼的同伴？”

希达果敢地走到那巴尔面前，向他质问道。

“你选错了地方……你明白你们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立场么？我对

你们这样的小鬼没兴趣，快点给我滚。”

那巴尔的话不禁让山贼们一片哗然，他们不禁开始怀疑那巴尔是否想要就这么放过朱利安等人。不过希达自然不会听从那巴尔的话选择自行离开。

希达和那巴尔之间就这样对峙了一会儿。尽管从客观情况来看，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但包括朱利安和蕾娜二人在内，所有人都不敢有所行动。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玛尔斯赶到了。

“希达！”

看到拔剑的玛尔斯冲上前来，希达的脸色“刷”地一下变得苍白。她慌忙转过身紧紧地抱住了玛尔斯，不敢再让他上前半步。

“你干什么！这么下去的话会被那些家伙干掉的！快放手啊，希达！”

困惑的玛尔斯高声叫道。

“求求你，不要进行无意义的战斗了！如果和那个人打起来的话，玛尔斯殿下您会死的……”

见希达含泪恳求，玛尔斯开始试图冷静下来把握周围的状况。

此时那巴尔左手笔直地将剑对着背后的山贼横握着，以牵制他们不能上前。

见玛尔斯已经冷静下来，希达重新将视线转回了那巴尔身上。玛尔斯则静静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那巴尔，请你助我们一臂之力吧。你的剑应该为正义之人所挥才对。”

希达一边说着，一边慢慢地走上前去。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就请用那把剑将我随意处置。但无论如何请你放过玛尔斯殿下他们！”

将剑收回鞘中并轻轻张开双手后，希达微微地闭上了双眼。

“希达，你在说什么傻话啊！”

玛尔斯急忙冲上去。然而仅一瞬间，那巴尔已经将右手的剑指在了自己的眼前。就这样，手持双手剑的那巴尔，同时将玛尔斯和山贼们的行

动给完全封住了。

“那巴尔，你觉得我的命还不够吗？我的请求，无法传到你的心里去吗？”

隔着玛尔斯的肩膀，希达叫了起来。

“……我的剑是不会砍女人的。”

那巴尔缓缓地张开了口。

当那巴尔还是少年之时，曾在违反了自我意志的情况下用手中的短剑结束了一位女性的生命。那时，他舍弃了一切。家族、故乡、姓名……他舍弃了一切展开了旅行。尽管在外人看来他仿佛获得了自由，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为了生存，他惟独没能舍弃自己的剑。尽管如此，不，正因为如此，那以后他没有再做出以女人和小孩的鲜血拭剑的事情来。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信念。并且不知从何时开始，他被赋予了“孤高的剑士——红之剑士那巴尔”这一名号。

“如果你真的以命相抵来请求我的话，那么好吧。我会助你们一臂之力。”

那巴尔的话有如定心丸一般，希达安心地倒在了玛尔斯的怀中。但是对山贼们而言，那巴尔的话已经证明他成了背叛者。

“你这混蛋，明明被老大雇佣，现在却想要背叛我们么！”

山贼们愤怒了。他们将那巴尔、玛尔斯等人包围了起来。想必事到如今，一直躲在天马身后的朱利安和蕾娜两人已经是次要的了。再者，如果他们眼前的玛尔斯真是帝国发布的通缉令上的那个玛尔斯王子的话，那么他就是现在最佳的猎物。

就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候，“厄运”奥古马赶到了。

“希达殿下，玛尔斯王子，请你们赶快退下！”

奥古马大叫着朝那巴尔砍了下去。只见那巴尔从容不迫地以双剑挡在面前，接下了奥古马的这击重斩。

“看来本事没有退步啊……”

两人以面抵面，互不相让，同时又感叹着对手的剑术。

“别这样，奥古马，他现在是我们的同伴了。”

希达赶快上前阻止。同时，认为眼前的两人动弹不得的山贼们，一

齐冲了上来。

两人迅速地将剑收回，一刀便将最先冲上来的山贼砍倒在地。之后背靠着背，以锐利的眼神紧盯着将企图将他们千刀万剐的山贼们。

见同伴一招便被放倒，山贼们先前的汹汹气势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紧接着，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便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体验到了这两名剑士的真正恐怖……

玛尔斯趁机带着希达退到了山贼的包围圈外。虽然他一度想要出手援助，但随即便发现，此时冒然冲进剑术高超的剑士们的战斗中去无疑是多余的。

在奥古马那一刀两断的剑法下，二刀流完全是不必要的；但相对的，那巴尔那的二刀流让双剑有如剑花一般华丽，这却是奥古马的剑术所无法媲美的。于是，玛尔斯决定不再上前妨碍两人，和希达一起将精力放到朱利安两人的保护工作上来。

当多加等人随后赶到时，大半的山贼已经死于那巴尔两人的剑下，幸存的人也已身负重伤逃之夭夭。

“不要紧吧，殿下？”多加一脸担心地跑上前来。

“嗯，多亏有了他们的帮助。”玛尔斯一边收剑一边应道，将视线朝向两位剑士那边。

虽然战斗已经结束，但奥古马和那巴尔二人之间还继续保持着一种奇妙的紧张感紧盯着对方。

“谢谢你。你就是被称为红之剑士的那巴尔吧？”

玛尔斯带着希达一起站到了两人之间。如此一来，两人也不得不收剑停战。

“阿利提亚的玛尔斯王子殿下，以及塔利斯的希达公主殿下。”

紧跟着，奥古马向那巴尔报上了两人的名字。

“王子和公主么？对于战斗来说两人都还太年轻了。”

那巴尔上下打量着两人，掂量着两人的份量。

“你说的对。我们对战斗都还太不熟练，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需要你这样出色的剑士。你的剑应该砍向真正该砍的敌人。我希望你的剑能够为人民而挥。”

“我也请求你。”

玛尔斯和希达一起向那巴尔恳求道。

“倒是没有理由拒绝。但我可不便宜哟。”

那巴尔仿佛已经放弃了拒绝的念头一般答道。希达感激地向他道谢。

“昨日为敌，今日为友啊……这变化还真是奇妙。”

奥古马感慨地喃喃说道。

“对了，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多加指了指还蹲在角落一边的朱利安和蕾娜，问道。

那巴尔开始对众人说明了二人逃亡的缘由。不过途中由于朱利安几次主动插话向大家介绍自己，那巴尔便再度缄口不言了。

“你没有丢下他们不管而是跟着过来了么？真是一点都没有变的家伙……”

奥古马听完朱利安的话后，对着那巴尔嘀咕了起来。

“如果要消灭萨姆西安的话就最好趁早，给予他们充足时间加强防卫的话就棘手了。”

那巴尔对奥古马的话充耳不闻，只是催促玛尔斯尽快行动。如果那些逃脱的山贼回到了据点里，那么这一次的奇袭行动就会被敌人察觉，因此玛尔斯赶紧下令再度进军。

令人意外的是，蕾娜主动要求自己与玛尔斯一行人同行。毕竟一旦开战的话，就免不了会出现伤员。于是，蕾娜就这样加入了阿利提亚军，当然了，朱利安依旧陪伴在她的身边。

虽然玛尔斯的部队因为预料外的遭遇而延误了袭击时机，但当他们到达山贼的据点时，却发现杰根带领的骑兵部队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城寨并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凭借着摩洛多夫的进言，杰根谨慎而周到地配置好了兵力后，独自装扮成一名旅行的老兵作为诱饵并接近了城寨。在支付了通行费后，山贼们放心地打开了城寨的大门。以开门为号，哥顿和卡西姆两位弓手立刻开弓干掉了开门的山贼，以确保寨门不会再度关闭。剩下的，便是由卡因、阿贝尔等骑士团来大显身手了。就结果而言，没过多久城寨便陷落了。

“全军，开始攻击！”

玛尔斯手一挥，指着海曼固守的据点向全军下达了命令。相比先前的城寨，攻略区区一个据点要容易多了。在熟悉据点内部环境的朱利安和那巴尔的带领下，玛尔斯军轻易地冲进了内部。对山贼们来说，没有比那巴尔投敌这件事更加令人恐怖的了。熟知他本事的人，甚至连和玛尔斯军战斗的勇气都已丧失殆尽。

当玛尔斯军成功歼灭山贼团后，便立即开始向奥尔良进军。

8

“萨姆西安果然和马其顿王国有所联系呢。在我被关进牢房的期间，就已经听到了一些传闻。没想到这竟然是真的……”

遥望着在远方草原上布开阵势的敌方骑兵队，蕾娜不禁叹了口气。由于身为女性，她便和希达一起待在阿利提亚军本阵中一同行动。从山岳放眼望去，远方平原一片，在那里，以马其顿王国军为中心的帝国军正在严阵以待着阿利提亚军的到来。

“您觉得如何？”

摩洛多夫向玛尔斯问道。

“如果可能的话，我实在不想和那支大军正面交锋。但是如果不能突破敌人的防卫的话，我们就不能与奥尔良骑士团汇合。看来只能一战了。”

玛尔斯阴沉着脸，坦言了当前的困难状况。这一次的对手是马其顿军的骑士团。和海盗和山贼们不同，对方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阿利提亚军所遇到的最强敌人。

“玛尔斯王子，我军的斥侯捉到了敌军的斥侯。我们去看看能不能得到什么情报吧。”

奥古马走上前来向玛尔斯汇报了情况。在获得了王子的许可后，朱利安和多加带上来了一名男子。不过仅看了一眼男子的脸，蕾娜便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马奇尔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

“蕾娜？你怎么会待在阿利提亚军里？”

对兄妹间的再会惊讶万分的，当然不止当事人而已。

“蕾娜，你到底是什么人……”

希达满脸诧异地问道。

“一直瞒着你们真对不起。”

蕾娜向玛尔斯道歉后，表明了自己的真正身分。

蕾娜原本是马其顿王国的一名贵族的女儿。但是，由于马其顿的王子米歇尔向她提婚，因此她便独自离国出走。

此外，在各国被卷入眼前这场战乱的不久之前，马其顿王国内部被分为以奥兹蒙德国王为首的亲阿卡内亚王国派，以及由米歇尔王子带头的反阿卡内亚王国派这两大派系。两派之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矛盾也日渐激烈。

终于，王国爆发了内乱。米歇尔王子废黜了自己的父王，登上王位并掌握了国家的实权，并在和格鲁尼亚密约之后与多尔亚帝国缔结了同盟条约。

属于国王一派的蕾娜和马奇斯的父亲，也在那场内乱之中战死了。

米歇尔在什么地方见到蕾娜并对她一见钟情的，这点蕾娜并不知道。不过这也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她对造成了父亲之死的罪魁祸首没有丝毫的好感，更不用说成为他的妻子了。

“你倒好，还有敢于舍弃一切的勇气。但是留在家里的我可就倒霉透了。虽然财产没被没收，但从此无法再继承爵位，甚至还被强制征召，被带到了这种遥远的鬼地方。现在下面那些布好阵的士兵们，也基本上都是被突然招进军队的人。”

马奇斯不仅没有因妹妹的擅自离家出走而生气，反而一个劲地对上面的行为满腹牢骚。

“你说的都是真的吧？”

听了马奇斯的牢骚后，摩洛多夫突然向他反问道。虽然敌人都是正规军，但如果都是由新兵构成的话，那么我方就有胜算。

“没错。那么，你们打算如何处置我？”

马奇斯向蕾娜看去，显是希望她能够出面求情。

“好吧。我们马上放了你。不过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被玛尔斯这么一问，马奇斯一下子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方才他被多加等人抓住时，和他一起出来侦察的同伴有不少都成功逃了回去。如今恐怕队长已经知道了自己被捕的事情。

“请拿出勇气来，哥哥。现在马其顿军的行为是错误的。”

“你说的对。违反了命令的人将遭到处刑。这就是现在的马其顿军。事到如今就算回去，也会遭到众人的怀疑吧。”

一想起平日猜疑心极重的队长，马奇斯不禁有些脊梁骨发凉。

“好吧。我同意让你加入阿利提亚骑士团。”

见得到了玛尔斯的许可，马奇斯向他行了一个不太标准的骑士之礼表示感谢，而蕾娜则将双手握在胸前，向玛尔斯深深地鞠了一躬。

之后，玛尔斯一行依靠马奇斯的说明确认了马其顿军的布阵，便告知全军为翌日的战斗好好休息。

“玛尔斯大人，您还没有休息吗？”

暮色苍茫时，摩洛多夫来到了玛尔斯的休息处。

“嗯，我有些担心明天的战斗……这次的敌人都是像马奇斯那样被强行召集的，虽然他们都是马其顿的士兵，但他们真的有罪吗……”

玛尔斯将目光停留在草原的地图上，缓缓地道出了自己的顾虑。他一直观察着地图上所描绘的地形，苦苦思考着有没有什么能够避免与敌人作战的行军路线。

“他们并没有罪过。但是他们是敌人这一点却不会改变。”

摩洛多夫冷静地说出了事实。

“虽然你怎么说，但我真的能够若无其事地说自己和他们作战就是对的吗？”

“如果战斗是无法避免的，那么如何才能够将我方的损伤控制在最低限度，这才是指挥官所应该考虑的。敌人战死时，我方也必然会有所损失。如果对敌人过于同情，那么死的人将会是我方。”

“说到底，战争还是那么一回事吗……”

玛尔斯叹了口气。在战场上没有所谓的对错，因此，只有选择最佳的方法，才能够战胜对手。

“所以，既然殿下已经决定一战，就请舍弃犹豫之心吧。”

“我知道了。我会和引发战争、渴望战争的人战斗到底。我希望这也是能够尽快解放那些被迫进行战斗的人的最佳方法。”

玛尔斯打消了内心的犹豫，熄灭了营地的油灯。

“混蛋，我可没有发出那样的命令啊！”

9

马其顿的贝松将军观察了部下们的行动后，不禁皱起了眉头。按照预定计划，敌人很可能会渡河而来，因此他事先在设想好的敌行军路线的三个地方分配了兵力，可如今部队却均朝着东边的第三支部队合流了。原来，片刻前有人宣称阿利提亚骑士团将从东面强行突破，并下达了全军立刻尽全力进行阻止的命令。

“连这是敌人的佯动作战都看不出来么？一群笨蛋！敌人的本队在相反的方向！”

“但是，事实上敌人已经出现了，现在双方甚至已经处于交战状态中。”

在遭到意料外的训斥后，前来进行报告的骑士有些胆怯地答道。

“既然战斗已经开始，在下觉得其他部队应该立刻赶去支援才是。”

头戴黑巾、全身亦被黑色外套所包裹，连面孔都看不清楚的男子此时向贝松进言。

“哼，我可不管你是不是加尼弗那家伙派来的魔道士军师。我有我的做法。你不要多嘴。”

自己的提案被贝松否决后，魔道士微微地流露出了少许不满神色。

贝松下令准备召回移动中的部队，但面对这道置眼前的战场而不顾的命令，经验肤浅的士兵们不禁动摇了起来。他们开始担心部队后方是否

已经遭到了敌人的攻击，恐惧感令他们一时间分辨不清东南西北，在原地浪费了大量时间。这时，以卡因和阿贝尔为中心的担任佯动作战的精锐部队开始发挥出骑兵所应有的强大机动力。他们冲入了正在后退的敌军中，引发了新兵们的极大恐慌。而当卡因他们进行强行突破时，这些初次上阵的新兵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自己的面前穿过。

贝松下达命令后不久，以步兵为中心的玛尔斯本队便向敌人的本阵发起了攻击。

“好。在其他的部队赶回来之前，一定要阻止敌本队的靠近！全军展开包围，将敌人一一歼灭！魔道士先生，不要再站在那里当看客了，赶快施展出你的魔法吧！”

魔道士无言地点了点头。他独自一人从贝松率领的防卫部队中站了出来，目不转睛地望着与先锋部队交战的阿利提亚军。随即取出魔道书开始咏唱起咒文来。

“风将在光辉中闪耀，残暴的灵魂将成为撕裂敌人的利刃！起舞吧，风之白刃！”

随着一声咒文的咏唱，魔道书中的文字发出了耀眼的光芒，犹如具有生命的烟雾一般从书出飘起，在空中画出了一道白银色的魔方阵。

“什，什么！”

魔道士的举动不禁让贝松慌了神——原本以为会朝向阿利提亚军施放魔法的魔道士突然转身，飓风在他的身边汇集，一股锐利的眼神透过随风起舞的披风，笔直地盯在了贝松的身上。紧接着，从魔方阵中放出的真空波化作了无数看不见的利刃，悉数朝贝松袭了过来。身体被风刃凄惨撕裂的贝松，就这样连同身边的众多士兵一起被龙卷风带上了天。风平静寂之后，马其顿士兵们眼中所映入的，是一具从高空中重重摔下的司令官的死尸。士兵们吓得屁滚尿流，纷纷争先恐后地开始逃亡。

“玛尔斯大人，是时机了！请快到这边来！”

魔道士将手一挥，抖去身上的黑色披风后朝正在阵前战斗的玛尔斯高声叫道。

“马利克，是你？所有人听令，一口气突破敌军！”

望着眼前这位披着水蓝披风、身穿绿色短袍、赤脚站在大地上的青

年魔道士，玛尔斯惊喜万分。

“你怎么会在这里……”

玛尔斯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一路飞奔至昔日的童年好友跟前。

“有话我们待会再说吧。现在我们得赶快突破这里。顺便也让你见识一下我的修行成果吧！”

马利克一边说着，一边驱使风之魔法为阿利提亚军开路。

由于敌军丧失了司令官，再加上有马利克强力的魔法攻击开路，阿利提亚军平安无事地到达了奥尔良平原。已经彻底陷入混乱局面的马其顿军光是重整军势就已经竭尽全力，根本无暇再去顾及追赶阿利提亚军。玛尔斯与卡因等人的部队汇合后，便立刻将军队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场所。

“你实在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敌人的布阵比预想中的更加坚固，如果没你在我们还真是危险了。不过，你不是在卡德茵吗？怎么会跑到奥尔良这里……”

下令让一路急行的军队休息片刻后，玛尔斯开始向马利克询问一直以来的疑问。

“实在是抱歉，玛尔斯大人。亏我还去了卡德茵进行魔道的修行，关键的时候却没能保护到艾丽丝公主和王子您……”

神情严肃的马利克一开口便向玛尔斯深深低下了头。

阿利提亚的贵族出身的马利克，是玛尔斯和艾丽丝的青梅竹马。其蕴藏的魔法素质从小便被周围人所称赞，后来便前往了拥有魔法学院的卡德茵留学，但当时没人会想到，这一离开，竟然成了马利克和玛尔斯他们命运的分支点。

马利克一直进行着严格的修行，由于没有办法了解到国外的形势，因此阿利提亚王国灭亡的消息在过了许久以后才传到他那里。当然，在他得知这一消息时，一切都已经迟了。马利克不知有多少次，为自己没能遵守当初离开王国时与艾丽丝公主结下的约定而悲痛不已。

“我和艾丽丝公主说好了，无论她出了任何事，我都一定要保护她。但我却没能遵守这一约定。但是，现在的话，我一定能够为玛尔斯王子出一份力。让我们一起来救出艾丽丝公主吧！”

马利克握住了玛尔斯的手，表情坚定地说道。

“谢谢你，马利克。但是，姐姐是否还在世上都……”

“不，艾丽丝公主还活着。”

马利克握紧了玛尔斯的头。

“你说什么？”

“在卡德茵，我的师傅温迪尔司祭曾见到过艾丽丝公主。听他说，在阿利提亚城陷落之际，公主被加内弗给带走了。”

“姐姐她……还活着……”

玛尔斯仰望天空，感慨万分地感叹道。就像马利克一直在懊悔自己没能保护艾丽丝那样，玛尔斯也对自己当初留下姐姐独自逃离城堡的事情而感到悲伤。不过，既然知道艾丽丝还活在这个世上，那么就有可能将她平安拯救出来。

“那么，姐姐她现在在哪里？”

被玛尔斯一问，马利克的表情一下子黯淡下来。

“不久前她似乎还一直在卡德茵。但是，由于她被温迪尔师傅所发现，所以加内弗立刻便将她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当师傅将牢房里的人解救出来时，艾丽丝公主已经下落不明。感到危机四伏的师傅立刻逃离了卡德茵，此后便一直在寻找着公主的下落。除了要救出公主，师傅还想解开为什么加内弗会如此需要公主这个谜团。”

马利克不甘心地说道。如果当初发现艾丽丝的人是他自己的话，那么即使当场和加内弗交手，他也会竭尽全力将公主解救出来吧。但是，加内弗如今已经是卡德茵的最高司祭，即使正面交手，马利克也绝对不可能有任何胜算。所以艾丽丝在马利克开始行动前就再度被加内弗带走，从另一方面来看可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是吗，那么我们只有先找到加内弗，然后再解救姐姐了。”

“是的。我也因此才而逃离卡德茵去追寻温迪尔老师的。现在卡德茵已经被加内弗的部下所支配，成了一座魔都。不过，本来前往奥尔良的老师在途中失去了消息。而这时我得知了你们正向这里赶来，所以便想办法混进马其顿军中并收集了一些情报。”

玛尔斯被突如其来的复杂状况给弄得不知如何是好。说实在的，他现在恨不得立刻前去拯救姐姐。但是，他还肩负着复兴祖国的使命。更何

况，当务之急是救出奥尔良的骑士团和尼娜公主。他不由得感到，虽然要做的事情无法一气贯通，但离姐姐获救之日的到来，实在过于遥远了。

“不管怎么说，没有比马利克你能够赶来相助这事更加令人高兴的了。虽然我很担心姐姐，但是知道她还活着就能稍微放下心了。我相信我们救出姐姐的机会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您说的没错。为了达成这一愿望，我们也必须尽快消灭帝国军，将加内弗给逼出来。这一次的多尔亚帝国的复活、马其顿、格鲁尼亚、格拉的背叛和同盟，相信都是加内弗在背后捣的鬼。”

“加内弗？那家伙到底想要干什么……”

听了马利克的话，玛尔斯不禁反思起这一次战争爆发的原因。

10

奥尔良是一座草原之国，奥尔良的人民是属于草原的民族。

由阿卡内亚圣王国统一的大陆北方的草原地带，后来以奥尔良王国为名而独立，并由阿卡内亚王卡尔塔斯的弟弟马龙就任了王位。由于领土距离王都太过遥远，所以在前大战中这片草原便被作为奖赏赠与了马龙。事实上，有如仿效一般，在前大战中获得了显赫战功的人们都被赠与领土，在阿卡内亚王国认可的情况下成立了许多新的国家。

奥尔良长久以来作为阿卡内亚的兄弟国而享有盛名。但该王国的人民原本都是些部落民族，过着如风一般随时迁移的游牧生活。尽管王国的首都按照阿卡内亚王国的习惯被固定了下来，但整个草原可以说都是他们的家。也正因此，虽说国土已经被帝国军占领了大半，但国民的内心却丝毫没有被敌人所动摇。

“阿利提亚军赶来这里了吗？”

尼娜公主在得知了阿利提亚军的消息后，以喜忧参半的复杂表情询问哈丁。

“是的。阿利提亚军已经突破了帝国军的骑兵队，现在正朝这里

赶来。”

奥尔良王国的王弟哈丁埋着头，继续向尼娜汇报情况。

在得知帝国的大部队开始移动的情报后，他派出了侦察小队。而侦察队则迅速带回了阿利提亚军成功突破，以及帝国军面临瓦解的消息。当然，帝国军方面派出的传令部队在到达奥尔良城之前就已经被他的部队干掉了。因此，阿利提亚军到来的消息，帝国方面目前应该还不知道。

“说到阿利提亚，那是继承了勇者昂利之血的国家。我相信阿利提亚军一定能够成为我们强有力的战力。”

没错，正确地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这边就难办了——哈丁在心里暗暗说道。离尼娜公主发出号召全大陆的力量对抗帝国的檄文已经过了好几个月。然而放眼现实，除了一些以个人名义而来的义勇兵外，能够称得上部队的援军，一支都没有。

“是啊。”

尼娜让哈丁抬起了头。再度看到尼娜面容的哈丁，仿佛失去了自我一样不禁看得痴了。无论是那一头打着高结的马尾式的亮丽金发，亦或是那双包涵着一丝悲伤之情的蓝色双眸，都散发着一股王族的威严。

察觉到自己的失态，哈丁赶紧恢复了骑士应有的表情。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一国王位的第一继承者，尽管拥有“草原之狼”这一外号，但他并没有给人那种粗犷的印象。留有一些胡髭外容貌端正而庄重，头上卷的草原民族风格的白巾一直垂到了后背。即便是在尼娜看来，哈丁也具有异国风味的端庄外表。

“是吗，阿利提亚军……”

尼娜回忆起如今被帝国占领的母国，不禁喃喃低语道。

阿卡内亚王国的前身——阿卡内亚圣王国在百年前曾被多尔亚帝国消灭。而帮助当时的阿尔忒密斯公主复兴了阿卡内亚王国的，就是勇者昂利，也就是阿利提亚王国的初代国王昂利一世。如今历史又将重演吗？此外，无法避免的命运也将要到来么……

“虽然多少有些风险，不过我打算马上和骑士团出击，将城池一举夺回。大概敌人会企图将我们一举歼灭而全数出击吧。如果顺利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和阿利提亚军一起形成夹击敌军的局面。这样一来，攻略城

池也就变得容易了。”

哈丁对尼娜阐明了接下来的打算后，便退出房间和自己的骑士团一起开始进行战斗的准备。

“和我一起经历了漫长战斗的勇者们啊！现在草原回到我们手中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全员上马！”

骑士团副团长沃尔夫大声重复了一遍后，周围立刻传来了骑士们一齐上马的声音。城寨的大门一开，哈丁便带领着骑示团率先冲了出去。

在能够看见奥尔良城的山丘上摆开阵势后，哈丁下令故意立起了引人注目的军旗。

这既是对帝国军的挑衅，同时也是对阿利提亚军提供的记号。此外，哈丁还故意将阵势向内收紧，作出一副密集阵形的样子让敌人看上去感觉人数极少的样子——尽管人数确实有限。

帝国军自然不会放过哈丁的引诱。木拉克队长率领着部队出城迎击了。

“好！已经将足够数量的敌人引出来了。在阿利提亚军赶到城池和敌军之间，将敌人的退路截断前，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哈丁俯视着渐渐靠近的敌军纹丝不动，准备等敌军走到跟前时再作行动。

“全军，攻击开始！”

哈丁下达了命令。

“扎加罗，援护就拜托你了。上吧，罗谢！”

比拉克对战友打了声招呼后，便拿起枪直接驱马冲下了山丘。迟一步出发的罗谢则紧紧跟随在这位大胆的战友后面。而冲在骑兵队的最前端的，是号称草原之狼的哈丁。他那头戴随风飘舞的白色头巾、指挥着部下疾驱的身影，让人不禁赞叹果然不辱其外号之名。

利用自山丘上冲下的这股气势，哈丁他们有如已在战场上打下了致胜定楔一般突入了敌军的中央，并迅速将敌军的阵形彻底打乱。见敌军突如其来地冲进了指挥官所在的阵地中央，帝国军一下子乱了阵脚。

“可恶，喂，你们不要慌！迅速将敌人包围起来！不要留给敌人

退路！”

在局面即将变成乱战之际，木拉克高声下令士兵汇集起来。见敌方士兵开始有所行动，哈丁即刻给出信号，让比拉克吹响角笛。紧接着，在帝国军的包围网完成之前，乌尔夫等人的弓骑兵队便利用集中攻击的战术，瓦解了包围网的一角。利用这个空缺，哈丁立刻率兵开始向山丘上的阵营撤退。

好容易将阵容重新整顿起来的木拉克开始朝山丘发起了攻势。但是，彻底贯彻着防守战术的奥尔良骑士团活用了山丘的高低差，尽管兵寡力薄，但仍能够与敌人战个平分秋色。

“哈丁大人，敌人的后方出现了新的部队。是敌人的援军吗？”

罗谢向哈丁汇报了情况。如果来者是阿利提亚军的话，来的也实在是太快了。

“快去确认！”

乌尔夫紧张地大叫了起来。

“是阿利提亚骑士团的军旗！阿利提亚军终于来了！”

扎加罗兴奋地说道。

阿利提亚军眼看着便和敌人的后方部队展开了战斗。

“那就是阿利提亚骑士团，玛尔斯王子的军队吗……”

罗谢不禁为阿利提亚军勇猛的战斗姿态所感服。

他曾一直坚信，只有奥尔良骑士团才是最强的骑士团，然而在目睹了阿利提亚骑士团那毫不逊色的强大实力后，罗谢不由得对阿利提亚骑士团、以及率领着他们的玛尔斯王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全军，开始突击！取下敌将的首级，取回我们的城池！不要输给了阿利提亚的勇士们！前进吧，奥尔良的勇士们！”

随着哈丁的阵阵高呼，部下们朝着敌军展开了突进。

11

在阿利提亚、奥尔良两大骑士团的夹击下，马其顿军几乎全军

覆没。

趁着敌人无法再组织起有效的反击，两军又势如破竹般地攻入了奥尔良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贝松和木拉克两人都被干掉了吗？”

面对奥尔良城的占据部队指挥官——马其顿的马利内斯将军的怒斥，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答话。事到如今他才对当初将部队一分为二来分别对抗敌军这一愚蠢的行动感到懊悔，但已经是回天乏术了。

“作好撤退的准备。等密涅瓦大人的本队归来后再重整旗鼓！”

马利内斯很干脆地放弃了城池，在临走前还不忘命令部下将战利品一块带走。但很不幸，只带领着少数部下逃跑的他在逃离途中与玛尔斯的军队遭遇了。

“你想到哪里去？难道你以为让我们受了那样的屈辱后，就能够这么若无其事地走了么？”

哈丁一步上前，挡在了马利内斯的面前。

“玛尔斯殿下，这里就请交给我们来处理吧。被关押在城里的国王陛下他们就拜托你了。”

“我明白了，祝你们好运。”

体谅到哈丁的心情后，玛尔斯便带兵朝地下牢赶去。

“可恶，你们还在发什么呆，还不快点把他打败开路！”

在马利内斯的怒吼下，手下的重甲骑士们纷纷朝哈丁冲去。

“哈丁大人，这里请交给我们。”

罗谢和比拉克立刻走到哈丁面前迎敌。

“觉悟吧！”

哈丁趁着士兵们和部下刀剑交加，一把拔出剑便冲到了马利内斯的面前。马利内斯急忙反击，但他远不是哈丁的对手，没过两下，哈丁的剑便透过盔甲的缝隙刺入了他的体内。哈丁将剑握紧，强行将剑转动。当剑刃硬生生地在马利内斯体内横向划过后，后者的身体连同连锁甲一起被哈丁割成了两半。

“敌将的首级，由我奥尔良的哈丁取下了！”

哈丁高声喊道，仿佛特意要让敌军的士兵们听到一般。

12

“好像很吵闹啊，出了什么事？”

利卡多扭头向一起被关在牢里的老人问道。

“你和我被关在一起，你不知道的话，我当然也无法知道了。”

温迪尔面色为难地对利多加答道。利多加还是个做事沉不气的少年，典型地不走动一下做点什么，或是不和别人搭上几句话就待不住的性格。他对态度稳重文静的温迪尔来说，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聊天对象。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还是忍不住想要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嘛。说不定这是一个逃跑的大好机会呢。”

“的确，就这么放弃的话还太早了。那么，就让我们祈祷有人能够来相助吧。”

就在两人这么闲聊之际，嘈杂声越来越近，不一会，就连身在地下牢内的两人也察觉到，有大量的人群已经靠近了这里。

随着嘎吱一声，厚重的木制大门被打开了。

“呀嘿！得救了！虽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来头，不过……啊！”

正准备立刻奔出牢房的利卡多险些一头撞上迎面而入的人，他吓得赶紧退了回去。不过在看清对方的面孔时，他惊讶地指着对方，瞪大了眼睛。而对方在看到他时，也同样是一脸惊讶。

“老大！”

“这不是利卡多吗？原来你平安无事啊！”

朱利安翻转着眼珠叹道。原来，利卡多就是先前朱利安潜入奥尔良城时和他一起行动的搭档。

“我被抓住后就直接被关进了牢房。后来就一直在等着老大你能来救我，没想到老大你真的来了！以后我将一直跟随着老大左右！”

“还真是个乐天的家伙啊。也罢，我现在隶属的阿利提亚军正碰到点儿麻烦，你也来给我帮忙吧。”

“交给我好了！”

利卡多满口答应道。

（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朱利安不禁苦笑起来。

"你刚才说的是阿利提亚军？那么玛尔斯王子也在一起了？"

听到两人的对话后，温迪尔缓缓地从牢房的最里端站起身来，走到了朱利安的跟前。但之后，他便一言不发地从两人之间穿过，朝着满是匆匆忙忙往来不息的士兵所在的走廊方向走去。

"喂，老大爷，随便到处乱走的话还会再遇到危险的！"

朱利安和利多加一起追了上去。

刚从地下牢的楼梯登上城内的一阶，三人便迎面遇到了马利克。

"温迪尔老师！"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自己的老师，马利克不禁惊讶地愣在了原地。

"哦，这不是马利克吗？这么说来你顺利地见到了玛尔斯王子了？"

温迪尔走到马利克跟前，高兴地拍了拍他的后背。

"是的。我为了寻找老师，从卡德茵逃了出来，总算是平安地见到了玛尔斯王子。老师您又怎么会在这里？"

"说起来惭愧，我本来一路追赶加尼弗到这儿，没想到却反被他所派的人所追杀。虽然逃到了奥尔良这里，但进了城以后还是被捕了。之后，对方为了让我供出逃离卡德茵的孩子们的下落，就一直把我关在了牢里。"

"是这样啊。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能否助我们一臂之力呢？我们接下来必须和加尼弗交手，将阿利提亚和卡德茵从邪恶的手中解放出来。请老师您将您的智慧借给我们这些年轻小辈吧！"

在奥尔良城失去了温尔迪消息的马利克了解了老师目前为止的经历后，便向他提出了协助的恳求。

"嗯。我也很担心留在卡德茵的艾尔连他们几个徒儿。现在必须尽快将自称魔王的加内弗打败，取回神剑法尔西昂。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打败多尔亚帝国的皇帝梅迪乌斯。毕竟他是个化成了人类姿态、被称为龙人族的地龙族之王。除非米罗亚司祭还活在这个人世……不过事到如今说这些也已经于事无补了……"

温尔迪回忆起自己那已经过世的老师米罗亚，感慨地闭上了双目。曾为卡德茵最高司祭的米罗亚，同时也担任了阿卡内亚司祭长的职务。一直在阿卡内亚赴任的米罗亚在察觉了加内弗的阴谋后便返回了卡德茵。但

最终还是死在了加内弗的暗黑魔法下。只不过，当温迪尔得知这一事实时，已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待温迪尔弄清加内弗的野心时，卡德茵里的最高司祭们都已经被替换成了后者的手下。

“到现在为止，琳达小姐依然下落不明吗？”

“是的。她应该带着米罗亚司祭托付给她的奥拉魔道书成功逃离了卡德茵才对。但是之后却失去了消息。希望她没出什么事情。现在我必须要将这些事情告诉玛尔斯王子。”

说着，温迪尔便向玛尔斯走去。

13

“你就是玛尔斯王子吧？您能赶来实在太好了。我是阿卡内亚的尼娜。”

在奥尔良的谒见之间，玛尔斯终于和尼娜见面了。和他们一同在场的，还有奥尔良的国王、王弟哈丁以及温迪尔等人。

“能够见到您我很荣幸。我是阿利提亚的玛尔斯。”

玛尔斯单膝跪在尼娜面前，垂着头表述了自己的身分。

在很久以前，阿卡内亚大陆上的统一国家只有阿卡内亚圣王国这一个而已。之后圣王国在和后来兴起的多尔亚帝国之间爆发了大战，两个国家共同走向了灭亡。取而代之的，是从新生的阿卡内亚王国分流出来的众多国家。其中，奥尔良由于是阿卡内亚的王族人士建立的，因此也被称为阿卡内亚的兄弟国。至于阿利提亚王国，则是因前大战中勇者昂利的显赫功绩而得以从阿卡内亚王国中独立出来的国家。即便从国家的规模上来看，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是一目了然的。

“请抬起头来。现在我们相互间都是亡国的王子和公主。请把我当成一同与多尔亚帝国战斗的同志吧。我也会这么看待你的哦。”

尼娜让玛尔斯起身后，一直站在玛尔斯身后的希达接着说道：

“我是塔利斯国王摩斯提的女儿希达，此次作为塔利斯王的代表

而来。”

仿照玛尔斯的做法，希达也上前行使了礼节。

“谢谢。阿卡内亚不会忘了塔利斯的厚意。多亏了你们的到来，我们这一次才能够夺回奥尔良城。我打算就这样解放奥尔良全土，然后向阿卡内亚王国进军。不知你们两位能否借我一臂之力呢？”

“当然了。尼娜公主。阿利提亚早在过去就已经宣誓效忠于阿卡内亚。我也准备代替过世的父王柯内利亚阿斯，为阿卡内亚而战。”

玛尔斯的回答的语气显得比平时更重。与在这次战争初期战死的柯内利亚阿斯是旧识的奥尔良国王，也像是从玛尔斯的身上看到了他父亲当年的身影，以及流淌在玛尔斯体内的勇者昂利的血液一般，感慨万分地点了点头。

“王子刚才的话一下子让我有了信心。我相信有了哈丁侯、玛尔斯王子、希达公主的相助，王都帕雷斯一定能够重新回到我们的手中。但是，这一次的战争并非只牵扯阿卡内亚一个国家。阿利提亚、塔利斯、格拉、奥尔良、卡德茵、格鲁尼亚、马其顿……这一次的战争，关系到了大陆上所有国家的存亡。多尔亚帝国是龙人族的国家。居住在那里的，都是拥有超越了人类力量的龙人。他们的国王梅迪乌斯打算和一百年前一样，将所有的人类沦为他们的奴隶。虽然格鲁尼亚和马其顿现在还只是多尔亚的同盟国，但人类的王国迟早也会从这个大陆上消失。”

“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和以前的大战一样，让我们集合人类所有力量，共同将邪恶的龙人们打败吧！”

哈丁自信满满地说道。他那丝毫不知恐惧为何物的言语，让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

“不过为了打败他，我们首先必须要夺回被加内弗拿走的阿利提亚的至宝——神剑法尔西昂才行。只有法尔西昂才蕴涵有打败梅迪乌斯的力量。加内弗和梅迪乌斯之间有什么关联这一点我们暂时还不知道，但很明确的是，他们都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但是，现在最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如何解放阿卡内亚王国。”

哈丁打断了温迪尔的发言。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的话，绝对不能就这样放任敌军的威胁不管，而直接去寻找还不知身在何处的加

内弗。

“嗯。打败梅迪乌斯是生于阿利提亚的我的义务。我们阿利提亚骑士团一定会找到神剑法尔西昂的。但是，现在我们应该遵照哈丁殿下的话，将阿卡内亚的解放作为第一步来考虑。”

玛尔斯赞同了哈丁的话。虽然他也希望能够立刻出发去寻找加内弗的下落，救出姐姐艾丽丝，但是他努力地告诫自己，此时应该舍弃私事，以大局为重。这也是作为王族的人对国家和人民所应尽的义务。

“谢谢你们。有你们两人在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取回阿卡内亚王国，并打倒多尔亚帝国的。本来这一次是应该由我来站在前线上战斗，但是我没有那样的力量。所以，我想把这东西交给你。”

尼娜说着，让侍从拿来了一面盾牌。当尼娜拿起这面盾牌时，周围的人不禁轻轻地屏住了气。

“这面盾牌是阿卡内亚王家的至宝，同时也是代表了王家本身的徽章。持有这面描绘了火焰之纹章的盾牌的人，将作为阿卡内亚王家的代理人拥有为拯救这个世界而领导人们的权利和义务。”

说完，尼娜的目光缓缓地从众人、玛尔斯以及哈丁脸上扫过。

“玛尔斯王子。”

“是？”

听到自己被尼娜公主叫了名，意料之外的玛尔斯不禁愣了一下。

“我把这面炎之纹章交给你。请你以解放军盟主之名，带领所有的骑士团、带领所有国家的人民，让光明重新照耀在这个世界上吧。”

“您是说我吗？”

玛尔斯惊异地反问。身边的哈丁则目不转睛地盯着玛尔斯的脸，似乎若有所思。

在过去的战斗中，虽然打败了梅迪乌斯的是勇者昂利，但是当时作为义勇军的盟主手持炎之纹章的，却是后来的阿卡内亚国王卡尔塔斯。

“你对我的请求有什么不满吗？昂利的后继者啊。”

尼娜再度的发言，使玛尔斯无法再以强硬的态度拒绝。周围的众人也没人敢出面对尼娜的话提出反对意见。

这一决定对尼娜公主自己而言，也是一个重大的决意。凡是阿卡内

亚王家的人，都知道阿尔忒密斯的命运。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尼娜依然将炎之纹章托付给了玛尔斯。大概尼娜隐隐觉得，玛尔斯也许能够将流传至今的那悲哀的命运给打破吧。但是这时，尼娜还不知道玛尔斯和希达两人之间内心的想法。

尼娜和希达一起凝视着玛尔斯，等待着他的回复。

“玛尔斯王子，我们奥尔良的骑士团将保证听从持有火焰之纹章的您的命令。”

打破了漫长沉默的，是向前站出一步的哈丁。

“塔利斯也将为王子而战！”

希达紧接着跟道。玛尔斯回头望向二人，不禁感到一股力量从体内涌现了出来。

“玛尔斯王子。”

尼娜语气亲切地催促着玛尔斯的回答。看着尼娜那毫无强制之意的微笑，玛尔斯下定了决心。

“我答应您的请求。我在此发誓，将不有辱火焰之纹章之名，以我的生命为代价永远贯彻正义！”

玛尔斯弯下腰，恭敬地从尼娜手中接过了炎之纹章。

而从这一刻起，历史的走向，终于开始了剧烈的变动……

睡神扫描

第二章
公主之翼

1

“欢迎您的归来，密涅瓦大人。军议的结果如何啊？”

见密涅瓦返回了白骑士团的野营地，天马骑士帕奥拉赶紧出营迎接。以天马骑士为中心构成的马其顿白骑士团是一支只有女性的部队。而持有美丽羽翼、在帐篷旁休息的天马们与美丽的女性们则共同为这块野营地增添了一道奇特而亮丽的风景线。在充满杀戮的战场上，这里犹如一处能够治愈心灵的幽雅场所。

“军议？那种东西也配称作军议？”

飘舞着一头绯红短发的密涅瓦面带愠色地边走边道。她是马其顿的第一公主，同时也是如今负责马其顿王国国政的米歇尔王子的妹妹。她的座骑并非天马，而是飞龙。由于一头绯红的秀发和一身深红的盔甲，因此她也以“红色的龙骑士”之名被马其顿的人民所尊敬爱戴、被奥尔良的人民当作恐怖的代名词对待。事实上，奥尔良占领军的总大将在名义上便是密涅瓦。不过她也是最近才刚刚赴任，因此也只参加了尼娜等人在格利拉发动的战斗。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

帕奥拉的妹妹卡秋亚有些担心地问道。加上三女的艾丝特，她们三姐妹均是密涅瓦直属的骑士，同时也是最得密涅瓦信任的部下。塔尔莎三姐妹被他人冠以了天马三姐妹的异名，向来以只听从密涅瓦的命令而行动的骑士而闻名。

“还什么事情？这种作战也能够叫战斗么？”

密涅瓦怒气冲冲地说道。

为了与来自王都帕雷斯的哈麦恩将军的部队汇合，密涅瓦的部队特

意在雷夫坎迪溪谷一带驻留了下来。但当密涅瓦得知上面准备以山贼萨姆西安团打头阵的时候，她无法允许这种违背了骑士道德的行为而准备向自己的兄长米歇尔提出抗议。但她刚一离开奥尔良城，自称解放军的奥尔良·阿利提亚联合军便攻占了奥尔良城。密涅瓦只好遵照命令，在与其他部队汇合之前，一直在雷夫坎迪溪谷待命。

随后而来的哈麦恩将军被米歇尔授命成为了新任的总指挥官，因此便将贵为公主的密涅瓦当作部下一般来使唤——密涅瓦过去曾隶属于前国王一派，所以米歇尔派的将军们一直都看着密涅瓦很不顺眼。

哈麦恩的作战计划是将义勇军引诱到溪谷之中，随即以事先准备好的伏兵将其包围再全数歼灭。但是，以龙骑士和天马骑士为中心构成的密涅瓦的部队，相比起地形狭窄的溪谷则更适合在辽阔的草原上进行战斗。再者，在奥尔良平原一战中马其顿军已经丧失了骑兵部队。对现在的马其顿军来说要仅凭龙骑士就将敌人封锁在溪谷之中是不可能的。这些翱翔天际的骑士即使发挥出了她们所擅长的一击脱离的强袭本领，但要使处于防守状态的敌军停下脚步几乎是天方夜谭。

但是哈麦恩却采取了完全不符合其实骑士行为的策略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将溪谷附近村落中的男性们强行征来充军！当然了，本来就对帝国抱有不满的村人们，是不可能乖乖地听从哈麦恩的命令的。于是，他便以村里的老人、女性和孩子作为人质相要挟，逼年轻男性们就范。

对密涅瓦来说，这是一次无法容忍的作战方案。但是，她却不能违抗哈麦恩，准确的说，是不能违抗她的兄长米歇尔。因为她的妹妹，同时也是米歇尔妹妹的玛丽亚被作为人质关了起来。兄长将最小的妹妹当作人质，以要挟另一个妹妹就范这种事，简直是闻所未闻。但是，米歇尔是个能够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暗杀父亲的男人，这样一想，他自然也就不会把兄妹之情当成一回事了。他之所以会需要密涅瓦，也只不过是为了有效地使用密涅瓦手下的白骑士团的战斗力罢了。不然的话，恐怕密涅瓦老早就被当作反叛者投进大牢了。

对密涅瓦而言，现在的状况是身为骑士的她最难以忍受的。但只要她还没被关进牢里，那么推翻兄长的机会迟早会到来的，这么一想，她便只好忍气吞声地任由他人摆布。如今的米歇尔对她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兄

长，而是杀害了父亲的凶手。

“现在只能忍耐。为了玛丽亚殿下，请您一定要以大局为重，忍住眼前。”

帕奥拉苦口婆心地劝道。作为密涅瓦的辅佐，她必须站在参谋的立场上考虑事情。

“我明白，我明白……”

密涅瓦仿佛说给自己听一般喃喃自语道。

翌日，义勇军终于出现在了雷夫坎迪。

“我们白骑士团在城寨上空待命。待敌军穿越溪谷时，就立刻截断他们的退路。”

作为传令的艾丝特将上面的命令告诉了密涅瓦。

“好，大家出击！”

密涅瓦对部下们果断下达了命令。

从上鸟瞰的话，整个战场的情况一目了然。义勇军已经突入了溪谷，朝着城寨逼近。奥尔良的各支部队在经过整编合流后，已经有了一支军队的规模。终于，敌军在穿越了溪谷后，马其顿军开始了总攻击。除了雷夫坎迪城寨以外，埋伏在街道附近的民家等设施里的敌兵也纷纷一涌而出，将义勇军包围了起来。

“好，我们去截断敌人的后方！”

密涅瓦一边留意观察战况的进展，一边下令让骑士团开始行动。但是，在迂回敌部队后方的同时，她却不禁皱起了眉头。

“奇怪了。城寨里的本队并没有出动啊。哈麦恩那个混蛋，实在太卑劣了。这么下去的话，原本能够胜利的战斗也无法取胜！”

密涅瓦积蓄已久的怒气终于爆发了。哈麦恩打算以非正规军的那些动员兵去消耗敌人的兵力。动员兵到了他手中只不过是一群炮灰而已。待敌军开始处于疲态后，再派出本队给予致命一击。这种作法实在是有辱骑士的荣誉。按照原计划，利用骑士团的强袭将敌人分割开来再加以包围并逐一击破，这才是既能有效地消灭敌人，同时又能为骑士增添荣誉的方法。但是，现在哈麦恩所采用的战术，只要对照一下兵法书就能知道有多

么愚蠢。逐个地投入战力的话，只能被对方一一击破。恐怕，哈麦恩是打着防止自己部队的损耗以及独自占据战果的如意算盘吧。无论如何，他的卑劣已经深入到骨头里去了。

“那个混蛋，难道打算把我们也当成弃子吗？”

既然白骑士团从战斗初期就被投入进去，那么大致上也能够猜出个一二了。

“已经不能忍受了！帕奥拉，下令让全军撤退。途中前往人质关押的村落，然后直接返回帕雷斯！”

密涅瓦下达了自己的决断。

“大家听着，不要为了无益的战斗而丢弃了自己的性命。这样的战斗并非我们白骑士团的本意。你们如果珍惜自己的生命的话，就遵从自己的意志行动吧！人质的安全，我密涅瓦以名义保证！”

密涅瓦飞到动员兵们的上空，高声地呼喊着。

“那个人是谁？”

看着完全无视流矢的存在，不断在空中高呼与她毫无关系的人们停战的龙骑士，玛尔斯不禁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那是密涅瓦将军。她身后的是马其顿的骄傲，白骑士团。”

马奇斯指着过去名义上曾是他上司的密涅瓦，向玛尔斯解释道。

“马其顿的密涅瓦公主吗？敌军里也有不愿进行无义之战的人啊。”

“殿下，敌人的一部分士兵开始逃跑了。看来他们已经回应了刚才的呼声。”

摩洛多夫前来报告战况。

“白骑士团似乎降落到东方的村落去了。”

“敌方的龙骑士团从城寨里出击了！”

最新战况一个接一个地传到了玛尔斯耳边。

“哈丁殿下，敌本队就交给你们了。至于逃兵我们不必理会。”

“我明白了。乌尔夫、带着弓马队跟我上！”

有如草原之风一般行军神速的奥尔良骑士团迅速地冲到了阿利提亚骑士团的前方，卡因等人也因此暂时回到了玛尔斯身边。

“卡因、阿贝尔等人带着哥顿他们去那些村落。那里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一定要避免发生无谓的战斗。”

“遵命！我们走！”

接到命令的卡因等人立刻朝战场附近的村落策马而去。

“我们几个也出击吧！卡西姆，可别落后了！”

“是！我会加油的！”

同为弓兵手，跟随在哥顿身边的卡西姆抖擞着精神回答道。不知是不是怀念起了身在故乡的弟弟，哥顿对卡西姆总是照料有加。

在设想了可能会与白骑士团发生战斗的地点后，哥顿便带着弓兵部队追赶卡因而去了。

2

“密涅瓦将军下令，佣兵部队立刻从现场撤离，与本队进行汇合。”

帕奥拉高声对占领村落的士兵们下达了命令。但是，佣兵部队并没有遵从命令的表示。

“我们是被哈麦恩将军直接雇佣的。雇主以外的命令，即便是公主的命令我们也不会遵守。契约便是如此。”

一名佣兵毫不动摇地对帕奥拉答道。很明显，他们对全由女性组成的白骑士团心存藐视之意。

“竟然连这种事情都让部下做得出来……”

愤怒的密涅瓦咬紧了嘴唇，将手慢慢伸向插在腰间的剑。

“不能这样！密涅瓦大人！”

帕奥拉慌忙上前阻止。看着帕奥拉几乎要抱着公主才能勉强阻止的样子，佣兵们不禁个个龇牙咧嘴笑了起来。但是，他们笑声很快便被义勇军的到来打断了。

出于先下手为强的考虑，佣兵们抢先向卡因等人展开了攻击。卡因等人自然立刻应战。

“密涅瓦大人！”

卡秋亚向她请求指示。

“撤退吧。村民们会被他们解救出来的。”

密涅瓦对部下们下了撤退的命令。部下们随即上马，一个接一个地升上高空。就在这时，阿贝尔赶至密涅瓦面前，帕奥拉和卡秋亚立刻拔剑站到密涅瓦身前进行保护。

“请原谅我没有下马。请问那边的那位，就是方才在高空中的龙骑士殿下吗？”

阿贝尔向密涅瓦她们问道。在他的身后，佣兵和同伴之间的战斗明明还在继续，而他的表情和口气却显得平静而毫无惧色。阿贝因当然是因为放心地将自己的背后交给了卡因他们才能有此态度，但这在帕奥拉和艾丝特她们眼里看来，这不过是近乎于无谋的刚勇罢了。不过，阿贝尔浑身上下却没有显示出丝毫粗野的感觉。

“正是马其顿的第一公主，密涅瓦大人。”

“我是天马骑士，叫艾丝特。”

帕奥拉刚一答完阿贝尔的提问，艾丝特就突然莫名其妙地自报了姓名。

“这种战斗并非出自我们马其顿骑士们的本意。相信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的。希望到时候我们能够互相不再是敌人的立场。这点请你转达给你们的主君吧。帕奥拉，我们走！”

密涅瓦叫来自己的飞龙后便腾空而起，天马骑士们紧跟其后。

这时，哥顿等人纷纷赶至。

“等一下！你们现在不能射她们。这会有失骑士的荣耀。”

见部下中有人剑拔弩张，阿贝尔连忙出声制止。

“怎么了？你知道了什么吗？还是说，你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已经打倒了佣兵们的卡因这时以孩童般天真的表情向他问道。

“是的，也许是吧。总之，我们回玛尔斯大人那里进行报告吧。”

“也对。再说我们这边的卡西姆已经看到了有趣的东西。”

卡因应道，但表情却显得有些为难。

3

“龙人族的老人？难道是多尔亚帝国的人吗！”

接到卡因等人的报告，摩洛多夫厉声询问。毕竟这个事实实在太过于令人意外。

“不，对方说他与多尔亚帝国处于敌对关系。事实上，他和其他村民一起被马其顿军关了起来。”

卡因回答道。这位龙人被卡西姆先一步发现实在是万幸，要是被卡因先一步发现的话，依照他的性格恐怕早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立刻砍了下去吧。

“那个龙人族的老者说想要见我是吧？好吧，把他带来。”

稍微考虑了一会儿后，玛尔斯作出了决定。

“但是，这实在太危险了。据说龙人族都能够使用不可思议的神奇龙石来变回那邪恶之龙的姿态。”

情况实在太过特殊，这一次摩洛多夫也必须出面制止。

“就算他是敌人的刺客，也许掌握有敌人的情报。再说即使是陷阱，马其顿军也不必牺牲几乎全部部队来完成这个陷阱。不过以防万一，还是请尼娜公主和奥尔良的骑士团到安全的地方暂避一下吧，会见就交给阿利提亚骑士团的人就可以了。杰根，你先将士兵们配置好，以防有什么意外。”

玛尔斯作出了合适的判断。这也是在经历了数场战斗后，他正慢慢积累着作为指挥官的经验的最佳证明。

随着人质被解放，马其顿军有大半都倒戈相向。剩下的哈麦恩的骑士团在遭到义勇军的总攻击后也全军覆没了。假如这一切都是陷阱的话，那付出这样的牺牲也实在太令人毛骨悚然了。但是敌人的准备如果真的如此周到，那么一定会考虑用别的方法来消灭整个义勇军吧。至少如果真有能够变成龙型的龙人族在，那么考虑一下地形、将龙人投入到战场上合适位置上的话，这场战斗义勇军也是必败无疑。

过了一会，卡因将龙人族的老者带了上来。

“我是火龙族的巴努托。你就是继承了昂利之血的玛尔斯王

子吗？”

老人带着嘶哑的声音向玛尔斯问道。从外观上来看，老人和普通的人类没有什么区别——除了背后还留有一对已经退化的小型翅膀外。

“没错，我就是玛尔斯。”

玛尔斯保持着人类的威严态度回答道。

“不知你是否见到过一位名叫琪琪的小女孩呢？”

老人的质问实在过于唐突。玛尔斯不禁怔住了。

“她和我一起在旅行。但是在路过佩拉提时被一个名叫加内弗的人类带走了。说来惭愧，龙石也在那个时候弄丢了。我甚至没有力量将孩子救回来。我一路寻找琪琪到这里，结果被马其顿的军队给抓了起来。我听说你们正在和梅迪乌斯的帝国进行战斗，加内弗如今和梅迪乌斯结成了盟友。如果和你们一路同行的话，我想也许就能够见到加内弗了。不知王子是否允许让我同行呢？”

还未等玛尔斯找到合适的插话时机，巴努托一口气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盘托了出来。

“又是加内弗啊。除了姐姐和神剑外，没想到连你所说的女孩也被他……那家伙到底想干什么……有或者说，他也不过是听从了梅迪乌斯皇帝的吩咐在行动吗？”

“不。梅迪乌斯是不可能完全信任身为人类的加内弗的。那个男人也很清楚这一点。”

巴努托否定了玛尔斯的怀疑。尽管打着皇帝的名号却无人见过其真面目的梅迪乌斯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但在无数个地方暗中活跃的加内弗，其行动却更加让人觉得可怕和不安。

“那么，你是否同意让我与你们同行呢？”

巴努托再度问道。

“如果不能证明身为龙人族的你确实不是梅迪乌斯的同伴的话，我们就不能轻率地答应你的要求。”

摩洛多夫从旁插话了。他的目光中依然充满着不信任感。

“那么，身为人类的你们，就能够证明你们不是和加内弗一伙的吗？正如人类也有属于光明和属于黑暗这两种阵营一样，我们龙人族虽然

有拥护梅迪乌斯的，但也有许多为阻止他的野心而与人类站在同一阵线的同伴。”

“你想要我们相信你的话吗？”

“不相信人类的龙人族们一起建立了多尔亚帝国，企图称霸世界。而相信人类的龙人们，则会去阻止他们。”

“我明白了。我相信你。”

玛尔斯对巴努托伸出了手。

“玛尔斯大人？”

摩洛多夫直视着玛尔斯，仿佛在询问着这样是否合适？

“你是想说，如果我不相信你的话，那么我就和梅迪乌斯是同类了。是吧？如果你将会借助我们力量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对你有所回应。”

“谢谢你。玛尔斯王子。我在这里和你们约定，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们。”

巴努托握着玛尔斯的手，向他结下了约定。

4

尽管义勇军在雷夫坎迪大败了马其顿军，但兵力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耗。而帝国军、格鲁尼亚军和马其顿军则以中央大道为中心再度摆开了防卫线。

为了避免因为连战而使士兵们身心俱疲，玛尔斯挥军向瓦伦出发了。在大陆的东海部，有一块突出并被两座城镇包夹的半岛部分。半岛以北是加尔达，半岛以南则是瓦伦。和加尔达一样，瓦伦也是一座作为贸易中继地而繁荣的港口城市。

作为一座独立城市，瓦伦利用其强大的商业基础雇佣了大量的佣兵部队。尽管如今大陆已经处于战乱之中，但这里还勉强地维持着中立立场。即便是喜好侵略的帝国军，在面对这座能够上缴庞大资金的城市时，也不会愚蠢到马上去占领它，因而破坏掉其巨大的商业根基。

但是眼下由卡那利斯队长率领的格鲁尼亚军已经驻扎到了近邻的城

寨，瓦伦方面迫于压力也不得不作出承诺，同意为义勇军进行一定程度的补给。不过除了来自格鲁尼亚军的压力外，瓦伦的领导层还考虑到，如今奥尔良已经被解放，先前因为战乱而一度陷入停滞状态的北方贸易相信很快就将恢复。此外就算瓦伦方面不做出任何行动，一旦义勇军和格鲁尼亚军开战，那么瓦伦方面只要利用金钱的力量，随随便便就能够找个借口对帝国方面有所交代。如果义勇军能够顺利地战胜格鲁尼亚军的话，从监视状态下被解放的瓦伦也就能够更加自由地展开贸易活动了。

“谢谢。多亏有了你们，士兵们也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玛尔斯向佣兵部队的一名队长——西扎表达了谢意。

“这没什么。玛尔斯王子您亲自来表示感谢，这实在让我们过意不去。如今，由于义勇军的进驻，现在瓦伦已经完全被格鲁尼亚军所包围。虽然我对瓦伦评议会的那些人的想法不能完全认同，毕竟一直被他们所利用，有些让人不愉快。”

年纪尚浅的西扎小声地对玛尔斯说道。虽然眼前除了他以外，周围都是义勇军的人，但是说不定隔墙有耳，因此西扎还是劝告玛尔斯他们一切谨慎为妙。

“这一点我们已经有所防备了。如果无论如何都会开战的话，相比在山道上进行战斗，还是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进行战斗比较好。再说，如果我们在帕雷斯展开决战，那么城镇也会遭到极大的破坏吧。这一点我无论如何也希望能够避免。即便最后夺回了废墟，最后哭泣的也还是民众们。因此，我觉得通过野战将敌人的势力逐个击破才是最佳的办法。此外，在瓦伦还可以使用船只直接绕到敌人的背后进行攻击。”

“原来是这样。玛尔斯王子的用心如此周到，我也可以安心了。你们和只为了保全自己才行动的某些人实在大不相同。我想拜托您，请让我和我的部队加入王子您的解放军吧。”

听到玛尔斯吐露心声的西扎，也下定了决心想要为人民而战。

“虽然我们很欢迎，但真的没关系吗？”

玛尔斯担心地反问。毕竟西扎他们还是瓦伦所雇佣的佣兵。

“没关系。我和我的部下们也正想着要跟随一位名君。再说，这里的商人就算没了我们，也会利用其他的部队或者贿赂手段来保全自己。”

玛尔斯高兴地答应了西扎的请求，立刻就将来的作战开始了商策。

在若干个作战方案渐渐被讨论成形之时，西扎的副官拉迪出现在了军事会议的席位前。

“怎么了？帝国军有所行动了么？”

西扎向拉迪问道。

“不，格鲁尼亚军并没有什么行动，但是马其顿军方面却派来了使者。”

“马其顿军的使者？”

听到这消息，玛尔斯惊讶万分，他脑海中也不由得浮现出了在战场上遇到的白骑士团的模样，以及从阿贝尔等人口中得知的密涅瓦这名敌将的身影。

“好像是罗杰在海岸处发现的。现在正让使者等在外面。”

拉迪作了进一步说明。最近和一位来自旅艺人一团的舞女菲娜打得火热的罗杰在前往菲娜住处的途中，发现了一名可疑的少女。

“好吧，我也想见见使者，把她带到这里来。”

还未等西扎回话，玛尔斯先下达了指示。

过了一会，在一名重铠骑士的陪伴下，少女走进了房间。

一踏进房间，少女便对众人深深地鞠了一躬。那天马骑士特有的纤细身材在弯下腰时显得格外优雅，一头长到肩膀的头发则将少女的脸遮掩了起来。礼仪之后，少女走到了房间的中央。

“我是马其顿白骑士团的卡秋亚。我带着主君密涅瓦公主的传言，作为密使求见玛尔斯王子大人。”

卡秋亚在众多义勇军的指挥官面前毫无惧色地报上了名。

“我就是玛尔斯。”

一直注视着她的玛尔斯表明了身分。阿卡秋应声将目光停在了他的脸上。

“您就是玛尔斯大人了吧？我从以前就很想见您一面了。”

凝视着玛尔斯的双眸，卡秋亚有些高兴似地说道。

“我现在传达密涅瓦大人的传话。我们密涅瓦公主麾下的白骑士团，正计划着针对多尔亚帝国的反抗行动。因此，希望玛尔斯的义勇军也

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

“这还真是奇怪了。密涅瓦公主是人称“红色龙骑士”的猛将，在奥尔良的时候，我们骑士团也吃了她不少苦头。如果她这样的女强人真的要向帝国掀起反旗的话，何不亲自率军向我军投降呢？既然她没有这么做，那么就说明这其中一定有鬼。”

哈丁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卡秋亚。在奥尔良的时候，密涅瓦曾经数次攻击了尼娜和哈丁好不容易才聚集起来的士兵。每次攻击都令部队遭到了瓦解的下场。如果当初没有密涅瓦在的话，哈丁他们在初期阶段还能够召集到更多的士兵。

“密涅瓦大人当初那么做是因为不想招来无谓的战斗。当初奥尔良的军队若在短期内召集到过多士兵而壮大起来，那只会引来马其顿军的注意。米歇尔王子也一定会下达发动总攻击命令，将奥尔良军全军歼灭吧。担心到这一点，密涅瓦大人便一直反复采取着以小部队攻击的方式，不将你们的军队全灭，而仅仅是击退。因此，奥尔良骑士团的威胁才一直在本国没有受到重视，本国也一直没有派遣过大规模的骑士团。”

“看来你的意思是一切反而是我们不对了？”

一直与密涅瓦有过正面较量的哈丁，在听了卡秋亚的解释后依然不能接受。

“的确，密涅瓦公主虽为敌人，但作为骑士却有着高尚的品格。但是，正因为这样她才一直为祖国战斗至今不是吗？而现在却突然说她想要背叛自己的国家？这实在太可疑了。”

哈丁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非常有道理的。现今纵观马其顿王国，实力仅次于王国指导者米歇尔王子麾下的龙骑士团的，就只有密涅瓦公主率领的白骑士团了。如果这样的一支部队加入义勇军的话那实在是再好不过。但正因为如此，大家才不禁共同感到更不能误入圈套。

“迄今为止密涅瓦大人所参加的战斗，都并非出自她的本意。原本在米歇尔王子暗杀了自己的父王，篡夺了马其顿的王位之时，密涅瓦公主就已经打算脱离马其顿军了。但是，她的妹妹，也就是玛丽亚公主现在被作为人质，所以公主她才迫不得已听命于米歇尔王子的命令。如果能够救出被关在帝尔要塞中的玛丽亚公主的话，密涅瓦大人和我们白骑士团会毫

不犹豫地与解放军的各位共同行动。所以，请各位助我们一臂之力吧。”

“父子相残、兄妹相憎。马其顿现在竟然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吗……这种国家的人的话，我们更加不能相信了。”

哈丁的话不禁让卡秋亚的表情因失望而暗淡了下来。“对方不会那么容易就帮助我们的。”——她不禁想起了密涅瓦公主的话。如果现在在场的不是自己，而是她的姐姐帕奥拉的话，那么相信帕奥拉一定能够圆满地说服义勇军的众人吧。但帕奥拉作为参谋，片刻不能离开密涅瓦公主的身边。而最小的妹妹艾丝特也另有任务在身去了格鲁尼亚。所以这个任务除了自己来执行外别无他选。

“请你们相信我的话，我也是因为这样才会来到这里的。”

卡秋亚向哈丁恳求道。这时，一只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们就相信她的话吧，哈丁侯。”

卡秋亚回过头，顺着搭在肩膀上的手静静地抬起头来看着身边的人——玛尔斯向卡秋亚微微一笑，随即将目光扫向在场的所有人。

“玛尔斯殿下您实在太容易相信别人了。那个叫巴努托的老人的事情也是这样。他们以前可都是敌人啊！”

哈丁毫不客气地对玛尔斯说道。

“也许是吧。但是，如果连我们都不相信别人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那样我们就能够战胜梅迪乌斯了吗？面对企图用力量来支配龙人族以及人类的梅迪乌斯，难道我们就应只用力量去对抗吗？还是说，我依旧过于天真呢……”

“看来确实如此……还真是符合玛尔斯王子的作风。但是，正因为王子这样的作风，尼娜公主才会把火焰之纹章托付于您。作为我们的盟主，请您再作一次决定吧。决断一旦下达，我们以后也不会再有任何异议。”

面对着有些没有自信的玛尔斯，哈丁将心里的话清清楚楚地吐了出来。

“那么，我作为持有火焰之纹章、阿卡内亚王国意志的代表者说出我的决定。义勇军将与马其顿白骑士团缔结同盟，作为证明，我们将救出马其顿的第二公主玛丽亚。”

这一次，玛尔斯的话铿锵有力，不再有任何的犹豫。

“遵命。”

哈丁向玛尔斯谢了个礼。正如先前他所说的，既然是尼娜选择了他，那么哈丁作为一名骑士，也不会故意去打乱义勇军之间的和睦。如果还这么继续提出反对意见的话，那么就等于不赞同阿卡内亚王国的决定，同时也意味着对尼娜公主的反抗。

“那么，请各位立刻进行开始出击的准备。突破格鲁尼亚军后，即刻前往帝尔要塞。”

有了结果后，哈丁的动作总是那么迅速。他立刻提议准备展开行军的准备。

“不，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朝帕雷斯王都进军不可了。还是先等白骑士团的诸位与我军同盟后再进军比较好。”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再制定一条路线是吧？”

玛尔斯无言地点头回答了哈丁的疑问。领会了意思的哈丁立刻带着西扎等人走出了房间。

如果突破了格鲁尼亚军的防卫线并穿越山脉的话，玛尔斯等人就会直接到达王都帕雷斯。那样的话，义勇军会与马其顿军正面交战。届时密涅瓦公主也会被迫处于作为敌军的将军与义勇军战斗、抑或舍弃妹妹加入义勇军的二择境地。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现阶段应由海路南下，首先将位于帕雷斯南方的帝尔要塞抢先攻下来才是上策。如果能够隐密而迅速地展开行动的话，在义勇军从帝尔要塞北上到达帕雷斯这段期间里，瓦伦周围的格鲁尼亚军应该是无法迅速突破险要的山脉赶回帕雷斯的。只要将帕雷斯解放了，那么得到了密涅瓦的白骑士团和来自市民的义勇兵，就能够从容不迫地迎击格鲁尼亚军了。

“实在太感谢您了，玛尔斯王子，您的大恩我们绝不会忘记。”

当众人匆匆忙忙地开始为出战做准备时，卡秋亚向玛尔斯深深地埋下头，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不，要道谢的话等救出了玛丽亚公主以后也不迟。对我们来说，能够避免与你们这样的骑士交战也实在最好不过了。再说，我在溪谷时所看到的密涅瓦公主也不像是个坏人。”

玛尔斯不禁回忆起了不顾自身安危而呼叫士兵们的密涅瓦的身影。

不知为何，在看到密涅瓦奋不顾身的身影时，他一瞬间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姐姐一般。艾丽丝曾经也和母亲一起一直鼓励着阿利提亚的士兵们。当从马利克口中得知自己以为死去的姐姐还活在世上时，玛尔斯打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但同时他也再度尝到了失去了双亲的悲伤。因此，玛尔斯不希望再让密涅瓦受到自己所尝到的丧亲之痛。

“虽然我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示感谢的，不过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请收下这个。”

说着，卡秋亚将一颗拳头大小的红色石头交给了玛尔斯。

“这是我在港口从一位来自佩拉提的商人那里买来的。当初只是因为觉得漂亮，其他还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我身上只带着这种东西，实在是……”

“谢谢你。我就把这东西当作是我们约定的证明收下了。”

“虽然就这么离开有些不舍，但我必须立刻回去向密涅瓦大人汇报情况。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在更加和平的环境下这样见面。”

卡秋亚以女性特有的告别方式向玛尔斯道别。

“嗯。希望我们能够再见。”

“是！”

卡秋亚带着一丝欢喜的表情走出了房间，随即便乘上了爱马，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过了不久，玛尔斯便率领着义勇军乘船离开了瓦伦港。在夜幕的掩盖之下，他们的行动在没被格鲁尼亚军察觉的情况之下悄然开始了。

5

“密涅瓦殿下，您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事？贵殿不是由于雷夫坎迪的事件而和白骑士团的人一起正在帕雷斯待命么？”

帝尔要塞的负责人、马其顿军的杰柯夫将军对突然来到要塞的密涅瓦高声质问道。

“现在的我已经被暂时解除了白骑士团团长的职务。部下们接到其

他任务现在正前往格拉。今天我来这里是为了私事。”

密涅瓦尽量以笨拙的方式回答道。

“即使是私事，米歇尔陛下也不可能会允许您擅自行动。请赶快返回帕雷斯吧。请不要误以为没被监禁就是特权。”

身为臣下、将还没有即位的米歇尔王子称为陛下的杰柯夫面对着贵为公主的密涅瓦，却施以藐视的态度。

“我明白了。但是，至少在走之前，请让我和玛丽亚见上一面。那个孩子年纪还很幼小，一个人一定很寂寞。我希望能够亲眼确认她平安无事。”

“那可不行。如果你珍爱人质的生命的话，就不要再想着见她，赶快回帕雷……”

正当杰柯夫态度强硬地拒绝密涅瓦的请求时，一名部下神色慌张地冲进了房。

“你这是干什么！保持肃静！”

“将军，大事不好了！叛军发动了奇袭！”

士兵还未等将军训斥完毕，便抢先说道。

“怎么可能！那些家伙应该还在瓦伦才对！他们前进的方向不是完全相反的吗？……是这样啊，原来是海路。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在这种地方登陆呢……可恶，立刻让士兵们出击！”

“要塞的一部分已经被敌人侵入了！”

“那么，就赶紧加强中心部分的防守！此外，立刻向帕雷斯请求增援。”

看着慌忙下达命令的杰柯夫，密涅瓦的嘴角微微扬起了一丝笑容。看来玛尔斯王子已经遵守了和卡秋亚的约定。之后就看是否能够救出玛丽亚了。届时，密涅瓦才能够真正下定决定。

“密涅瓦将军，如你所听到的，希望你也能够一同战斗。”

“我明白了。不过如果能够成功击退叛军时，请你让我和玛丽亚见上一面。”

“我会考虑的。”

杰柯夫仅作出了口头上的表示后，便立刻赶去参与防守了。

被帝国军称为叛军的玛尔斯等人如今已完全制压了要塞的下半部

分，并包围了作为要塞中心的上半部分。

“可恶！但是，他们别想再爬到这里来了。如今他们是龙骑士的活靶子！一定要给我死守下来，等待援军的到来！”

“将军，牢房正受到敌人的攻击。再这么下去，人质就会……”

“立刻将人质转移到别处去！不要让密涅瓦注意到。如果实在无法转移，那么就干掉人质处理掉尸体。只要将尸体烧成灰烬，那么密涅瓦就会以为人质永远在我们手中。”

一边注意着不被上空的密涅瓦听到，杰柯夫一边小声地对部下下达着指示。

“万一实在隐瞒不了了，那么就只好让密涅瓦也一起‘失踪’了。只要白骑士团的指挥权转移到米歇尔陛下的手中，那么那个女的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也不知密涅瓦是否注意到杰柯夫的轻声低语，她乘着飞龙停留在要塞中心的上空，目不转睛地关注着义勇军的行动。

正在这时，杰柯夫的部下进入了牢房，正准备将玛丽亚转移到其他地方。

“出来！在叛军来到这里之前，你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我不要！姐姐没来这里之前，我不会再离开这里！”

面对粗暴地抓起自己手腕的士兵，年纪尚幼的玛丽亚拼命抵抗着。虽然她也害怕不知是敌是友的叛军，但她更加不愿意再听从要塞士兵的摆布。

“赶快！敌人马上就要来了！”

其他士兵已经开始催促。

“该死。如果你再反抗的话，我就当场让你不能再反抗！”

焦急的士兵朝着玛丽亚作出了斩切的动作。但是，突如其来的惨叫声让他慌忙回过了头。只见眼前双剑一闪，他已应声倒地。被这意料之外的事故吓得发抖的玛丽亚当场蹲在原地一动不敢动。从她紧闭的双眼旁，不时能感受到刀剑划破空气的风声。终于，那可怕的声音停了下来。

“已经结束了。跟我来。”

一个文静的声音传入耳朵，玛丽亚不由得睁开了眼。站在眼前的，

是有着一头长发、手持一对血刃的剑士。

“那巴尔，找到公主了吗？”

调查其他道路的奥古马此时赶到了这里。那巴尔一言不发地指了指玛丽亚。

“至少别再作出那副冷淡的态度吧。你看，公主都害怕得发抖了。”

奥古马作出一副生硬的笑容走近玛丽亚。但是，一看到奥古马脸上那块巨大的伤疤，玛丽亚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连连后退。

“看来你的脸看上去更加可怕。”

那巴尔丢下这句话后便离开了这里。

“啊，请等一下！”

玛丽亚急忙从后面追了上来。

“别看我这样，我可是很受小孩子欢迎的……”

奥古马有些不服气地将头发向上拢了一下，随即向两人追去。看来即使是一些细微的地方，奥古马也不愿输给那巴尔。

已经占领了大半个要塞的义勇军，在中心部分的前方整然有序地展开了阵势。

明眼人只要看一看阵容，便会立刻明白谁胜谁负。但马其顿军并没有降服的意思。双方都在等待。不过，看来玛尔斯所等待的人已经比帝国的援军先一步赶到了。

“你就是玛尔斯王子吧？我叫玛丽亚。”

已经在路上从奥古马那里得知了事情经过的玛丽亚向着玛尔斯深深地鞠了一躬。也许由于年龄的缘故，她的行礼看上去非常可爱。

“您平安无事就好，玛丽亚公主。我们快点把这件事通知密涅瓦殿下吧。”

“谢谢您，我希望也能和其他人那样待在王子身边出一份力。”

玛丽亚天真无邪的请求让玛尔斯不禁苦笑。他取出那天从卡秋亚那里得到的红色石头，并将其作为信号高高地举了起来。

“那块石头……那不是火龙石吗？”

一看到玛尔斯手中的石头，站在本阵里的巴努托惊讶地询问道。

“啊？这就是巴努托一直在寻找的石头吗？那么过后我就把它还

给你。”

“多谢。这样一来我也就能够为大家帮上一些忙了。”

巴努托高兴地表示感谢。

一直在上空中俯视着义勇军的密涅瓦，注意到了从阵中央发出的红色光芒。一位少年正手握着红色的发光物来回挥动着。而站在他身边的，就是密涅瓦一直以来惦记在心的身影。

“那就是卡秋亚所说的会发光的石头吗？这么说来，玛丽亚身边的少年就是玛尔斯王子了吧。”

密涅瓦内心由衷地向遵守了约定的玛尔斯表示感谢。与此同时，她也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了。

“杰柯夫，马上投降吧。与多尔亚帝国狼狈为奸、干尽了肮脏勾当的马其顿军如今已无正义可言。现在开始还不迟，一起加入义勇军，洗刷马其顿的污名吧！”

“你疯了吗？不用管了，干掉这个叛徒！”

杰柯夫以怒骂回应了密涅瓦的提议。

“愚蠢的家伙！”

密涅瓦从高空中对准杰柯夫投出了标枪。肩口遭到标枪直击的杰柯夫不禁脚步踌跚起来。这一幕有如信号一般，义勇军立刻发动了攻势。

在义勇军的猛攻之下，帝尔要塞陷落了。此时，密涅瓦也终于得以与玛尔斯相见。

“姐姐！”

密涅瓦激动地抱住冲上前来的玛丽亚，同时朝玛尔斯深深地低下了头：

“妹妹能够得以相救，我实在是万分感激，玛尔斯殿下。虽然出于无奈，但我还是要为以前与你们敌对的事情表示歉意。”

看着态度如此谦虚的密涅瓦，一同在场的哈丁反而不知该如何是好。

“兄长米歇尔不仅杀害了父王，还袒护着多尔亚帝国。现在马其顿的所作所为全都是错误的。事到如今，我一定要为父报仇，将祖国引回正确的前进道路上。还请玛尔斯王子务必鼎力相助。此外，为了解放军的将

来，请王子尽管使用我们白骑士团的力量。虽然我的部下们都不在我的身边，但是她们一定会随我而来的。”

知道姐姐密涅瓦决定复仇后，一直抱着她的玛丽亚显得不安起来。察觉到这一点的密涅瓦仿佛在安慰她一般将她抱得更紧了。

“我明白了，密涅瓦殿下。不光为了马其顿一个国家，为了这广大的阿卡内亚大陆上的所有国家，我答应你一定会尽力而为。”

玛尔斯再度带着严肃的表情对密涅瓦答道。

“是。”

密涅瓦不是为了实现自己所说的话，而是为了实现玛尔斯所说的话而下定决心加入了义勇军。

6

终于进入阿卡内亚王国后，义勇军以势如破竹般的攻势向王都挺进。

对帝国军而言，马其顿军的分裂所带来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此外，不久前格鲁尼亚军的总指挥——黑骑士团团长卡缪被调走一事也在军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号称精锐部队的黑骑士团如今已经回国，格鲁尼亚军的行动也不由得变得迟钝起来。但是，现任占领军的司令官波赞对城池的防御有着绝对的自信，丝毫没有对义勇军的到来抱有任何恐惧之意。

“那座山的对面就是王都帕雷斯了吧？”

玛尔斯骑在马上，向同样骑马走在身边的尼娜公主问道。

被誉为黄金之都的王都帕雷斯建在一块四周环山的盆地中。都内有一座自建国以来使用至今、被称为千年王宫的美丽王宫。由于四周被天然屏障的山峦所包围，再加之王都外围建有数量众多的城寨，帕雷斯一直被人们当成难攻不落的象征。

“是的。那里是我出生的故乡，同时也是留下了悲伤回忆的地方。”

回忆起往事，尼娜不禁微微将脸埋了下去。

“许多人在那一天离开了人世，幸存者也被关进了牢房。我的双亲

也被帝国军所杀，就连死后还被帝国军残忍地放在城下示众……”

“尼娜公主，不要勉强自己去回忆那些悲伤的往事。”

玛尔斯轻声安慰含着泪的尼娜。

“对不起，你也有着同样痛苦的回忆吧……”

“不，我在当时立刻就在姐姐的帮助下逃了出来。所以双亲的死我没有亲眼看到。和亲眼目睹双亲过世的尼娜公主相比，我的回忆要轻松多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两人都一言不发地默默前行。对尼娜来说，最大的目的地就在眼前，而对玛尔斯而言，待解放了阿卡内亚之后，下一个目标就将是阿利提亚。

“但是，那些也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不是回忆过去的时候。走吧，马上就到帕雷斯了。”

“是啊。”

半晌之后，沉默先由尼娜打破，玛尔斯也随即点头。

“玛尔斯王子，如果黑骑士卡缪就在敌军中的话……”

“嗯？”

话到一半，尼娜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没有听清的玛尔斯不禁反问。

但是，尼娜没有再把话题继续下去。

“通告全军，要注意从天空攻来的敌人。在别动队进入被敌军占领的诺尔达镇之前，不准怠慢！”

目的地已经临近，玛尔斯高声对全员下达了指示。

别动队是指由奥古马率领的塔利斯部队以及瓦伦的佣兵部队为中心所构成的步兵队。这一次别动队的目的便是要避开城镇大街，由山间兽道一口气突入诺尔达镇并发动奇袭。

诺尔达是离帕雷斯最近的一座城镇，前往帕雷斯的旅者们通常都会先在这里停留休息。因此，这个不算大的镇里倒也混杂了多个国家的民族以及多样的文化。当然了，这其中也包含了贫富的差距以及善恶不辨在内。自帕雷斯陷落以后，大量来自帕雷斯的难民以及丧失了爵位的贵族便纷纷涌入了诺尔达。为求自保，凭借战争大发横财的富豪们雇佣了大量与

帝国窜通一气、却自称护民团的佣兵。诺尔达不久后便被这些佣兵所把持，斗技场、奴隶市场等设施的经营变得越来越繁盛，整个城镇却变得越来越荒废。

“外面好像很嘈杂啊？”

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闪耀着金色光辉之弓的乔尔久，在听到外面的声音后抬头朝小屋门口的方向瞅了一眼。乔尔久拥有一头漂亮金发和一副俊美的脸庞，这和他所住的狭小而简陋的房间相比显得极不相称。

“大概又是那些佣兵们在吵闹吧。”

将双手靠在后脑勺翘着椅子回答的，是乔尔久的室友杰克。

“不对，这次和平时的感觉不太一样。”

乔尔久感到不太对劲，而他刚一起身，另一位室友贝克便一脚踢开房门冲了进来，气喘吁吁地冲两人叫道：

“是义勇军！那支传闻中的义勇军终于来了！”

一听到这消息，乔尔久立刻收起了平时的笑容。

“终于……饱尝屈辱的日子终于就要结束了！两位，去告诉阿卡内亚骑士团的人，我们今天就要发动起义，回归阿卡内亚的骑士团，前往尼娜公主的身边！”

两人接到乔尔久的命令后，匆匆忙忙地上了街。

在大街上，到处都能看到战斗的情景。诺尔达的佣兵们虽然一直虐待人民、榨取百姓的劳动果实，但由于频繁出入斗技场的缘故，其实力不容忽视。深知这一点的奥古马便采用了以数名士兵为一个单位的团体战法前去应战。已经可算是富豪们的私人士兵的佣兵们虽然非常善于单体作战，但遭遇到集团作战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担任指挥官的角色，这一缺点可以说是致命的。

“女人和孩子赶快躲进房子里去！”

见街上还有许多被战斗吓得不知所措的女性和孩子，拉迪一把将其中一位少女推进了就近的一家民房里，随即高声招呼其他平民迅速避难。但光顾着高声招呼平民的拉迪实在太显眼了，立刻便有敌人冲了上来。

“拉迪，你那边有两个人来了！”

没能将敌人拦住的罗杰赶紧冲拉迪叫道。对方人数太多，罗杰也只

勉强用长枪挡下了一名敌人，但随即便被对手冲到近前而动弹不得。

听到罗杰的叫声而急忙回过头来后，拉迪立刻背靠着民房的大门举剑准备招架，但他这一后退便已延误了时间，敌人的利剑已经从他的头顶砍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拉迪下意识压低了身子，而敌人的剑则在砍到离他的头颅仅数公分的半空中时被民家的大门挡下。暗骂倒霉的佣兵还未来得及将剑收回，只见一道闪光划过，一支利箭已经射穿了他的胸膛。连喘口气都顾不上的拉迪赶紧一剑将眼前的敌人砍倒，随即和身边的另一名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数度交剑之后，当两人互退一步中间留出空隙时，又一箭射中了敌人的喉部。

将目光从紧握着箭头痛苦倒下的敌人身上移开，拉迪转朝利箭射来的方向望去。只见手持镶嵌着白银之弓的男子正迅速而准确地狙击着周围的敌人。

“我们是阿卡内亚骑士团的人！义勇军的各位战友，我们是阿卡内亚骑士团的人！”

从乔尔久身后站出来的杰克大声对义勇军的众人重复道。

在乔尔久等人的活跃之下，奥古马的别动队顺利地在敌人的本队到达之前占领了诺尔达。和玛尔斯共同到达这里的尼娜也受到了乔尔久等人的隆重欢迎。

“尼娜殿下，在下是阿卡内亚骑士团的乔尔久。对于上次战役的失败，在下无从辩解。但在下从牢中逃离后，便带着炎弓一直在诺尔达等待着阿卡内亚王国东山再起，以及尼娜殿下到来的这一天。请您准许我们随同您，一起参加夺回祖国的战斗吧！”

乔尔久与阿卡内亚骑士团的幸存者们一起跪在尼娜面前，希望能够获得她的许可。乔尔久手中所持的，是他历尽艰险才从帕雷斯王宫中带出来的阿卡内亚王家的三神器之一——炎弓帕尔提亚。剩下的两件神器——神剑以及圣枪则已经被格鲁尼亚军所夺取。

“请不要这么说。你们大家能够活着实在太好了。我自从逃离王宫后，就无时无刻不挂念着你们。请你们和我们一同战斗吧。”

说完，尼娜将乔尔久递上的黄金之弓再度交还于他。

“是！非常感谢殿下的许可！在下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一定

会夺回帕雷斯城！"

乔尔久深深地埋下了头，对尼娜表达了感谢。

玛尔斯不便妨碍他们的再会，于是和哈丁等人一起开始了军队的部署。待收到诺尔达陷落的消息后，想必敌军很快就会到来的。

首先以奥尔良的骑士团展开防卫线，在抵下敌军的来袭之后再由阿利提亚骑士团突击出一条道路，步兵师则紧随其后向王都推进——想要达成这样的作战计划，紧密的配合和布阵是不可或缺的。

"玛尔斯大人，能否给在下一点时间？在下有点事情想去处理。"

正当玛尔斯准备将步兵师的编成交由奥古马全权处理时，奥古马却罕见地婉拒了他的命令。

"好吧。你们就先休息一下吧，先进行阿卡内亚骑士团和弓兵队的编成。"

考虑到先前的战斗刚刚结束，也觉得应该犒劳一下士兵们的玛尔斯点头同意。为了在行军途中避免遭到敌人的攻击，步兵师的出动要等到敌机动部队的战斗力被削减了以后才行。既然到出动为止还有足够充裕的时间，玛尔斯决定和多加、乔尔久商量一下如何进行其他部队的编成。

"奥古马……"

见奥古马走出人群准备独自上街，希达赶忙叫住了他。

"我有点私事要处理，请希达公主您留在这里等在下回来。"

"不，你是打算去斗技场吧？那么我也和你一起去。"

希达一边紧紧抓住玛尔斯的手腕一边说道。

"那么，也让我一同随行吧。"

领会了希达的暗示，玛尔斯也随声附和道。

"走吧，时间不早了。"

不等奥古马拒绝，玛尔斯和希达两人率先迈出了步子。无可奈何的奥古马只好吩咐萨基向那巴尔打声招呼，随后快步向目的地的所在方向离去。

"王子和希达殿下，请你们在这里等我回来。"

奥古马在斗技场的入口前停下了脚步，希望让二人留在这里。但由于希达执意不从，奈何不得的奥古马也只好由着他们的意思……

正想着奥古马是否要去斗技场的办公房时，却见他顺着阶梯朝地下走去。

在一间构造颇似地牢的地下室内，坐着一名商人打扮的男子。从男子镇静自若的态度来看，他大概还不知道上面已经发生了什么。

“这位仁兄，你是来买的，还是来卖的？如果是来买的，那么商品都在里面的过道上。”

玛尔斯随即照男子所说的向过道望去——那里的配置就有如牢房一般，许多年纪尚幼、双手抱膝的少年们正坐在里面。

“现在里面的那些，都是卖剩下的，我就算便宜点好了。”

“什么？你原来是奴隶商人啊！立刻把孩子们都给放了，然后滚出这里！”

玛尔斯闻后不禁大怒，一把将剑拔了出来。

“你应该还记得剑斗士奥古马这个名字吧？这么说，上面的斗技场是你在管理着。今天，我是为讨回过去欠下的债而来的。不能再让你随心所欲地糟蹋他人的人生了！”

奥古马轻轻抚摸着脸颊上的伤疤，对男子发出了恐吓。

“你就是那个奥古马么？我想起来了！那边的那个姑娘就是塔利斯的那位啊。喂，小子们，都给我出来！”

被奥古马的恫吓得连退数步的男子连忙高声将保镖招呼了出来。

“请王子您守护希达公主。好了，哪个愚蠢的家伙想来和我奥古马大战一场的？”

奥古马朝着从过道里侧站出来的数人质问道。在这狭小的室内，他一边保护着希达两人，一边不容分说地将冲上来的剑斗士一一砍倒。见有机可趁的奴隶商人迅速朝房外奔去，但正当他准备爬上楼梯时，却突然血沫横飞地仰面倒下。

“竟然把我叫到这么个没情调的地方来，真没意思啊。”

“牢骚之类就免了，快来帮忙，那巴尔。”

奥古马一边应着，同时再度砍倒了一个人，但此时那巴尔还未等奥古马把话说完，便已经将最后剩下的一名剑斗士放倒了。

“没有受什么伤吧？所以我才说要两位留在上面的……”

确认已经没有躲起来的敌人后，奥古马不禁对希达和玛尔斯两人抱怨起来。

“如果早知道是这种事情的话，你就应该事先告诉我们，那么我就会召集士兵过来。”

“那样的话，那家伙很有可能会将孩子们当作人质的。我原本打算一个人一口气把他们全部解决掉的。当初还在诺尔达的时候，我就一直打算好好教训一下那家伙。啊，对了，我们快去把孩子们给救出来吧。”

对于奥古马连珠炮似的发言，希达赞同般地点了点头，毕竟从先前奴隶商人的话中就不难看出，她对这件事情似乎知道些什么。而玛尔斯虽然还是有些莫名其妙，但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危，他还是克制了自己的好奇心，照着奥古马的话做了。跟着那巴尔随后而来的萨基和马基也赶紧上前帮忙，合力将牢门打开。

“总之，先将孩子们送到蕾娜那里去吧。好像不少人身体都非常虚弱。另外，如果孩子里有名叫琪琪的少女的话就立刻通知我。这关系到和巴努托的约定。”

玛尔斯下令把孩子们带了出来。待帕雷斯成功夺回之后，只要他和尼娜说一声，应该就能够让这些孩子们回到父母身边，或者托给修道院的人们照料吧。

“你怎么了？站不起来了吗？”

随部下一起走进牢房的玛尔斯正准备将一位蹲在地上的少年抱起来时，少年却受到了惊吓一般大叫一身后连忙后退。

“玛尔斯大人？”

希达听到少年的惨叫声后急忙赶了过来。只见玛尔斯呆呆地站在原地，一位双手捂胸且面红耳赤的少年蹲在他的面前。

“是女的……”

“玛尔斯大人，你对这孩子做了什么啊？”

见玛尔斯紧张地双手不知该往哪里放好，希达不禁上前逼问。

“不，我什么也没……”

“玛尔斯大人！”

大概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希达逼得更紧了。玛尔斯则被她质问

得吞吞吐吐不知如何是好。一时间，两人的神情举止仿佛回到了当初在塔利斯岛上生活时的少年少女一般。而听到希达的话时，少年打扮的少女不禁目不转睛地向两人望去。

“您就是阿利提亚的玛尔斯大人吗？”

见玛尔斯冲自己点了点头，少女立刻站了起来，一把将卷在头上的布条取下。一头栗色的长发随即露了出来。

“我是米罗亚的女儿，名叫琳达。”

“你就是米罗亚大司祭的女儿……但是，为什么要装扮成男孩的样子呢？”

玛尔斯回忆起了从马利克以及尼娜那里听到的关于米罗亚大司祭的事情。米罗亚大司祭曾经身为阿卡内亚王宫的宫廷司祭，因此尼娜也非常挂念着他亲人的安危。

“是的。为了从加尼弗手中逃出来，我装扮成男人的样子逃离了卡德茵。但是后来被奴隶商人逮到，随后被带到了诺尔达这里。”

“原来是这样。尼娜公主也很担心你的安危。不过没关系了，从现在起我们会好好保护你。”

“不，请让我一同参加战斗。有这本父亲托付给我的奥拉之魔道书在，我一定能为玛尔斯王子和尼娜公主帮上忙的。我一定会打败加尼弗给王子您看！”

刚强的琳达提出了参战的请求。

“总之，你先去和尼娜见面，先让她放下心来吧。以后的事情等你们见了面以后再商量吧。”

不敢轻易作出决定的玛尔斯随便敷衍了几句，便带着琳达回到了本阵。

7

布下了万全阵势的义勇军轻而易举地击退了来袭的格鲁尼亚骑士团。见时机已到，义勇军立刻转守为攻，出动阿利提亚骑士团进行追击，

而本队则跟在骑士团的后面以半增援的姿态朝王都帕雷斯出发了。待本队开始行动后，击退了格鲁尼亚骑士团的奥尔良骑士团随后跟在本队后方负责殿后工作。

凭借着卡因等人穷追不舍般的凶猛追击，阿利提亚团与敌军同时冲进了山间的关卡，尽管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进入了帕雷斯所在的盆地区域。但是敌军既然会如此轻易地便让对手突入防守帕雷斯的重要关卡，也说明了敌军必然已经设下了圈套。

随着一声恐怖的咆哮响彻山谷，卡因等人紧急后退。在他们的身后，一颗巨大的头颅从关卡中缓缓升起，仿佛要追赶卡因等人一般，头颅一击便将用圆木搭成的城寨外壁完全撞倒——在惊诧的目光中，一只巨大的火龙出现在了玛尔斯等人面前。

义勇军中实际见过龙的人并不多，恐慌很快便在全军中蔓延开来。

“大家镇静！不要忘了我们是在和多尔亚帝国战斗着！已经下定决心与龙人帝国战斗的强者们，在亲眼目睹了龙的现身后却胆怯畏缩起来，这还成何体统！拿起剑！举起枪！拉开弓！准备战斗吧！”

经验丰富而冷静的杰根立刻在全军间巡回鼓舞着骑士们。在整个阿利提亚军中，在战场上目睹过龙族变身的人就只有杰根一人。同样的，尼娜和乔尔久等人在上一次帕雷斯的大战中已经目睹过龙人族的变身。对他们而言，那宛如噩梦般的风景如今仿佛又回到了眼前。

“玛尔斯殿下，看来发挥我力量的时刻终于到了。这里就请交给我来处理，请让士兵们暂时后撤吧。”

随着火龙的出现，巴努托也来到了本阵之中。

“但是，那种敌人你准备怎么办……”

“您忘了吗？我也是龙族啊。好了，大家赶快离我远一些吧。”

向迷惑不解的玛尔斯作了番解释后，巴努托便朝火龙走去。玛尔斯随即发号施令让全军暂时后退。只见巴努托取出了火龙石并将其高高地举了起来，红色的光芒渐渐将他的身体包围，随即爆发般地向周围扩散开去。在闪光之中，老人的轮廓逐渐地发生了变化——膨胀、扩展，渐渐地成了一只巨大的龙形。光芒消失后，一只几乎一模一样的火龙立于大地之上。

“你这家伙……是什么人？哦，是吗……原来是巴努托你啊。”

追赶着卡因等人的火龙见状停下了脚步，口口念念有词。只不过火龙的话在玛尔斯等人听来与动物的沉吟声没什么区别。

“肖曾吗？看来你还在跟随着邪恶的主人啊。”

巴努托对同为火龙族的对方说道。

对方闻言后有些恼怒，不禁发出了几声低哮：

“放肆！你这个向那加献媚奉承的叛徒！”

肖曾高声地怒吼起来，灼热的火焰从他的口中一迸而出。与此同时，巴努托的口中也喷发出了灼热的吐息。两团烈炎针锋相对，随即有如爆炸一般地四散而去。全身淋浴在如同飞溅鲜血般火焰中的肖曾朝巴努托冲了过来，而巴努托立即迅速地利用后足向地面一登，也向对方扑了过去。随着大地发出一声巨响，肖曾的身躯有如沉入地中一般重重倒了下去。未等他有丝毫起身的时间，巴努托便对准他的脖子狠狠咬下。利齿贯穿了火龙那厚实的外皮，青色的血液流淌而出。

“好！趁现在全军向帕雷斯突击！”

玛尔斯向全军下达了命令。随着他一声令下，那些呆呆看着火龙大战的骑士们这才醒悟过来。

“阿利提亚骑士团，前进！敌人已无法战胜我军！上吧！将王都一举夺回！”

杰根率先策马冲出阵中，卡因和阿贝尔等人也紧随着策驱而出。士气重新高涨的义勇军绕开了两只火龙的战场，向王都展开了进军。

“休想得逞！”——犹如如此说道一般，肖曾托使出浑身之力一把将巴努托甩了出去。失去了平衡的巴努托摔了个筋斗后倒在地上。肖曾龇出利牙，刚准备趁势朝巴努托露出的腹部来上一口，谁知上颚却突然被一团烈火所包围。肖曾痛苦地仰天一哮。以此为号一般，无数的利箭朝着肖曾划空而至。原来是速度比骑兵队慢一拍的弓兵队在乔尔久的指挥下，对火龙展开了攻击。

“真厉害！那就是炎弓的力量吗？”

哥顿怀着憧憬的目光凝视着乔尔久所持的黄金之弓，喃喃自语道。

尽管炎弓以外的攻击对火龙基本上都不起作用，但面对倾盆而下的

箭雨，肖曾一时间也显得一筹莫展。在弓兵队的援护下，巴尔特再度站了起来，对着尽力抵挡着箭雨的肖曾喷出了烈炎的吐息。先前由于巴努托和炎弓的攻击所受到的伤口因火焰的蔓延而迅速扩大。随即，从全身烧溃的伤口处溅出了早已沸腾的鲜血。终于，肖曾倒了下去，在痉挛了几下后便再也一动不动了。

当确认肖曾停止呼吸后，巴努托发出了胜利的咆哮。

另一边，重整旗鼓的敌军从周围的城寨中派出了大量的骑兵队。但是，在目睹了肖曾之死这惊天一幕后，帝国的士兵们不由得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义勇军当然没有错过这一大好时机，以势如破竹般的气势击溃了前来阻挡的敌军。

“骑兵队负责压制市街以及保护市民的安全，步兵队去支援王宫的突击部队！”

杰根一边将设置在市街周边的弓弩台一一破坏，杰根一边大声下达着命令。

“自认能够战斗的人们，拿起剑来保护自己吧！不能战斗的人就赶快到安全场所去避难。我们很快就会将帝国军的部队赶出这个城市！”

卡因将一路策马飞奔，将路上的帝国士兵纷纷打倒的同时对着每家每户高声呼道。

战斗迅速扩大到了市街地区，那些手无寸铁的市民们根本无暇对义勇军的到来而欣喜，就已经被卷入了战火之中。

“按现在的形势来看，我们占据着上风呢。这样一来，帕雷斯的人们也能够获救了……那道烟是什么？”

位于义勇军的最后方、正朝着王都缓缓前进的尼娜注意到一股烟雾从市街中冉冉升起。

“恐怕是敌人在街上放了火。大概他们想将我们连同市街一起烧成灰烬吧，真是愚蠢至极。”

收到来自部下的报告并进行了确认的哈丁对尼娜作出说明。

“不能这样。哈丁侯，如果民家被烧，那么百姓就会再度饱尝流离失所之苦。请您无论如何救救帕雷斯的人民吧。”

“遵命。请安心交给奥尔良骑士团来处理吧。”

作出了承诺后，哈丁立刻驱马朝阵前跑去：

“瓦伦的佣兵部队负责保护尼娜公主和救护部队，奥尔良骑士团的人跟着我上！一定要将敌人放的火全部灭掉，为了尼娜公主，我们要守护帕雷斯的人民！”

哈丁率领着部队们，朝着阿利提亚骑士团与帝国军进行战斗的市中心冲了进去。

“尼娜公主，我也去了。”

由于担心其安危而被挽留在尼娜身边的琳达此时再也待不住了。尼娜还未来得及下令制止，琳达便已经冲进前方的部队中不见了身影。

被义勇军追得无路可逃的佣兵们砸开了酒馆的大门，连滚带爬地冲了进去。酒馆里聚满了避难的百姓以及部分在这间酒馆中投宿的旅客，他们正翘首期盼着这场战斗风暴的终结。一见浑身是血的佣兵冲了进来，几个年轻的女孩吓得发出了惨叫。

“喂，那边那个女的，给我过来。这场战斗帝国军已经没有胜算了。既然如此，我只有拿你们当作盾牌逃离这里了。”

佣兵对着躲在餐桌下的女孩伸出了手。但突然间，一只大手猛地从侧面伸来，一把揪住了佣兵的手。

“既然你是个佣兵，那么自己的性命就应该由自己去保护！”

伸出手来的男子顺势将佣兵摔了出去。

“你这混蛋！”

恼羞成怒的佣兵高举着抡过顶的剑狠狠地砍了下去，但男子快速拔出剑来轻松地接下了这一剑，并顺势弹开剑使对手负了轻伤。

“可恶。”

自知不敌的佣兵惊惶地逃出了酒馆。

“唉呀呀。本想找份佣兵的活混口饭吃，这才来帕雷斯的。看来没被帝国军雇佣真是走了大运啊。”

看着佣兵落荒而逃的狼狈相，男子不禁为自己当初的不幸而感到庆幸。

随即，他从地上捡起了一块垂饰。

“这个是你的么？”

男子走到先前差点被佣兵当作人质的女子身边问道。

女子从男子手上接过这块刻有美丽纹章的垂饰后，小心翼翼地将其挂在胸前。有如被锁在女子那丰满的胸间一般，垂饰闪耀着熠熠光辉。

“冒烟了！”

突然，酒馆里的一位少年叫了出来。随着他的视线望去，只见一股白烟迅速地从天花板间冒了出来。

“马利斯，到这边来！”

一直躲藏在角落里的胡子大叔慌忙将自己的儿子从冒烟处拽了过来。

“有人放火了么……义勇军是不可能放火烧自己的王都的，这么说来是帝国干的了。”

没想到对方连这么卑鄙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持剑的男子不禁皱起了眉头。

“现在要赶紧到安全的场所去避难，跟我来，姑娘！”

“我有名字……叫西玛。”

面对男子略有些无礼的催促，女子很冷静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是吗，我叫萨姆松。走吧，西玛。”

对西玛的坚强性格表示了几分赞许，萨姆松拉着她的手奔出了酒馆。其他待在酒馆中的人们也纷纷跟随在两人后面行动了起来。火焰瞬间朝着整个屋顶蔓延开来，燃烧时产生的火星开始有如细雨般不断飞落。

“城里的市民们，赶快到广场去避难吧！那里有义勇军在保护着，绝对安全！”

偶然见到逃出酒馆却在为下一步犹豫不决的两人，一位骑士马上指了指广场的方向，对他们说道。

“谢谢您！”

西玛恭敬地朝骑士团鞠了一躬。胸前的垂饰也因此悬浮在半空，在火焰的照耀下显得异常灿烂耀眼。

“请您保护大家到达广场。”

见萨姆松不像是帝国军的人，骑士向他请求道。萨姆松无言地点了点头，随即领导着众人向广场而去。

目送着萨姆松等人渐去的背影，骑士不禁侧起了头。

“您怎么了吗？哈丁大人。”

见哈丁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罗谢不禁担心地过来问道。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不，没什么。玛尔斯王子他们好像已经突入王宫了。我们就专心街道的灭火工作以及解除逃出王宫的士兵的武装吧。战斗还没有结束，告知全军不要松懈！”

哈丁苦苦思索着垂饰上雕刻的纹章，但最后还是没想起在哪里见过，便对罗谢下达了新的指令。

8

“朱利安，你去帮忙把关在牢里的人救出来吧。奥古嘛，他们的支援工作就拜托你了。多加，马利克，跟我来，我们去对付敌军司令官。”

突入王宫的玛尔斯等人兵分两路开始了内部的压制工作。

前往地牢的朱利安等人很快便被卷入了激烈的战斗之中——敌军司令官奥增已经下令，在义勇军闯进王宫的同时就立刻清理掉全部的俘虏。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玛尔斯的当机立断、奥古马等人行动神速，事态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喂，利卡多，你跑哪里去了。快点过来帮忙打开牢门！”

朱利安一边与牢锁搏斗一边高声叫道。只要能够救出关在牢里的士兵并给予他们武器，那么这些士兵就作为战力而派上用场。将战斗交由奥古马、巴兹他们负责，朱利安和利卡多则专注于打开牢房这一作法可以说得上是明智之举。但是，在这紧要关头，朱利安的小弟却不见了踪影。

“喂，拜托你快一些，牢房里还关着米迪亚队长还有波亚司祭他们呢。”

“是啊是啊，再不快点把他们救出来的话就不妙了！”

双胞胎的重铠骑士紧张兮兮地抓着牢房的铁栏喋喋不休。这两人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一根头发，并列在一起时看起来显得格外滑稽。

“好了，开了。”

朱利安话音刚落，米谢兰便以欲撞破铁门之势冲了出来。托姆斯紧随其后跳了出来。

“米迪亚大人还关在那边的单人牢房里，快！”

“啊，喂！等一下！”

无视朱利安的抗议，托姆斯几乎是连拉带扯般将他带了出去。

“喂。等一下啊！别忘了我啊。阿卡内亚骑士团的人，随时都在一起的不是？”

被米谢兰等人抛弃在角落的托马斯急忙叫嚷着跟了上去。

“外面好像很嘈杂啊。”

从独房的小窗向外望了望，阿卡内亚的骑士米迪亚随后向隔壁独房中的波亚司祭问道。

“大概是尼娜公主带着骑士团们回来了吧。除此以外想不到其他可能。”

“这么说的话，我们都有救了？”

虽说只能听到波亚的声音，但他的话不禁让米迪亚的表情重新浮现出希望。

米迪亚的部队为了尼娜公主战斗而一直战斗到了最后，最终在敌将卡缪的说服下，米迪亚以尼娜公主的安全为条件答应投降。虽然卡缪遵守了约定，但是他的这一举动让梅迪乌斯感到十分不快。对阿卡内亚王家有深仇大恨的梅迪乌斯一心想将王家全族斩草除根。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违抗处刑命令的卡缪令梅迪乌斯非常气愤，因此他派遣了肖增的部队前往帕雷斯。得知此事后，卡缪将能够证明身分的火焰之纹章交给了尼娜，并让她逃到了奥尔良。对这一反叛行为极度震怒的梅迪乌斯立刻将他带回了多尔亚帝国并作为奴隶幽禁了起来。卡缪之所以没有被处刑，则是因为他以往作为黑骑士时确实立下了无数显赫功绩。

担任小队长一职的米迪亚以及宫廷司祭波亚也已经被下令处刑，但是帝国军在得知尼娜与奥尔良骑士团起兵的消息后改变了主意——代替卡缪担任了占领军司令官的波增打算将他们作为人质以要挟尼娜。被逮捕的阿卡内亚骑士越多，那么尼娜就越无法发兵进攻——敌军应该是这样考虑的。

但是，阿卡内亚的人说到头来只有尼娜一人。人质并不能阻止玛尔斯和哈丁等人的行动。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敌人是不会放给我们活路的。作为报复，他们很可能会将俘虏们给全部处决了。”

“没关系。我这条命已经献给了阿卡内亚王国。如果尼娜殿下能够解放全国，那么我们不会对自己的生命有所留恋。”

“你的个性还是那么刚强啊。但是，如果你死了，被带到格拉的阿斯特利亚会很伤心吧？”

波亚不由得苦笑起来。对于已经步入晚年的他来说，死并不可怕。但是他不想看着年纪轻轻的米迪亚和其他骑士们就这样死去。坚强，绝对不等于无谋。

“但是，如果我这样的人质死掉的话，那么他也应该会为了祖国而战斗下去。像现在这样对帝国惟命是从真的就无所谓了吗？只是，在临死前，哪怕一眼也好，我真想再看看他……这是我惟一的牵挂……”

想到那些包括阿斯特利亚在内被迫听从帝国军命令而去镇守边疆的士兵们，米迪亚悔恨地咬紧了嘴唇。为了镇压各个地方民众的抵抗行动，帝国利用了阿卡内亚的骑士们。只要让那些民众们看到过去的王国骑士团对帝国恭恭敬敬的姿态，那么他们的反抗意愿也会大为削减。像恋人米迪亚被当作人质的阿斯特利亚的部队、以及失去了密涅瓦的白骑士团等等，都为了维护格拉和阿利提亚的治安而四处奔波。血亲、恋人们都被当作人质，他们也就无法违抗帝国的命令。

正因为这样，米迪亚才会认为，只有自己这样的人从这个世上消失后，他们才能再无牵挂地与帝国战斗。虽然为护卫骑士的荣耀而死是米迪亚的夙愿，但作为一个女人，在临死前能够再与恋人见上一面，却也是她内心的真实希望。

“那么，就不要再随随便便将死挂在嘴边。连武器都没有的我们也许什么都做不了，但如果能够活下去的话，不就能成为尼娜殿下以及阿斯特利亚等人的助力了吗。在那之前，绝对不能轻言放弃，要活下去！”

波亚严肃而冷静地告诫了米迪亚。而米迪亚则以沉默代替了回答，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

她视线的尽头，是一位双手抱着大把重金属以及刀剑、正向这边走来的少年。

“嘿嘿，捞到大鱼了！”

暗地里又重操旧业的利卡多完全没有注意到米迪亚他们的存在，洋洋得意地从他们的面前走过。

“喂，你在干什么？”

“哇！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这么做的！”

被米迪亚突然这么一问，做贼心虚的利卡多显得狼狈不堪。

“那些事情就算了，你能不能帮忙把这门打开？”

“好，好的！现在就来！如果我把门打开了的话，还请你们放我一马。”

利卡多赶紧从怀中取出了盗贼专用的开锁钥匙，并将它插进了牢房的钥匙孔。

正在这时，米谢兰以及托姆斯等人带着朱利安、托马斯赶到了。

“利卡多，你这混蛋，你在这里干什么？”

“啊！老大……我有在干活啊。”

“干活？你在干什么活？”

注意到堆在地上的宝剑、装饰品后，朱利安重新将目光转回利卡多身上。此时，衣冠不整的利卡多身上也还戴着许多手镯和项链。简直就像是个有着低级爱好的瓦伦豪商一样。

正当朱利安准备打开波亚房间的牢门时，走廊的另一头突然出现了敌兵的身影。

“哇，敌人来了！”

利卡多叫了起来，与此同时牢锁页被成功打开，米迪亚一个箭步站了出来，推门劲头之大就连站在门边的利卡多和托马斯也被一下子撞翻在地。

米迪亚顾不上照看还眼冒金星的两人，赶紧从地上拾起先前利卡多所持的剑，向着敌人冲了过去。仿佛要将迄今为止的愤怒与郁闷之情一气发泄出去一般，仅仅过了两三个回合，她便以华丽的剑技干掉了敌兵。

“米谢兰，用这个。托姆斯和托马斯，你们也各自拿上武器。”

一边将从敌人身上夺来的矛扔给部下，米迪亚一边下达指示。当她话音刚落，敌人的脚步声便已再度靠近。被奥古马他们追赶的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向牢房这边逃过来了。

米迪兰等人立刻上前迎战，随手拿起敌人武器的托马斯等人也赶紧上去参与援助。而身为弓手的托马斯则和朱利安一起搀扶着已经身体已经衰弱不堪的波亚往外避难。见自己被孤零零地丢在一旁，利卡多急急忙忙地随手将战利品一裹，跟在三人的后面追了过去。

不一会奥古马率领的部队便赶了过来，眼见己方已被包围的敌兵纷纷缴械投降，随后被关进了先前还关着米迪亚两人的牢房。

“那些东西，事后一定要还给尼娜公主！”

“嘿，我知道了。”

利卡多被朱利安狠狠训斥了一顿后，很不甘心地应道。

“真是的。身在敌阵中你还敢做那些事情。不过话说回来，你在哪里找到那些东西的？”

奥古马虽然为利卡多的鲁莽行为感到无言，但不禁对宝物的来源感到有些好奇。

“这些东西都藏在值勤室的地板下面。大概是什么人偷偷收集起来想独吞掉吧。”

“那好，就暂且当作你帮我们把那些东西给取了回来吧。不过话说回来，这把剑还真是不错啊。”

奥古马从利卡多的怀中拿起一把剑来仔细端详了起来。这把剑剑身轻盈、看上去好像是由象牙或是鹿角之类的东西打造而成。

“这剑是以前存放在阿卡内亚王家宝物库里的屠龙剑，是能将普通的剑根本无法对抗的龙鳞一击贯穿的名剑。”

在托马斯的搀扶下，波亚道出了剑的来历。

“哦，看来这剑大有用处啊。说不定敌人中还会冒出几头龙来，到时候就能派上用场了。好了，牢房里的人质已经全部救出来了。还能战斗的人和我一起跟玛尔斯王子的部队会合吧。不能战斗的人就到王宫的广场处去避难。朱利安你来负责引导大家去避难。好，各位赶快行动吧！”

奥古马向大家下达了指示后，便赶紧朝玛尔斯的所在赶了过去。

这时，玛尔斯等人正处在威胁之中。

“真没想到，连建筑物内都有火龙在守卫……大家赶快撤退到前面的通道上去！”

在遭到了重大打击后，玛尔斯向大家下达了后退命令。面对普通剑矛完全无效的火龙，步兵们的攻击有如自杀。许多因过度的恐慌而呆坐在地上动弹不得的士兵，要么就那样被火龙的烈火活活烧死，要么被巨大的龙脚给一脚踏死。

尽管玛尔斯他们勉强撤退到了巨大的火龙无法穿过的大门背后，但他们为了拖延时间重新编队便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更糟糕的是火龙恐怕在数分钟内就会破墙而来。

“用剑是没有用的，这里就让我用魔法来试试吧。玛尔斯大人请暂时退下。没关系的，敌人是以火焰为食粮的魔兽，那么用冰雪系的魔法应该会有效的。”

马利克胸有成竹地对一脸担心的玛尔斯保证。

玛尔斯等人刚一退到马利克的后面，火龙便打破墙壁站到了走廊上。

“白色的贵妇人啊，请用你那冰冷的手来镇压残暴者的灵魂。刮起来吧，冰冷的暴风雪！”

被解放的咒文从马利克的魔道书中缓缓立起，在空中划出了一道白色的魔法方阵。紧接着，一股强烈的寒流从中溢出，化作风雪之岚转瞬之间便将火龙覆盖。

“成功了吗？”

见火龙从头到胸的部分均已被白霜笼罩，玛尔斯等人不禁露出期待的目光。但是，火龙的动作仅停止了一瞬间，紧接着便狂暴地甩开了身上的白霜。强韧的尾巴打在墙壁上，天花板的一角也开始崩落。

“一击无法将它击败吗！”

千钧一发之际，竭尽全力才躲开从头上掉落的浮雕的马利克失声惊叹。不过他再也无力躲开其他从天而降的天花板破片，即刻便在半身被埋的状态下倒在了地上。只见火龙一口将结在上鄂的冰柱咬碎，转过头来便对倒地的马利克张开了血盆大口。

“马利克！”

同样因天花板的崩塌而失去了平衡的玛尔斯见状惊叫起来。就在众人都以为为时已晚时，一个身材娇小的身影飞快地冲了过来。

“神圣的正直之心，黑暗因大千罪恶消逝而散。闪耀吧！净化的光辉！”

听到从背后传来的一声咏唱，倒在地上的马利克不由自主地循声望去——一双透过淡红色长袍的切口而显得苗条的赤脚强而有力地踏在地板上——琳达站在巨大火龙面前，毫无惧色地直视着对方。在她的正前方，一段文字从奥拉的魔法书中形成了魔法阵，在闪烁的光芒中，淡红长袍的裙子随风起舞，活性化的玛娜之力越聚越多，灿烂夺目。同时，另一道魔法阵伴随着黄金的光柱从火龙的脚下闪烁而出，光柱中的火龙立刻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

“风将在光辉中闪耀，残暴的灵魂将成为撕裂敌人的利刃！起舞吧，风之白刃！”

见有机可乘，奋力起身的马利克随即站到琳达面前咏唱了风刃魔法。一道白银色的魔方阵出现在黄金方阵旁，真空之刃在奥拉之光的辅助下朝火龙全身飞切而下，从伤口中冒出的黑烟在光芒的照耀下转瞬消散。

“闪耀吧，净化的光辉！”

琳达再度咏唱了起来。新一道光柱随之升起。被真空之刃所切割的伤口周围被光芒强烈照耀下，皮肤组织也随即发生崩坏。龙鳞四散，好不壮观。

待魔法的灿烂光辉完全消失时，随着一声巨大的响声，火龙倒在了马利克和琳达的面前。

“呼……”

不知是一直紧绷的神经突然松弛的原因，琳达一头倒在了马利克的怀中。同样已无残力的马力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显得狼狈不堪。

“不要紧吧？玛尔斯王子。”

这时奥古马终于越过断垣瓦砾赶到了现场。

“嗯。虽然遇到了比外面更加厉害的火龙，不过马利克和琳达已经联手把它消灭了。”

“是吗。”

看似有些遗憾的奥古马走到了还坐在地上的两人跟前。

“有琳达的魔法在，还真是得救了。”

“没那回事的……”

琳达刚要回话，突然注意到自己坐在马利克的怀中，“刷”地一下变得赤耳面红。但是就在这时，众人都以为已经死去的火龙突然抬起了它那镰形的脖子。

“危险！快退后！”

奥古马大叫一声，立即快步冲了上去。马利克闻声知道不妙，立刻紧紧地将琳达抱在了怀里。快速冲至火龙跟前的奥古马高举刚刚得到的屠龙剑，对准火龙的喉咙一刀砍了下去。随着有如沸腾一般的声音，火龙的喉中喷出了大量鲜血。脖子的大半已被砍断、再度倒下的火龙，这一次是真正地一动不动了。

“不要紧吧？”

玛尔斯一脸担心地问道，马利克二人则振作起精神点了点头。

“好，我们已经被这次的突发事件耽误了不少时间了，赶快把王宫控制住吧！”

在场的所有人齐声应道，随即跨过火龙的尸体，继续朝王宫深处前进了。

如今的王座之间，已经只剩下波增和少量士兵而已。

“不可能！你们连火龙都打败了吗？”

“没错。你们已经没有任何胜算了。”

玛尔斯冷静地对目瞪口呆的波增答道。

“口出狂言！既然如此，只要把你们几个打败，一样能够对梅迪乌斯大人表现我的忠诚！”

眼见玛尔斯等人开始突破警卫兵的包围，从王座上站起身的波增取出了一本魔道书。

“炽烈的火焰啊，请用那灼热的愤怒烧尽所有敌人！迸放吧，大地的吹息！”

随着波增咏唱起咒文，深红色的魔法方阵从玛尔斯的脚下出现。玛尔斯见势不妙，急忙向后闪身。一瞬间，一道火焰之柱从魔方阵中呼啸而

起，随即犹如火山爆发一般向四周散射。这就是火系的高级魔法火山。远高于火球、火焰流等中低级魔法。如果被直接命中，那么正常人就会立刻连肉带骨被烧成灰烬。

与魔方阵从地面消失的同时，玛尔斯便朝波增冲了过去。既然对手拥有如此强力的魔法，那么就只有待其再度咏唱前一击将其击败。波增的魔力虽高，但却无法躲避行动敏捷的玛尔斯的攻击，喉咙被硬生生地一剑刺穿。咏唱的声音就此消失，魔道书也随即从断气的波增手上滑落。

9

"尼娜公主，万岁！"

在帕雷斯的大街上，万众高声欢呼。

战斗已经结束，阿卡内亚的王都已被解放，正统王家的人也终于回归了祖国。

在哈丁的奥尔良骑士团的护卫下，尼娜走进了宫殿。如今，她站到了谒见万民所用的露台上，出现在了人声鼎沸的广场之前。

"亲爱的阿卡内亚的人民们，我回来了……"

广场下掀起了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一下便将尼娜的话彻底淹没。阿卡内亚王国的复活，同时也让人们重新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我在这里宣誓，我们，将在如今站在这里的奥尔良、塔利斯，以及阿利提亚的诸位的协助下，打败多尔亚帝国，让和平会回这片大陆！"

尼娜将视线转向哈丁、希达及玛尔斯这边，高声宣读了誓言。

"玛尔斯殿下。"

在众人的促使下，玛尔斯高高地举起了纹章之盾。虽然这是极其形式化的做法，但对于激励人们来说，效果却是最显著的。

在阿卡内亚圣王国灭亡之际，圣骑士卡尔塔斯及勇者昂利打倒了多尔亚帝国，让世界恢复了和平。这一实史如今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化为了传说。更何况，如今高举着盾牌的，是勇者昂利的子孙——玛尔斯。

“愿在炎之纹章的加护下，让和平重归阿卡内亚的全体人民！”

玛尔斯放声高呼道，回应着那不知何时才会平息的，人们的欢呼声。

睡神扫描

第三章

光之王

1

阿卡内亚解放之后，义勇军得到了充分的补给和休息。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再度展开了征途。首要的目的在于解放阿卡内亚王国，而要到达阿利提亚的话，则必须先闯过已经与帝国结盟的格拉王国不可。战斗将不可避免。

此次义勇军的主力自然是肩负着解放母国大任的阿利提亚骑士团，塔利斯的佣兵部队、瓦伦的佣兵部队也并入军中。此外，由于格拉王国中还驻留着密涅瓦的白骑士团、以及一部分尚不知阿卡内亚王国已经解放的阿卡内亚骑士团成员，因此亡命国外并加入了义勇军的马其顿人以及阿卡内亚骑士团的成员——米迪亚也加入了此次的远征。而未与义勇军一同前来的阿卡内亚骑士团的主力部队以及奥尔良骑士团则为了对抗先前一直驻扎在瓦伦附近、如今正返回雷夫坎迪的格鲁尼亚军则与尼娜公主一同留在了王都，专注于防守工作。

帝国军在这段期间内自然也不会悠闲地按兵不动。将驻扎在瓦伦的格鲁尼亚军召回并令其进攻帕雷斯是理所当然，而格拉王国里也不断集结着各方战力。就连格鲁尼亚本国的黑骑士团也开始了出击的准备。

离开王都后沿海岸线北上的义勇军朝着格拉王国的东北部行军着。针对义勇军的行动，帝国方面在梅尼迪河前展开了大规模的防卫线。被称为木马队的格鲁尼亚的弩兵部队也包括在内。

敌人布下了铜墙铁壁般的防卫线，目的在于等待着格鲁尼亚的精锐部队——黑骑士团的到来。

“如果要问敌人为什么非要等待黑骑士团的到来不可的话，那么答案便是——因为这里是格拉。”

在军事会议上，摩洛多夫开始向各个队长进行了说明。

格拉是个小国，国内并没有大规模的骑士团。因此，在战前该国便与阿利提亚结成了军事同盟，以此来达成防卫的目的。即便如今该国与帝国结盟，国防政策也依然如故。事实上防守格拉王国的主要是格鲁尼亚军，其他还有一些召集而来的佣兵部队而已。特别是当前阶段，由阿斯特利亚率领的一部分阿卡内亚骑士团成员以及马其顿的白骑士团被当作佣兵部队一般编在了格拉的部队中。尽管这一作法对于弥补战力不足这一点来说是必要的，但他们同时也可比喻成狮子身上的虱子。

说到当初，在战争初期，阿利提亚王国就是因遭到格拉的背叛才灭亡的。由于驻扎在本阵附近的格拉军突然背叛，阿利提亚军陷入了大混乱之中，国王也在混乱中战死，实质上和被暗杀没什么区别。此后，阿利提亚王国的指挥系统也因国王的死而彻底瓦解。当然，卡缪所率领的黑骑士团绝不会放过这一大好时机，趁机一鼓作气地全灭了阿利提亚军。

格拉的国王吉奥尔之所以会背叛阿利提亚，原因除了在于他那懦弱的性格外，还因为帝国的暗黑司祭加尼弗从中作梗。当得知阿利提亚军出兵之后，加尼弗以怀柔政策而拜访了国王。尽管吉奥尔拒绝了对帝国的服从要求，但加尼弗对他回答的回应却是残忍的。吉奥尔王的第二王妃在吉奥尔王作出回答后的翌日莫名横死。并且那天夜里，加尼弗再度向吉奥尔威胁道，下一个不是国王自己就是国王的女儿。最终使吉奥尔秘密作出了归顺帝国的约定。只是，吉奥尔原本是想以此来保全女儿的性命，但没想到女儿却因为父亲甘于向帝国谄媚这事而感到失望，不久后便离开了王宫下落不明。

“只能依靠他国骑士团的格拉，是不可能有勇气将阿卡内亚和马其顿的佣兵们调离的。如果勉强进行调动，那么只会付出更大的劳力，王国的守卫也就无法维持下去了。再者，如果格拉想将两王国的部队这两块烫手的山芋处理掉的话，那么只会诱发对方发动背水一战般的叛乱，到时格拉军就只能被迫与他们交战了。所以，格拉现在只能等黑骑士团尽快到达，然后才能将佣兵部队全部处决掉。”

“也就是说，格拉眼看就要自取灭亡了？”

听了说明后，一种奇妙的感觉从玛尔斯心中油然而生。虽说格拉的

国王是自己父王的仇敌，但是现在比起对他的憎恨，玛尔斯觉得他更加可怜。事实上，吉奥尔也并没有亲手杀害玛尔斯的父王，真正下手的，是来自帝国的暗杀者。

“您说得很对。大概格拉正操作着情报，迫使各骑士团为它卖命。待他们见到了密涅瓦和米迪亚二位将军的身影时，恐怕格拉中的敌军就会自然瓦解吧。”

“但是，事情绝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啊。”

摩洛多夫对玛尔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我们必须在格鲁尼亚的黑骑士团到达之前突破敌人的防卫线，必须在自相残杀之前让白骑士团和阿卡内亚骑士团归属我方才行。”

接着，摩洛多夫开始了具体的作战说明。不管怎么样，阿利提亚军都只能在短期内展开决战。即便黑骑士团没有到达，阿利提亚军到达阿利提亚王国时，那里必然会被卷入激战的火焰之中。关键问题在于，是从对手的弱点进攻，还是靠力量硬拼。

“如果冒冒失失地使用什么计策的话，只会白白浪费时间。不过如果太依靠正面进攻，我方又会遭到巨大的损失。所以，这里我正想着能不能依靠巴努托先生的力量。”

说着，玛尔斯将目光投向了事先叫来的巴努托。

“我曾拜托玛尔斯王子帮忙寻找琪琪的下落。现在王子一直遵守着这个约定。所以，我也不会破坏约定。如果你们需要我的力量，请尽管说。”

巴努托立刻作出了回答，作战也因此定了下来。

义勇军先将化为火龙的巴努托推上前线，然后再让隐藏在其身后的卡因等骑兵部队进行突击。

面对突然出现的火龙，格鲁尼亚的木马队虽然一度陷入了混乱，但是很快便重整势态，向巴努托展开了攻击。巴努托一面口吐火焰将迎面而来的巨弩一一烧尽，一面向前突进。虽然身上也中了不少根巨弩，但他没有因此而退缩。这股咄咄逼人的魄力，很快便令敌军再度发生了恐慌。接着，一直在寻找着攻击时机的阿利提亚骑士们立刻全军从巴努托的背后冲了出来，俯瞰犹如两条激流一般的大军凶猛地向格鲁尼亚军扑面而来。只要冲进敌军的阵内，那么他们的巨弩就与普通的装饰品无异了。不一会，

只见敌人的射手纷纷倒下，被切断了弩弦的木马队顷刻之间全军覆没。

“全军，开始进军！攻下格拉城！”

见时机已到，玛尔斯向全军下达了命令。

步兵部队有条不紊地开始向前推进。恢复了人类模样的巴努托与部队最后尾的蕾娜等人汇合后开始进行伤口的处理，而卡因和阿贝尔则分靠部队左右两翼以巩固两侧的防守。此外在部队的上方，密涅瓦和希达两人高举着马其顿白骑士团的旗帜在空中飞舞着，仿佛有意让对方看到一般。

如此井然的排兵步阵，很快便取得了成效。一直在格拉城上空待机的天马白骑士团成员假装开始攻击而立即一齐朝密涅瓦飞去。

“密涅瓦大人，您没事吧？”

帕奥拉带领着卡秋亚等人飞到了密涅瓦的身边。

“真是辛苦你们了。不过多亏了玛尔斯王子，玛丽亚才能平安获救。我要向长久以来一直忍受着屈辱的你们道谢。”

环视了一遍许久不见的部下们，密涅瓦感慨万分。

“在下不胜感激，将以命为报！”

作为代表的帕奥拉立刻回答。

“玛尔斯大人的部队就在下面是吗？”

待在希达身旁的卡秋亚俯视着地面上正在前进中的本队，问道。

“是的，他们正看着你们呢。”

希达微笑着指了指玛尔斯所在的位置。正如她所说，玛尔斯等人不禁为天马群那飞舞天际的美丽姿态所打动，正朝这边仰天注视着。

“真漂亮……感觉就好像回到了马其顿一样……”

玛丽亚俯视着天空，欣喜地说道。

“真是支可靠的部队啊。”

玛尔斯轻声自语道。仅在不久之前，马其顿还是帝国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尽管马其顿王国本身现在还是处于敌对的立场，但如今在头上飞舞的密涅瓦及白骑士团却毫无疑问是玛尔斯的同伴。说到头来，同伴并非国家，而是人。这一点，不管是在战场上，或是在和平的国政之际，也不会有所改变。从天空中飞舞的天马那美丽的姿态中，玛尔斯感到了相信人类的正确性。

终于，义勇军到达了格拉城前的护城大河边。

因白骑士团的突然背叛而恐慌不已的吉奥尔紧急在城上配置了弓兵部队，同时下令让阿卡内亚的阿斯特利亚所率领的佣兵部队站在了护城河的吊桥前。

特意将阿斯特利亚的部队送上前线，其中一点当然是格拉已无其他强有力的部队，但另一个原因恐怕在于敌军考虑到义勇军面对阿卡内亚的士兵时，想必也会踌躇不已，因此也能够拖延一段时间吧。但是，这一作法很显然是肤浅草率的。

"停下来！虽然对你们没有什么仇恨，但出于一些原因，在下我不能再让你们通过这里。如果想要硬闯，那么就踏过我们的尸体过去吧！"

面对弓兵的狙击依然毫无惧色，阿斯特利亚走到河边高声向义勇军说道。阿斯特利亚拥有一头金发，目光炯炯有神，是个颇有凛凛武者之风的青年。

"看来阁下就是阿卡内亚骑士团的阿斯特利亚了吧？"

"正是在下！"

面对杰根提出的质问，阿斯特利亚堂堂正正地作出了回答。随着他话音一落，从义勇军中站出了一位女性。

"米迪亚！"

当看清女性的模样时，阿斯特利亚惊喜交加，不禁叫出了她的名字。

"正如你所见，我平安无事。阿卡内亚也在玛尔斯王子他们所带领的义勇军的帮助下从帝国手中解放了出来。现在，尼娜公主正位于王都帕雷斯中。"

"你说的是真的吗！"

"是的。所以，请您快些回到我们这边来吧。"

米迪亚的话让阿斯特利亚的部下们也嘁嘁碴碴地讨论了起来。

"队长……"

"把吊桥放下来。我们从此刻开始，归复阿卡内亚骑士团！"

阿斯特利亚铿锵有力地向部下们下达了宣言。部下们随即向吊桥的升降装置走去，但格拉的士兵们马上挡在了他们面前。

"叛徒们，休想得逞！"

“我们本来就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更谈不上什么叛徒！”

战斗率先在对岸打响了。白骑士团见状立刻展开了行动。她们飞过河岸，向格拉的士兵们发动了攻击。

不久，吊桥被放了下来。等待已久的米迪亚的部队立即作为头阵冲了上去。

“阿斯特利亚！”

米迪亚高喊着恋人的名字，驱马赶到了他的身边。

“能再见到你，我的兴奋无以言表。”

“我也是，阿斯特利亚。我不会再让你离开了。”

互相诉说了几句恩爱之情后，两人以绝妙的配合将冲上前来的敌人一一打倒。

由于无法正确区分出敌我双方，玛尔斯于是下令让全军齐声呐喊着，井然有序地渡过了吊桥。这一作法可谓立竿见影，丧失了战意的敌人争先恐后地逃回城中。

“改变阵形！让已经疲劳了的白骑士团和阿卡内亚骑士团退到后方去。在弓兵的攻击结束后，骑兵部队对敌人的先锋展开突击。步兵部队则进行城内的压制行动！”

玛尔斯相继发布着一道道命令，而摩洛多夫则以赞许的目光凝视着这位引以为豪的门下生。通过数次的实战，玛尔斯的战术理论迅速积累丰富了起来。如今在摩洛多夫看来，他已经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了。

待刚刚加入的士兵们退至战线后方、敌我的区分也能轻易掌握后，义勇军开始了怒涛般凶猛的攻势。尽管对方是一座王城，但格拉并非一个军力发达的国家。在阿利提亚和阿卡内亚军眼里看来，这座城池只不过拥有比一般城寨稍大规模的防卫力罢了。正门很快便被轻易突破，义勇军一拥而入。

“看来到此为止了。就没有什么能够保全性命的办法了么……”

紧握着王座扶手的吉奥尔向侧近问道。他的脸色已近苍白，全身也仿佛在不断颤抖着。

“敌大将是阿利提亚的玛尔斯王子，与陛下有着杀父之仇。就算陛下投降了，能否活命就不知道了……人类的憎恨可真是可怕的东西啊。”

立于王座旁的司祭以毫无抑扬的语调答道。

“我讨厌在受到拷问之后被处刑！”

吉奥尔发出了求饶般的声音，已丝毫没有了身为一国之王的尊严。

“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收下这个……”

说着，司祭从怀中取出了一个小瓶。将它放在眼前看清里面内容后，尽管害怕遭到处刑，但吉奥尔还是不由得踌躇不定起来。但是，此时战斗的嘈杂声已经迅速地朝王座之间靠近了。士兵们临死前凄惨的叫声贯穿着吉奥尔的耳膜。

“西玛，你要为父报仇啊……”

吉奥尔一把夺过司祭手中的小瓶，一饮而尽。

当多加等人冲进王座之间时，映入眼中的只有偎依在王座旁、早已断气的吉奥尔的尸体。将毒药交给国王的司祭早已不见了踪影。

“是吗……真是个可悲的男人。”

接到报告的玛尔斯不禁喃喃自语道。杀父仇人虽然已死，但他却没有丝毫的真实感。说到底，格拉王国也不过是帝国手中的牺牲品而已。

玛尔斯待全军将格拉城内的帝国士兵全部扫除后，便下令解除了格拉士兵的武装。

这一天，格拉再度回归至阿利提亚。

2

“是吗。你的妹妹在追寻着阿卡内亚的至宝的下落？”

阿贝尔就地盘腿坐着，一边啃着面包一边向帕奥拉问道。

“嗯，她为了追寻被带出格拉王国的奇迹之剑而离开了。因为那把剑能够成为打败帝国的巨大战力，如果被敌人使用的话就非常危险了。”

不知为何在阿贝尔的面前采取正坐姿势的帕奥拉向阿贝尔作了解释，接着谦恭而腼腆地吃着面包。

“但是，你妹妹……好像是叫艾丝特吧？就靠她一个人没问题么？”

“担心她吗？”

“不，倒也不是那样……”

帕奥拉微微侧头一问，让阿贝尔有些难为情地笑了起来。见状，帕奥拉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显得既奇怪又悲伤的微笑。

“哦？就你一个人可真是难得一见啊。”

见卡因独自一人进餐，杰根颇感意外地在他身边坐下。

“从格拉到这一路上，阿贝尔那家伙变得不好相处了。”

狠狠地咬下一块面包送进嘴里，卡因带着含糊不清的咀嚼声答道。

“原来如此，那么，你又怎么样呢？”

“你问我怎么样……到底指什么事啊？”

被杰根的话问得一愣，卡因即刻反问，杰根不禁露出了苦笑。

“你笑什么啊？”

卡因就是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性格。

“没什么。只是觉得很像你的作风罢了。”

之后，杰根便打住了这一话题不再继续。

翌日，义勇军进入了卡德茵。

由复数的岛屿所构成的阿利提亚以及仅有一个岛屿的格拉、卡西米亚这些内海国家的岛屿，与位于外海的塔利斯、佩拉提等岛屿不同的是，内海的岛屿之间均由数量繁多、结构复杂的桥梁所连接着，格拉也被通往阿卡内亚北部以及卡德茵南部的桥梁所连接着。阿利提亚虽然也和卡德茵南部连接在一起，但与格拉之间却没有单独直通的桥梁。据说距离太远是其中一个原因，不过另一个原因在于格拉从阿利提亚王国独立了出来，因此，大型桥梁便始终没能再进行建造。

“加尼弗现在不在卡德茵里是吧？”

玛尔斯将曾在卡德茵待过的司祭、魔道士们召集在一起，向他们问道。义勇军如今在卡德茵与阿利提亚的国境线上布开了阵营。从这里南行的话就能够到达阿利提亚，向北的话便会进入以沙漠地带为主要国家的卡德茵。

“至少，在我离开卡德茵时，加尼弗并没有出现过。”马利克答道。

“那家伙在大陆各国间穿梭不停，不知暗中在捣什么鬼。但是，我们手中并没有他现在肯定不在卡德茵内的证据。”

温迪尔作了补充说明。

“如果加尼弗出现了，就让我来打败他吧。我想为父亲报仇。”

“不行。就算你拿着奥拉魔道书也不行。毕竟对方可是连你父亲米罗亚司祭都打败了啊。”

温迪尔好言对有些意气用事的琳达劝道。

“加尼弗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那家伙能够使用一种叫恶灵的暗黑魔法。这魔法发动时，不仅会凭借恶灵令对手丧失生命力，同时还能保护该魔道书的持有者不受任何攻击。和他战斗的人，在本能上会遭到恐怖的袭击而动弹不得，大概玛尔斯大人和其他勇敢的骑士们也无法伤到他一根毫毛吧。”

温迪尔进一步就玛尔斯的质疑作了说明。他的说明可以说足以令所有人感到绝望，如果不能打败加尼弗的话，那么就无法战胜帝国。

“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如果是号称创造了一切魔法的大贤者卡多大人的话也许……但是那位贤者现在身在何处无人知晓。就连他是生是死也……毕竟就算在卡德茵内，他也已经是传说般的存在了。”

温迪尔的话令全场沉默了下来。所有人一言不发。

“就算对手是魔王加尼弗，只要我们全体一拥而上的话，应该还是能够打败他的。”

卡因首先打破了沉默，希望能让大家振作精神，但没人能够这么坦率地相信他的话。

“正如温迪尔司祭所说，法尔西昂既不在阿利提亚也不在格拉。现在看来，必然是加尼弗拿走了它。为了打败梅迪乌斯，就一定需要法尔西昂。现在我们虽然正在前往阿利提亚的途中，但不能就这样放着卡德茵置之不理。但话虽如此，如果现在加尼弗不在卡德茵境内的话，那么我们在无谓的战斗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只会让驻扎在阿利提亚的敌人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战斗准备。”

玛尔斯左思右想，一时矛盾地无法拿定主意。但偏偏这一次，就在

他正犹豫不决时，加尼弗抢先展开了行动。

“不好了！一支由魔道士组成的部队，外加马其顿的军队分别自卡德茵以及东方的城寨向我军杀来！”

“马上作好应战准备！攻下卡德茵！”

玛尔斯当机立断作了决定。虽然敌人的行动比预想得还要提前了很多，但只要能够随机应变进行适当应对的话，就能够转守为攻了。再者，来自卡德茵的攻击早已在预想范围内，因此，义勇军的应对动作也显得从容不迫。

“敌人的龙骑士部队就交给我们来对付吧！”

自加入义勇军以来，从个人角度而言终于真正遇到了一场正式大战的密涅瓦率领着白骑士团出击了。白骑士团行动神速利落，不一会人们就已经能够看到在遥远的天边，飞天骑士们之间所展开的一场乱战了。

地面部队方面，则由马利克为中心的魔道士部队与骑士团来对抗沙漠中行军的魔道部队。不过由于在沙漠中马匹的行动能力受到了极大限制，因此骑士们顶多也只能待在部队后方进行支援而已。

义勇军以从容的步伐靠近了敌军，战斗一触即发。

“愚蠢的家伙们来了么？这是个将我们的恐怖牢刻于胸的绝好机会！”

立于阵前的司祭表情愉快地自言自语道。对方不是别人，正是加尼弗本人！

“那家伙……是加尼弗！”

温迪尔不禁失声惊叹。随着他此话一出，一位骑士立刻驱马冲了上去。

“如果他就是加尼弗的话，那么我就去打倒他以消除玛尔斯王子的不安吧！”

“不好！”

见卡因不顾一切向前疾驱，温迪尔立刻将手中的魔杖高举了起来。

“解放吧，凭依之力！从邪恶的波动中对其进行庇护！”

随着温迪尔咏唱的圣句，从魔力盾牌之杖中出现了一个光球，笔直地向卡因飞去，仿佛要保护他一般将其完全笼罩了起来——这是专门能

够防御魔法攻击的光之盾。但是，虽然卡因摆开了突刺的架势准备直接向加尼弗冲过去，不知为何途中就有如中了捆绑之术一般停在原地一动不动了。

“漆黑的宝玉啊，栖息在黑暗中的眷族们！出来吧，暗黑的亡者们！吞噬心中的黑暗！”

加尼弗咏唱起了亡灵魔法，从漆黑一片的魔方阵中随即飞出了一群狰狞的亡灵。它们笔直地朝卡因飘去。口中不断发着有如地狱之釜沸腾时的忧郁嗟怨之声，有如将卡因笼罩一般徐徐从其身边飘过。生命力被大半吸去的卡因，如同断了线的扯线人偶一般与马匹一起重重地摔在了沙上。

“卡因！”

阿贝尔不顾一切地向好友冲了过去。

“飞舞吧，风之刃！”

“闪耀吧，净化的光辉！”

尽管已经知道没有什么效果，但为了支援阿贝尔，马利克和琳达同时施放了各自最强的魔法。但是，风之刃的真空波在即将接触到加尼弗的身体时四散迸裂、出现于加尼弗脚下的奥拉的魔方阵尚未完成，就仿佛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阻挡一般中途消失了。相反的，放出魔法的两人突然脸色苍白地倒在了地上。

不过，马利克二人的攻击为阿贝尔争取到了极为短暂的时间，趁着这一空隙，阿贝尔成功地将卡因拖回了本阵。

“这下你们明白了吧？就凭你们，连我一根手指都休想碰到。”

加尼弗不禁冷笑起来。

“暂时撤退！”

见势不妙，玛尔斯只好下达了后退命令。士兵们为了避免引起恐慌，尽可能地以井然从容的步伐开始了后撤。见状，加尼弗身后的魔道兵们一步步向前逼了过来。

“哼，似乎有些玩过头了……”

额头上冒了一丝汗水的加尼弗不禁小声嘟囔道。那颗汗珠，绝对不是沙漠的酷暑所带来的。

“加尼弗大人，拉曼神殿的仪式已经准备好了。”

“是吗？”

身边的暗黑司祭此时向他进行了汇报。

“吉奥尔的死在一开始就已经在预料之中了。这样一来，义勇军暂时也无法掌握到奇迹之剑的下落了。那么剩下的……”

暗黑司祭走到加尼弗身边向他耳语了几句：

“敌人的天马骑士部队似乎对卡德茵的神殿发动了奇袭，现在已经将那里压制了。”

“是马其顿的公主殿下干的么？和她兄长一样，是个大意不得的人啊。不过不用担心，卡德茵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待去了拉曼之后，就返回特贝。”

“叛军怎么办？”

有些不满的暗黑司祭急忙问道。

“现在无所谓。他们还有利用价值。”

丢下这句话后，加尼弗一下子便消失了身影。

对加尼弗已经撤退之事毫不知情的义勇军一边承受着魔道兵的攻击，一边继续后退。由于众多士兵此时已经被恐怖所笼罩，所以根本无法再战斗下去。幸好此刻作为预备战力而由希达带领的奥古马的佣兵部队赶来进行了救援，不然玛尔斯的军队很可能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不久，攻陷卡德茵神殿的密涅瓦的白骑士团回来了。

托没有和加尼弗直接对峙的福，密涅瓦和奥古马的部队依然生龙活虎，英勇地与敌人战斗着。

终于，在注意到加尼弗的身影已然不见后，玛尔斯的部队也恢复了士气。虽然这场沙漠之战以义勇军胜利的形式最终收场，但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3

解放了卡德茵的玛尔斯一行在先前的战斗中负伤惨重。尽管时间宝贵，却不得不暂时停留下来重新整顿。

被加尼弗所关押的众多魔道士得以解放，此时由修女等人负责进行伤势的治疗。希达也带上蕾娜、玛丽亚等人，在作为临时医院的修道院中奔波不停。此外，如果遇到没有亲人的孩子，则专门派人进行名字和身世的询问，并将资料做成清单统一保管。毕竟待战乱结束以后，找回孩子们家属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至于许多被解放的女性，与其说在关注着现在的战争，倒不如说她们已将注意力放在了将来的生活上。

暗黑教徒和邪恶的魔道士被一扫而尽后，卡德茵恢复了活力和虔诚的气氛。但是，已经有太多的人死在了加尼弗的手上。

“现在我们还不能回去。马利克也一样。所以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内，我想把这里的事务交给你来处理。”

温迪尔将一位名叫艾尔连的年轻人叫了过来。他和马利克一样，是温迪尔门下又一名优秀的弟子。

“请您让我和老师一起去吧。”

比起留在卡德茵，艾尔连更希望能够与义勇军一同作战。

“让马利克留在这里不就行了吗？我想为老师出一份力！”

艾尔连再度强调了一遍。他在过去便一直与马利克争夺着头号弟子的地位，时间一长也就对马利克产生了竞争意识。看来这个缺点至今还没有因战乱而改掉。尽管温迪尔并没有特别偏袒马利克或是其他人，但在艾尔连眼里看来却并非如此。和出身阿利提亚的贵族、将来倍受瞩望的马利克相比，不过是个一介庶民，历尽千辛万苦才得以进入魔法学院的自己，从头到脚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差距——对此，艾尔连深信不疑。

“这不行，马利克是阿利提亚的贵族，因此他必须和玛尔斯王子同行。”

“那么，就请老师也留在卡德茵吧。为了卡德茵魔法学院的重建，老师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

“不要再像小孩子一般撒娇了。这件事已经决定了。如果你不肯听从我的话，那么我就叫其他人来处理这里的事务好了。把约迪尔叫来吧。”

就连温迪尔也不禁提高了声调，驳回了艾尔连的意见。

“不，我遵从老师的意见。”

见老师有些动怒，艾尔连一改先前的态度，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么就拜托你了。待一切结束了以后，我立刻就会赶回来。对了，那两人现在还好么？”

“您是说您从地下牢里救出来的那对姐弟吗？他们应该已经平安地隐匿在修道院里。在马利克离开之后到我们被关押起来中的那段时间里，我曾经确认过。”

艾尔连在回答时特别加重了语气，强调了马利克的名字。事实上，他们之所以会被关押起来，就是因为马利克等几位魔道士逃离了卡德茵而造成的。

“是吗。那么，过后我再去确认一次吧。好像是叫尤米娜和尤贝罗吧……虽然不知道他们的身世如何，但被我发现时，他们已经快饿死了。”

说罢，温迪尔转身离去。

4

尽管义勇军在卡德茵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攻击，从而一度被迫停下了行军的步伐，但帝国军方面也并没有因此而在这段时间内将防御工作准备就绪。卧病在床的格鲁尼亚国王路易曾向帝国提出让黑骑士团的指挥官卡缪官复原职，但却遭到了帝国方面的严词拒绝。因此在路易彻底放弃将卡缪召回国内这一念头之前，黑骑士团不得不停留在格鲁尼亚国内待命。

玛尔斯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一情况，当军队的再度整顿完成后便急急地踏上了征程。虽然也有人提出应等待阿卡内亚援军的到来，但玛尔斯却不希望因为两支大军的冲突而使祖国荒芜一片，因此始终坚持了趁敌人羽翼未丰时将阿利提亚夺回这一作战方案。

在卡德茵之一战中曾一度体验到加尼弗的恐怖的士兵们，如今也因为对手换成了格鲁尼亚，加之是为夺回祖国而战而再度士气高涨，与夺回王都帕雷斯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如此浩大声势之下，玛尔斯率领着全军朝祖国前进着。不可思议

的是，如今已经靠近了祖国，但敌人至今还没有发动任何进攻。大概对手在援军未至的情况下也害怕兵力过于分散，因而打算采取聚集全部兵力进行守城战的策略吧。如果对方真的是在等待黑骑士团的到来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他们并没有召集到能够左右胜负的决定性兵力。那么，玛尔斯他们的急行军也就有了价值。如果以势均力敌、甚至超过对手的兵力进行战斗的话，便有足够的胜算了。此外，由于此次的战场是在自己的祖国阿利提亚境内，所以一路上也有许多义勇兵主动加入大军。

“玛尔斯殿下，能够见到您我非常高兴。我的名字是阿兰，虽然以前出于一些原因而退出了军队，但如今祖国身陷危机，因此我率领着有志之士一直保护着这个村落。”

出于礼节而拜见了玛尔斯的这位骑士，是本次新加入义勇军中规模最大的部队的领袖。他原本也是阿利提亚骑士团的一员，但因为病魔缠身而不得不作为预备兵退出了骑士团。后来他一心为治疗疾病而展开环绕诸国的旅程，但不多久便听说了祖国遭到帝国占领的消息，因此不顾危险回到了国内。

“谢谢你，阿兰，还有大家。虽然暂时会辛苦大家一阵子，但请各位再加把劲吧！我们一定能将帝国军从阿利提亚赶出去，让和平重归我们的故乡！”

“感谢之至。在下替大家向您表示感谢。我们也会在玛尔斯殿下的麾下舍命而战！”

阿兰怀着感激之情，向玛尔斯许下了誓言。

新加入大军的士兵们在杰根的带领下被配备到了军队的最后尾。尽管他们可以说是极为贵重的战力，但若草率地将他们派至前线让其战斗的话，指挥方面必然会增添许多难度。按照玛尔斯的想法，此时此刻必须要贯彻后方支援的策略才行。但是，敌人也没有天真到眼睁睁地看着玛尔斯随心所欲展开行动的地步。

“敌人从我军后方展开袭击！”

“什么？是黑骑士团吗？”

随着传令使卡秋亚的一声通报，玛尔斯所在的本队一瞬间陷入了紧张的气氛中。

“不，敌人的武器装备与普通的格鲁尼亚骑士团无异，并非来自本国的增援部队。似乎敌人在我们没有察觉到的地方配备了伏兵。后方部队已经与敌人展开了战斗！”

卡秋亚降落在在玛尔斯的身边后，向他讲述了详细的情况。

“阿贝尔，你立刻赶往后方进行支援，奥古马和多加赶往部队前方，敌人的本队一定会来的！”

接到玛尔斯的命令，阿贝尔率领着骑兵队朝后方奔去。

“等等，我也一起去！”

“你大病初愈就老老实实地待着吧。下次肯定还有机会让你表现的。”

卡因在卡德茵一战中身负重伤，蕾娜也赶紧将他按住，生怕他冲动之下立刻去作战。

来自背后的敌军，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预想。远远望去，能够见到阿兰挥舞着长枪纵横沙场的英勇身姿。

“负伤的人赶快退后！剩下的交给我们骑士团来解决！”

随着一声高呼，阿贝尔率军冲进了敌阵。见援军到来，阿兰和杰根也松了一口气。但是，即便有了阿贝尔等人的加入，从战力平衡角度来看，敌方依然处于数量上的优势。不一会儿，从军队前方也传来了战斗的嘈杂声。正如玛尔斯先前预测的，敌军的另一支部队从前方袭来了。

“完全被夹击了。敌人从哪里保存了这么多兵力？”

见我军处于劣势，杰根不禁纳闷起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黑骑士团已经赶到，然而敌人能够派遣出如何大规模的部队，实在出乎了他的意料。

“前不久我们收到了有众多来自格拉的骑士在这附近通行的报告。大概那并非通行，而是在这附近隐藏了起来吧。”

“也就是说帝国从一开始就打算舍弃格拉并将兵力集中在阿利提亚么？那么在格拉城内没有见到格鲁尼亚士兵们的身影，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了。”

在听了阿兰的讲述后，杰根不禁恨恨地咬了咬牙，但事到如今才明白已经无济于事。

“杰根先生，敌后方出现了新的部队。”

“什么？难道黑骑士团到了吗？”

接到卡秋亚的报告，杰根不禁失声叫了出来。最担心的局面难道来临了？

“不，那支部队是……是奥尔良骑士团的旗帜！是阿卡内亚的援军！”

卡秋亚欣喜地喊道。远方哈丁已经率领着骑士团切入了敌人的阵内。紧随骑士团而至的，是乔尔久的弓骑士团和米谢兰的步兵队。随着阿卡内亚骑士团的到来，局势立刻发生了逆转。原本企图夹击义勇军的敌后方部队如今反而遭到了义勇军的夹击。

从优势转瞬间陷入劣势，帝国军之间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混乱局面，加之哈丁等人的奋勇作战，战线被彻底瓦解了。

“乔尔久，后方就交给你了。杰根先生，很抱歉我们来迟了。现在我们快去玛尔斯殿下的所在吧！”

将追讨残兵败将的行动交给乔尔久后，哈丁和杰根一起向前阵赶去。

尽管面对的是敌人的骑兵队，但玛尔斯率领的本队英勇善战，加上塔利斯和瓦伦的佣兵部队在左右布阵夹击，因此敌人也一直未能给予有效致命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奥尔良和阿利提亚的骑士团赶到了。

“援军来了！后方的敌军已经全军覆没！”

跟在哈丁身边的罗谢高声向众人说道。很自然地，敌军立刻产生了动摇。奥尔良和阿利提亚的骑兵部队就这样从玛尔斯的本队身边穿过，直接向敌军展开了决定性的突击。阵形大乱、东跑西窜的敌军同时遭到了来自左右两翼的奥古马和西扎部队的攻击。就在他们慌忙准备向左右采取防御态势时，哈丁等人的突击部队又赶了回来。结果，帝国军就在无法采取有效措施的情况下，被义勇军玩弄于鼓掌之间，直至全军溃败。

“您真是帮了大忙，哈丁殿下。”

重整旗鼓行军再开后，玛尔斯向哈丁表示了谢意。

“不，这边来晚了才真的是很抱歉。格鲁尼亚军的行军比预想得缓慢了许多，所以待敌军完全溃败花费了不少时间。但是，这样一来帝国方面就应该没有什么兵力再来进攻阿卡内亚了。虽然现在对手还有格鲁尼亚的黑骑士团、马其顿的龙骑士团以及多尔亚的梅迪乌斯，但是他们应该也

没有余力立刻向他国展开远征了。因此，尼娜公主下令，希望义勇军全军解放阿利提亚，之后向格鲁尼亚、马其顿和多尔亚三国展开反击。”

“但是，让全军移动的话，王都方面的防守不就薄弱了吗？”

玛尔斯担心地问道。

“关于这一点尼娜公主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坚强的公主所担心的并非阿卡内亚这一个国家，而是整个大陆。所以，打倒多尔亚帝国是不可或缺的。尼娜公主已经作好了只要能够让和平重返这片大陆，即便令阿卡内亚王国再度遭到袭击也无妨的觉悟，把以后的事情全部托付给了我们。”

“将帝国把目光投向帕雷斯，借此将敌人的注意力从我们身上引开……您是说她甘愿将自己作为诱饵吗？”

哈丁颔首作答。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断言王都肯定就处于危险状况中。当然马其顿的米歇尔很有可能会向王都展开急袭，但是如果他敢那么做，那么在他离开国内的这段时间里，万一马其顿本国落入了我军手中的话，急袭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个道理米歇尔应该很清楚。如果他真的是个稀世的战略家，那么现在所考虑的就绝对不会是如何攻陷帕雷斯。倘若是梅迪乌斯的话，倒是很有可能会为了断绝阿卡内亚王家的血脉而企图再度出兵，不过他应该也知道，如今对帝国而言最大的威胁是谁。考虑到这些，帝国军再度袭击尼娜公主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哈丁盯着玛尔斯，一字一顿地说道。在他的注视下，玛尔斯重新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了手持的火焰之纹章。

“已经可以看到阿利提亚城的正门了！”

正在这时，来自走在队伍前方的杰根部队的传令骑士带来了最新的报告。

“好，这一时刻终于到了。夺回奥尔良城时候所受到的恩情，就让我们以十二分的结果来回报吧！”

说罢，哈丁返回了阵前。

“真是位情深义重的人啊。”

在无数次的战斗中，玛尔斯不知不觉已经对他产生了绝对的信赖。

“阿利提亚骑士团和奥尔良骑士团一起把城池包围起来！佣兵部队负责进攻东边的城寨，要先将侧面的敌军排除掉！”

玛尔斯下达了新的指示后，便朝着阿利提亚城而去。

阿利提亚的国土多由岛屿组成，因此每个岛屿都拥有至少一个以上规模不一的堡垒。既然战斗一触即发，那么就绝对不能再像初战那样，遭到来自城寨敌军的前后夹击了。因此玛尔斯也理所当然地准备在攻下城池前先处置掉各个岛上所有的堡垒。既然现在因为有了阿卡内亚军的协助而战力倍增，那么自然就应该采取稳重的策略。

“这里好像是个俘虏的收容所。”

攻入东边城寨的奥古马在观察了内部的构造后下了结论。

“将所有的俘虏解放后，就和玛尔斯王子的部队会合！大家赶快行动！”

奥古马对哈兹下令后，便采取速攻的方式攻下了城寨。仅有那么几个牢房看守的敌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大概原本守卫这里的大部队都已经被调集到城池的守卫部队去了。

“门开了！”

朱利安悄悄地将门锁解开，对那巴尔说道。在门锁解开前，那巴尔便已经感觉到了门后敌人的气息。以防万一，他决定门开之际便立刻突入。

见门锁已开，那巴尔点了点头。于是朱利安压低了身子，狠狠地将门一脚踢开。与此同时，那巴尔一个箭步冲进房间，立刻将敌人的位置和行动掌握在手。他右手一挥，将敌佣兵迎头劈下的大剑轻轻格开，左手随即将剑送了上去。被一剑刺中腹部的佣兵强忍疼痛将剑拔出后便立刻退后数步企图重整态势，但那巴尔不给敌人丝毫喘息之机。他迎面而上，将右手的剑自下而上顺势挥去，瞬间了结了对手的性命。

“嘿，你很强啊。”

从牢中突然传来了阵阵的掌声，一位男子向那巴尔说道。面色不悦的那巴尔循声瞟了一眼后，便以下巴催促朱利安赶快行动。

“嘿嘿，现在开始轮到我的工作了。”

朱利安麻利打开了牢门。

“唉呀呀，得救了。突然被摩泽斯那家伙抓起来的时候，还真不知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置呢。”

年轻人漫不经心地说着走了出来。被关押在这一带的，似乎只有他一人。

“好像是个性格古怪的家伙啊。你是旅行者吗？”

“啊，没错。请称呼我为谢尼吧。”

头戴异国风情的发饰的青年大大咧咧地对朱利安说道。

“看来你并非阿利提亚的人，为什么会被帝国军抓起来啊？”

“我拥有一种特技，所以摩泽斯那家伙叫我为他效力。我当然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所以才会被关到这种鬼地方。真是多灾多难啊。”

“特技么……”

对于谢尼那无所谓的态度和语气，朱利安不由得半信半疑。

“二位，集合的信号来了。按照预定计划到城寨外面集合，然后返回本队。”

那巴尔向朱利安催促道。

“你们想要攻下这座城吗？那么还是多加小心为妙。掌管这座城的摩泽斯是个品行恶劣的龙人族。而且我听说他是魔龙族的。冒然行事的话，必定会吃苦头的。如果不介意的话，就把我一起带上吧。把我关在牢里的大恩，我得双倍奉还不可。我就帮帮你们大将的忙吧。”

谢尼一副自命不凡的表情，将佣兵的剑拾起来后便随着那巴尔走出了牢房。

“虽然十分感谢你的好意，但我们还是心领比较好……”

朱利安面色不悦地嘟囔着，走在了两人后面。对于情报的提供他虽然感谢，但他还是露骨地表示了自己对谢尼实力的不信任。

在处于建筑物最深处的几人正打算赶快离开时，帝国兵却突然间挡在了他们的面前。紧接着双方展开对峙时，身后又出现了其他的士兵。

“这些家伙之前都躲到哪里去了？看来是当真不打算让你逃出这里啊。”

朱利安不禁骂起街来。

“没办法，只能上了。”

说着，谢尼将双手横在了胸前。随着他的这一动作，他的面前出现了一道发着淡淡光芒的墙壁。与之同时，那巴尔朝从前方逼近的敌人冲了上去——有如特意在配合那巴尔的动作一般，谢尼随即穿过了那道发光的墙壁。而走过墙壁，再度出现在众人面前的谢尼，其外貌姿态与那巴尔毫无二致。

“怎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完全无视傻愣当场的朱利安的存在，变为那巴尔模样的谢尼施展着与那巴尔本人完全一样的华丽剑技，将敌人一一解决。

“嘿嘿，这就是我所拥有的特技。”

待将敌人全部消灭后，谢尼得意地说道。那巴尔的外形化成光之粒子有如流沙一般化去。待光芒消散后，谢尼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这特技虽然不错，但下次再用时，给我换成其他人的样子。”

将另一边的敌人全部收拾掉的那巴尔，将刀锋指在谢尼的眼前，冷冷地说道。

“我知道了。快点带我去你们大将那里去吧。”

谢尼赶快将手举在胸上表示投降。

5

“不行，卡因先生。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康复呢。”

见性急的卡因又跨上了马，玛丽亚赶紧上前抓着他的脚一边劝道。

“现在身在祖国，我哪里还能乖乖地躺着。抱歉了！”

对玛丽亚道了一句歉，卡因便驱马朝战场赶去。

“请问有谁能够拦下他吗？”

玛丽亚担心地向四周的人求救。

“让我去吧。”

说话的竟然是马利克。他和卡因一样，也在先前的卡德茵一战中与琳达一起受到了来自加尼弗的精神攻击，此时也本应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才对。但是，他也和卡因一样，无法对夺回祖国的战争坐视不理，更何

况，当阿利提亚城陷落时，马利克并没有身在国内。这份悔恨和内疚感更是强于他人。

“琳达就拜托你来照顾了。不要让她离开这里啊。”

对玛丽亚留下话后，马利克也向战场而去。

在战场的最前线，由于帝国军出乎意料的奋勇作战，双方一直处于一进一退的消耗持久局面。此外，阿利提亚城前的城寨中也集中了帝国军的几乎全部部队，一时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并非易事。

义勇军采取了兵分两路的战术。在奥尔良和阿卡内亚骑士团包围各个城寨的期间，阿利提亚骑士团则以迂回路线绕过城寨直接向阿利提亚城进攻。但是，一直等待着义勇军到来的敌将霍尔斯塔特将军的重装骑士团阻挡了阿利提亚骑士团的突击行动。虽然义勇军数度尝试突击，然而身批重甲的敌军在城堡的正门前布下了防卫线，这令无法突破城墙的义勇军屡次突击均徒功而退。

见战况没有任何进展，玛尔斯从城寨召来了白骑士团，直接从空中进行攻略作战。在天马骑士的协助之下，义勇军采取了波状攻击。就这样，在反复的攻击下，无法获得足够喘息机会的敌人最终阵形崩溃，负责指挥的霍尔斯塔特将军也不见了人影。

“这一次我们可要冲进去了！”

阿贝尔对准敌将展开了突击。卡因的缺阵多少让阿贝尔的情绪有些急躁，甚至采用了可称为莽撞的行动。

“在卡缪殿下回到这里之前，我不能将这座城轻易交给你们！”

霍尔斯塔特手持必杀之枪突然迎了上来。面对这精准而致命的一击，阿贝尔急忙拉起绳索，让座骑扭头躲避。若就这样冲过去的话，阿贝尔必然连人带马被刺成肉串。但是，他这一瞬采取的应急措施同时也令自己的攻击错过了最佳时机。当霍尔斯塔特的长枪贯穿阿贝尔的马匹时，阿贝尔的枪却还没有够到对方的身体。马匹惊地直立嘶鸣，阿贝尔也因此仅仅挑起了对手的头盔而已。这位年纪刚入初老的将军双目死死地盯着被倒下的马匹甩在地上的阿贝尔，他深信，阿贝尔没有被倒下的马匹压在身下，只不过是侥幸罢了。

“到此为止了！”

霍尔斯塔特大喝一声，将长枪对着阿贝尔刺了过去。

“阿贝尔！”

一直待在上空的帕奥拉急忙冲了下来。与之同时，一名策马奔来的骑士身影映入了她的双瞳中。

锐利的投枪准确无误地扎在了霍尔斯塔特的肩上，他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而失去了重心，刺出的长枪掠过阿贝尔头顶打在了桥上。阿贝尔轻轻擦了擦面颊上的划伤，一把将佩在腰间镶有银色宝石的长剑拔了出来。正当剑尖捕捉到霍尔斯塔特的喉咙时，架好长枪的卡因冲了上来。在这因高速移动而具备了强大惯性的致命一击下，霍尔斯塔特的身体在有如被剧烈拉扯一般之后倒了下去。同时，卡因也遭到了反弹力的冲击摔到了阿贝尔身上。

“你不要紧吧，卡因？实在太乱来了。”

在千钧一发之际，阿贝尔接下了摔落的战友，但随即又马上举起了剑。幸存的敌兵正朝二人步步逼近。

“你们两个赶快逃吧！”

迟到一步的帕奥拉赶紧上前对敌人采取了牵制行动。几乎在同一时刻，密涅瓦和杰根等人也赶到了。借着击毙敌将的这股气势，大家乘胜展开了攻势。

“阿兰，卡因和阿贝尔两个就交给你了。多加，奥古马！要上了！”

带着步兵随即赶到的玛尔斯高声下令后，便带着士兵们穿过敌人的防卫线冲进了城内。

“王子，请拿上这个。”

奥古马将一把剑递给了玛尔斯。那正是在阿卡内亚城内得到的屠龙剑。

“嘿，这不是龙之牙么。这样一来就算是魔龙也能砍了。”

跟随奥古马一同前来的谢尼注意到剑的外形后说道。

“那一天出现在阿利提亚的龙，现在真的就在王座之间吗？”

玛尔斯不由得又一次向这位奥古马带来的奇异年轻人询问道。在阿利提亚城陷落时，见过龙的只有杰根一人，玛尔斯他们也不过只听过龙的叫声罢了。但是，如果那个残害了无数人类的龙人族如今真的身处王宫的

话，就绝对不能轻易放过。更何况敌人还和玛尔斯有着杀母之仇。

“摩泽斯是魔龙族的老者了。虽然他不过是个老糊涂鬼，但过于轻敌的话可是没好果子吃的。你还是小心的好。”

面对一国的王子，谢尼面不改色地以那轻浮的口吻说道。

自突入王宫后，各条通道中都能够见到敌人的身影。

“西扎，奥古马，集中而来的敌人就拜托你们了。多加，我们去王座！”

玛尔斯对佣兵部队下达指示后，便带着阿利提亚的骑士们朝王座的所在地赶去。

“就让我见识一下你们的本事吧。”

趁着混乱，谢尼跟在了玛尔斯等人的后面。

以多加打头阵，玛尔斯等人杀开了一条血路，尽管这绝不是一条轻松的路，但玛尔斯等人还是平安地来到了王座之间。随即，整个大间变成了战场。然而，尽管周围已经被卷入战斗之中，坐在王座上的摩泽斯却依然从容不迫、甚至可说是以目空一切的态度冷静地注视着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不久，马利克带着阿斯特利亚和米迪亚赶到了。已经将城外的城寨完全包围的哈丁果断地采取了不冒险将敌人全数歼灭、仅将其彻底封锁在寨内的稳守策略。如要突入城寨内部，就必然会消耗大量的兵力。但若仅将敌人困在里面的话，那么光奥尔良骑士团一支部队便已绰绰有余。虽说光靠一支部队不能再做到完全包围，但哈丁的这一决定也不失为一上上良策。若敌人想凭借包围网的空隙突围出来，那么只会成为善于野战的奥尔良骑士团的绝佳猎物。而如果敌人闭寨不出，那么他们也不过是无法参与敌池防卫的无用战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余力的哈丁便让阿卡内亚骑士团赶往城内进行支援了。一旦城池陷落，那么城寨里的敌人也只能降服。如果敌人铤而走险准备抗战到底，那么只要集合全军的兵力便可轻易将其一举消灭。

阿卡内亚骑士团在途中得以和阿利克汇合，并在城中内庭遇到与企图进入王宫的敌兵展开激战的杰根一行，最终来到了王座之间。

“玛尔斯王子，敌兵就交给我们吧，请您去对付敌大将。”

紧贴在米迪亚身边、与其配合作战的阿斯特利亚对玛尔斯高声喊道。在他和米迪亚两人完美无缺的默契配合下，敌人根本无法靠近分毫。一条通向王座的路很快便开了出来。

“自以为是的小鬼。好吧。你那身体就让我来咬个粉碎！”

随着摩泽斯举起黑色的龙石，一团黑色的迷雾慢慢将他的身体包围。黑雾中，摩泽斯的身体渐渐化成了一头巨大的魔龙。

“叫玛尔斯的人类，就是你吗！”

化为魔龙的摩泽斯在宽广的王间内咆哮起来。

“我就是玛尔斯！”

玛尔斯高举长剑大声应道。面对这只巨大的魔龙，他没有半点的退缩之意。

“一直躲起来的话就没事了。你是想像你母亲莉莎那样死在我手上，还是想像你姐姐艾丽丝那样被加尼弗带走？不，太麻烦了。就让我用漆黑的火焰把你烧成灰烬吧。”

摩泽斯对着眼前的玛尔斯张开了大口。

“喂，真正的玛尔斯在这边！你这个老糊涂龙！”

突然一个声音从左侧传来，摩泽斯不禁侧头望去，只见由谢尼变化而成的玛尔斯正站在那里。

“可恨的昂利子孙竟然有两个？”

一瞬间，摩泽斯对于应该对哪边展开攻击而犹豫了起来。

“白色的贵妇人啊，请用你那纯洁的玉手去镇压残暴的灵魂。吹舞吧，冰雪之岚！”

利用摩泽斯一瞬所露出的破绽，马利克对其施放了暴雪魔法。

“就凭这种程度的冻气……”

对袭来的魔法嗤之以鼻的摩泽斯，渐渐全身因冻结而停下了动作。

“我也不再是昨天的我了！玛尔斯王子，趁现在！”

竭尽全力而大喘粗气的马利克顾不得休息，赶紧向玛尔斯催促道，随即便精疲力竭地倒了下去。

玛尔斯怒吼一声，举剑对着动弹不得的魔龙那冰冷的胸口全力刺了下去。只见被屠龙剑所刺中的地方开始产生裂痕，随即向魔龙的全身扩散

而去。随着临终前的痛苦咆哮，魔龙的硬腭随同破碎的冰片一起四散哗落，四溅的破片令玛尔斯也不得不后退躲避。

眼见魔龙化成了冰块顷刻粉碎，帝国的士兵们纷纷失去了战意，开始争先恐后地向城外逃窜。他们已经不再是玛尔斯等人的对手了。

6

“‘星之王’？你是说我吗？我还没有正式的即位啊……”

对于摩洛多夫带来的消息，玛尔斯不禁困惑不已。所谓的星之王，是对阿利提亚国王的尊称。传说当只能由国王佩带的神剑法尔西昂被拔出剑鞘时，肉眼可视的神秘繁星便会汇聚到国王的身边，那闪耀灿烂的光辉能够将敌人彻底消灭，因而国王便有了“星之王”这一称号。

统管星光的王……

玛尔斯自己并没有见过那星光璀璨的光辉。父亲也从没有在他人面前拔出过神剑。据说，星之光是只有当与邪恶之人战斗的勇者仅凭作为凡人的一己之力无法战胜对手时，而被众神赋予的力量。

“我既没有法尔西昂也不是一国之君。现在就称我为星之王不太好吧。”

在还没有资格的情况下就冒险继承如此高贵的称号，不是对不起历代的国王们吗？玛尔斯在心中不禁这么认为。更何况，姐姐艾丽丝还被加尼弗囚禁着，城内的宝库被洗劫一空，奥姆之杖这阿利提亚王家的秘宝也被抢走了。

“没有这回事。星之王这一称号，是被大家所认同为王的人才具有的尊称，而绝不是什么自称的名号。并且只有持有法尔西昂的人才能被那样称呼这一说法更是一大错误。正因为是星之王，所以他才能够将法尔西昂真正的力量引发出来，令星光汇聚一身。”

摩洛多夫婉转地否定了玛尔斯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更加不能继承这一称号了。阿利提亚确实已经被解放了，但是这并非我一人的力量。大家……阿利提亚骑士团的各

位以及希达带领的塔利斯的战士们、龙人族的巴努托、尼娜公主的阿卡内亚骑士团……数都数不清了。我们之所以能够一路走到这里，摩洛多夫，都是靠了包括你在内的所有人的力量啊。所以……"

"您还没有注意到吗？你已经将繁星召集到自己身边了。正因为这样，尼娜公主才会将火焰之纹章托付于您啊。"

摩洛多夫泛起一丝温和的微笑，当场跪下向玛尔斯恭敬地行了臣下之礼。

"好了。大家都在等着您呢。让大家看看您的英姿吧，我们的星之王！"

在摩洛多夫催促下，玛尔斯向王城的露台走去。在这座三层建筑的王城的二阶中，建有一座巨大的谒见露台。当玛尔斯的身影出现在露台之前时，众人间欢声雷动。来自阿利提亚国内的民众们如今都聚集在了王城面前。一望无际的人山人海，几乎连地面也被完全覆盖而无法窥视。

"玛尔斯大人！"

"星之王，万岁！"

"祝勇者的归来！"

人声鼎沸，大家纷纷向玛尔斯抛出了各种赞美的言辞。那压倒一切般的狂热，有入巨大的波澜一般将玛尔斯包容。

"他们如今已经认同了您就是他们的国王。在这里的，全部都是阿利提亚的人民。而您，将成为他们所认同的国王。"

"成为这里所有人的国王……"

玛尔斯缓缓扫视着人群，喃喃自语道。

"啊，他刚才往这边看了！"

随着玛尔斯视线的扫过，少女欢欣雀跃。仿佛那目光只为自己而来一般。

"我决定了，要加入骑士团。"

"怎么？好吧，既然塞西尔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要成为一名骑士。"

对于少女脱口而出的决定，身边的少年也兴奋地回应道。

还有许多人像他们那样，只要为了玛尔斯，也心甘情愿地奉献自

己吧。

“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成为我的力量。并且他们……才是我应该守护的宝物。”

玛尔斯若有所思地喃道。虽然眼前的场景与解放帕雷斯时如出一辙，但现在的感触却和那时截然不同。人们的心，都只为玛尔斯一人而跃动着。

“没错。希望您成为一位不辱大家所尊的称号的国王吧。玛尔斯大人。请您发言吧！”

“我明白了。爷爷，不，摩洛多夫伯爵。”

玛尔斯回应了摩洛多夫的请求，向众人发表了崭新的宣言。

睡神扫描

第四章

暗黑龙与光之剑

1

“星之王·玛尔斯……还真是个夸张的名号啊。以爷爷的性格，大概会利用这一名号吧。置之不理不就好了……你说对吧，巴努托。”

横卧在阿利提亚城的房顶上，谢尼将目光停在了站在一旁的巴努托身上。不过巴努托仅仅是站着，一言不发。

“不用担心。琪琪的下落，我也会帮忙搜索的。昂利的末裔我们也找到了，相信琪琪也是一样。好了，加尼弗干的事情，其目标大致上我们都已经清楚了。放心吧。”

凝视着星空说完最后一句话后，谢尼也站起了身，对着深邃的夜幕展开了双臂。

夺回阿利提亚数日后，玛尔斯在自己那令人怀念的卧室中沉入了梦乡。在意识不断交织往来于梦境和现实之中，一位身着华丽长袍的老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玛尔斯王子啊。”

“什么人？”

被老人突然搭上话，玛尔斯在睡眠状态下开口问道。他的身体并没有动弹，双眼也没有睁开。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却能看见老人的身影。

“我的名字是加托。”

老人的声音忽远忽近，已是白髭满面的他表情温和安详，但却给人一种严肃的感觉。

“您就是大贤者加托吗？”

玛尔斯不禁回忆起以前从温迪尔、马利克那里听到的话。老人点了

点头。

“我给你几句助言吧。曾和米罗亚一起被我收为弟子的加尼弗不仅从黑暗中创造出了恶灵这一魔法，还将法尔西昂也一并带走了。他企图借此将多尔亚帝国掌握在自己手中。虽说过去曾是我的弟子，但没想到他竟然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所以我也不能再看着他如此为所欲为了。如今他已经潜入了特贝的遗迹，如果你想打败他的话，就把光之宝玉和星之宝玉找到，然后带上它们来马其顿见我吧。那样的话，我可以把惟一能够打败加尼弗的魔法——‘星光爆裂’传授于你。”

“那两个宝玉在什么地方呢？”

对于加托那出乎意料的话语，玛尔斯显得有些激动和心急，毕竟他亲眼目睹过加尼弗魔法的可怕，如果真有能够对抗那魔法的力量的话，就不会再重蹈卡德茵之战的覆辙了

“它们被收纳在位于格鲁尼亚北方名叫拉曼的神殿之中。大概，那位名叫琪琪的少女现在也在那里吧。”

“格鲁尼亚……马其顿……我们打倒帝国，迟早也会向这两个地方进军。拉曼神殿正好在行程的途中。我明白了。如果那两个宝玉真的能带来打败加尼弗的魔法，那么我很乐意带它们来见贤者大人您。”

无论如何，加尼弗都是将来无法回避掉的敌人。为了打败帝国；格鲁尼亚和马其顿也必须率先攻打下来不可。

事实上，这几天里玛尔斯一直犹豫不决。

被帝国所占领的王国一一获得了解放。那么还有必要继续扩大战火，将格鲁尼亚和马其顿两国也攻占下来吗？每逢想到这里，玛尔斯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格拉王国的惨景。说到头来，格鲁尼亚和马其顿也不过是被帝国所利用了而已，这种想法在玛尔斯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令敌国灭亡，那也不过是一场人类互相之间的消耗战罢了。那说不定才是龙人梅迪乌斯的真正目的。

在这带有一丝气馁想法的背后，玛尔斯对加尼弗和梅迪乌斯的恐怖感也一直影响着他。如果不能破除恶灵，那么就无法打败加尼弗，也就无法取回神剑法尔西昂，没有神剑自然也就意味着没有能够对抗梅迪乌斯的力量。只要不将梅迪乌斯打败，那么帝国无论如何灭亡也会再度复活。如

此说来，轻率地进攻帝国，只会造成士兵们白白牺牲的下场。考虑到种种缘由，玛尔斯踌躇不决，一直烦恼不已。

但是，既然现在有了胜算，那么事情就另当别论了。只要有能彻底将梅迪乌斯打败的可能，那么赌上整个阿卡内亚大陆的命运与帝国战斗也就有了意义。

“嗯。我等着你的到来。”

“加托先生……”

眼看着加托的身影渐渐消逝在梦幻的黑暗之中，玛尔斯连忙高声叫住了他。

“什么事？”

“非常感谢您！”

加托不禁微微一笑，随即消失了身影。

2

“玛尔斯王子到底想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啊？如果他还不准备行动的话，那么就让奥尔良骑士团和阿卡内亚骑士团进攻格鲁尼亚吧！”

“等等吧，冷静一些，哈丁殿下。阿利提亚是玛尔斯殿下的祖国，再加上如果要进攻格鲁尼亚的话，总是要花时间进行一些准备的。”

一大早哈丁便已急不可耐地发起了牢骚。温迪尔则不断委婉地向他劝说。

“我明白您很担心尼娜公主的安危，但现在我们必须团结一心。如果轻视敌人和单独行动的话，下一次很可能就轮到我们被帝国打败了。还望殿下慎重从事。”

再度被洒了一盆冷水，哈丁不满地轻轻哼了一声。对他而言，当下必须尽快将格鲁尼亚攻下来才是上上之策。这是草原之民所具有的秉性吗？还是身为战士的哈丁那勇猛性情的表现？再或者是……这一点就连温迪尔也不太了解。

“之后就去了卡德茵的修道院，看了那些孩子们。”

“真符合希达的作风啊。”

从门的另一端传来了微弱的话语声。哈丁等人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被打开的房门。

“早上好，哈丁殿下，温迪尔司祭。”

晚一步进了早餐的玛尔斯和希达一起走了进来。

“密涅瓦殿下一行很快也会过来。”

“这么说，终于要开始行动了？”

哈丁面带喜色地问道。

“是的。马上召开进攻格鲁尼亚的军议。”

玛尔斯态度明确地答道。

三天后，作好了完全准备的义勇军从阿利提亚出发了。

由于阿利提亚城被解放后，补给线的整备和部队的再度编成工作就立刻由哈丁和温迪尔着手执行，因此这一次的出击可以用史无前例的迅速来形容。如果不是为了等待波亚司祭从阿卡内亚负责带来的补给物资的话，恐怕出击还能够更加提前开始。这对以骑兵队为中心的奥尔良骑士团来说可能是家常便饭。但对以步兵为中心的阿卡内亚骑士团和各个佣兵队来说，这几天休息只不过好容易将连日作战的疲劳勉强消除掉罢了。但即便如此，士兵们依然由衷地对能和玛尔斯一起参战感到高兴，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发过半句怨言。

鉴于这种情况，玛尔斯便让大军放慢了行军的速度，故意将义勇军的从容不迫展示给帝国军，以达到威慑敌人的目的。

这一策略对于动摇格鲁尼亚来说已是绰绰有余。缓慢的行军速度一定让格鲁尼亚军认为，义勇军的规模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计之外。

由斯塔隆将军率领的黑骑士团在初期原本作为援军赶去了阿利提亚，但在途中接到阿利提亚陷落的报告后便停军后退了。即便敌军因大战而疲惫不堪，但桥梁众多的阿利提亚对于骑兵来说并不是一个能够有效发挥机动力的战场。因此，在接到格鲁尼亚国王路易的命令后，黑骑士团便退至卡西米亚岛并在那里步下了防卫阵线。在这座连接了大陆和岛屿、名

为卡西米亚大桥的巨大桥梁上展开防卫，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大桥的北侧大陆部分建有附加了栈桥的城寨，而南侧的岛屿部分也建有数量众多的城寨。在北侧的城寨迎击敌人的同时，只要在桥上布好阵形，那么就可以对企图渡桥的敌军展开波状攻击并将他们个别击破。

格鲁尼亚所采取的这一作战方案，乍看之下是充分利用了地形优势，甚至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所采取的方案。但在这作战方案的背后，却表现出了国王路易在疲软状态下的消极态度。原本身体就孱弱不堪的路易将实战的指挥交给了以卡缪为首的各个将军。但是，最值得信赖的卡缪在被帝国调离之后，群龙无首的格鲁尼亚军开始逐渐被义勇军各个击破。在与日俱增的恐惧感以及过度疲劳的打击下，路易终于倒了下去。如今卧病在床的路易虽向帝国申请援军，但却遭到了拒绝。在数次交涉下，对方也只作出了让卡缪重新回军队的口头约定。因此，黑骑士团的最大目的在于阻止敌人的前进，拖延时间以等待指挥官卡缪的归来。

义勇军与格鲁尼亚军在台面下的策略交战早已寂静但又激烈地开始了。结果，初期义勇军那缓慢的行军速度让格鲁尼亚误以为自己争取到了时间。但事实上，正是由于格鲁尼亚军在防卫线上投入了多余的兵力而导致其他部队动弹不得，才使义勇军的补给部队平安地往返于大陆之间。

对义勇军来说，黑骑士团的最大威胁便是他们的高机动力。若他们突然从卡德茵西南部的草原地带展开攻击的话，胜负便很难预料了。担心这一点的义勇军也继续由白骑士团担任着侦察行动。而奥尔良骑士团、阿利提亚骑士团等机动部队也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一旦确保了行军的安全，那么便能够迅速展开奇袭。实际上战斗尚未打响，格鲁尼亚军便已经失去了时间方面的优势。

待与驻扎于大桥北侧城寨中的敌军开战后，玛尔斯留下补给部队率领着本队朝战场展开了急行军。在确信敌军过于在意巩固防守而无法展开攻势后，义勇军终于展开了总攻。

如果这时卡缪能及时回到黑骑士团的话，事态或许会立刻发生逆转吧。只要凭借海路派遣少数的精锐部队攻击义勇军的背后，将其补给部队全部歼灭的话，大军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由于战斗的次数过于频繁，义勇军也不可能立刻就送上数量庞大的补给物质和食物。这样一来，只要

继续稳固大桥方面的防卫线，那么义勇军就只有撤退的份了。接着再进行追击削减敌人的战力的话，义勇军和帝国军之间的战力天平很可能会再度倾向帝国一方。

换句话说，因指挥官的能力差异，军队的战斗力也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但万幸的是，此时此刻卡缪才刚刚越过了马其顿的国境而已。

义勇军依靠步兵的奋战一口气将北方的城寨全部包围后，便转身在卡西米亚大桥前展开了阵型。此刻，哈丁带领着麾下的骑士团突然独自开始了渡桥行动。见敌人有所行动，正中下怀的黑骑士团便退至对岸作好了准备。就在这时，哈丁冲过了河。

“我是奥尔良骑士团长哈丁！黑骑士卡缪在吗！堂堂正正地决一死战吧！”

借着这怒涛般的喝声和气势，哈丁打倒了前卫的黑骑士团成员，高声向敌人报上了自己的名号。

但是，卡缪并不在场，所以也不可能站出来迎战。

“畏缩起来了吗？没想到黑骑士团竟然都是一帮畏首畏尾的家伙。连一战的价值也没有。撤退了，诸位！”

在放声嘲笑了对手一番后，哈丁带着部队转身撤退。乌尔夫等弓骑队则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护卫。

“可恶，竟然愚弄我们黑骑士团！”

自尊心高傲的黑骑士们不禁被哈丁的举动彻底激怒，一个个你追我赶地朝哈丁追去。

仿佛要将大桥震裂一般，近半数的黑骑士团成员在盛怒之下追着奥尔良骑士团冲上了大桥。当黑骑士团到达河中沙洲，也就是大桥的中继点时，位于义勇军本队中的朱利安放出了镝矢。在箭簇中安置了笛子的利矢发出了刺耳的声音。以此为号，密涅瓦率领的白骑士团突然破云而下。

天马部队从天而降，对着在大桥上无法施展行动的黑骑士们精准地投下了飞枪，顷刻之间敌人便倒下了一片。而一击脱离、重新回到上空的密涅瓦等人在调整了天马、飞龙的姿势后，再度朝残余的敌人俯冲而去。连续遭到两度簇射的黑骑士团死伤无数，已无法再组织起有效的队形。见时机已至，奥尔良骑士团回过身来，朝敌人的残余分子展开了突击。挡在

桥上的敌人纷纷被甩至河中，义勇军一气呵成般攻入了对岸。接着，作为后阵的阿利提亚骑士团以及白骑士团也纷纷开始了渡河行动。

在三大骑士团的联合攻击下，战力损失了大半，无法再维持战线的黑骑士团顷刻间便瓦解崩溃。

“好！要确保桥梁的安全。”

杰根对阿兰和阿贝尔下达了指示。不久之后，攻下北方城寨的玛尔斯的部队渡过了大桥。

3

将黑骑士团的追讨行动以及进攻格鲁尼亚本国的准备活动交给哈丁和摩洛多夫后，玛尔斯率领着少数的精锐部队朝东方的拉曼神殿出发了。之所以只带少数的部队，是因为玛尔斯认为没有必要全军出动前往一座小小的神殿。

拉曼神殿是祭祀那加的神殿。在那加神话中，那加是被神派遣到地面的巨人神。人们为了感谢他而建造了这座神殿。虽然过去有记录显示这里曾有神官负责管理，但最近数百年以来，神殿中一直空无一人。因此，据闻盗贼前来盗取供品的事件也频繁发生。但是，也有人说每当发生这样的事件，对那加有着深厚信仰的人们就会从盗贼手中夺回供品，并将它们再度祭祀回神殿之中。不过，这一传言也再度召来了新的盗贼，从而引起了恶性循环。

另外，传闻最近拉曼神殿被一群可怕的魔物所霸占。但是，一部分盗贼却认为这一传闻不过是人们为了避免供品再度失窃而放出的流言而已。

在盗贼之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只要能够获得拉曼神殿的至宝，就能够成为一国之王——尽管这传说毫无根据，但盗贼们对此却深信不疑。由此，拉曼神殿便成了招引人类丑恶欲望的不祥之地。

“仔细想想的话，我们其实也算是盗贼呢。”

当拉曼神殿映入眼中时，玛尔斯不由得苦笑了起来。

“好了，只要能够得到加托的魔法，之后将宝玉还回去不就可以了吗？”

朱利安对玛尔斯安慰道。他的话也正说出了大多数人的想法。

“嘿嘿，宝贝，有宝贝啊。”

擅自跟来的利卡多渡着轻快的步伐地哼着小调，简直是乐不可支。跟在他身后的，是默默不语的巴努托。他也相信加托所说的话，为了寻找身在这座神殿中的琪琪而一同前来。

除此之外，同行的还有马利克、奥古马和那巴尔为首的佣兵们。

“好，大家进神殿吧！”

在玛尔斯的催促下，西扎和拉迪推开了神殿的大门。然而门刚一敞开，有如咆哮一般的巨大声音便呼啸而来。在场的全员不约而同地同时拉开了架势，但除了声音外，并没有任何东西从里面出来。

“刚才的那个，是什么啊？”

慌忙躲到朱利安身后的利卡多战战兢兢地问道。

“是琪琪！”

只有巴努托一人。对利加多的问题作出了回答。

“琪琪是什么人啊？”

利卡多好奇地追问。

“琪琪是神龙族最后的幸存者之一，是将成为下一代神龙族女王的女孩。”

“女孩，发出那么巨大吼声的，怎么可能会是个女孩子？”

利卡多反问，显然他并没有相信。

“那位少女也是龙人族吧？她会加害我们吗？”

玛尔斯向巴努托问道。

“我不知道。琪琪原本是个温柔的孩子。但是她被加尼弗带走以后，很有可能被施加了邪恶的暗示之类。刚才的声音充满了强烈的愤怒和敌意。琪琪是绝对不会发出那种声音的。”

“这样的话，事情就麻烦了。如果我们不与已经变成了龙姿态的那个孩子战斗的话，大概是拿不到光和星之宝玉的。但如果我们和她战斗的话，就会正中了加尼弗下怀。事情这下子可不妙啊。”

马利克面露难色。

“没错。为了使宝玉不被他人盗走，加尼弗把琪琪当成了神殿的看守。唉，她真是太可怜了。”

“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如果那个叫琪琪的龙人族是被加尼弗操纵了的话，那么就应该有什么解开暗示的方法才对。如果无法解开暗示，我们就只有将她打倒或者在龙的眼皮之下将宝玉盗走这两条路可走了。”

待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阿斯特利亚向大家征求了意见。

“神龙是龙族中堪称力量最强的种族，具有比我这个火龙强大数倍的力量，我是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当然了，这里的所有人一起去挑战也是无济于事。不过，眼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光之宝玉。那个宝玉具有破邪的力量。只要有了它，就可以将琪琪从加尼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等一下。为了得到宝玉，就必须想办法先对付龙。而要对付龙，就必须要有宝玉，这不是绕回来了吗！”

巴努托的话让利卡多一副无话可说的表情。

“傻瓜，所以我们才跟来了不是么？”

朱利安敲了敲自己小弟的头对他提醒道。

“玛尔斯大人，你能帮忙引开那个叫琪琪的龙的注意吗？趁那段时间里我们会负责把光之宝玉找出来。”

“怎么？连我也要一起……”

对朱利安的提议，利卡多是怨声载道。朱利安为了让他闭嘴，又向玛尔斯请示了一次。

“只好这么办了。奥古马、那巴尔，你们两位跟着他们去吧，神殿里很可能还有被龙追赶的盗贼在。其他人跟我一起来。如果神龙朝朱利安他们过去了，我们就一定要尽力引开她的注意。不过注意不要勉强自己和龙作战。如果见势不妙就立刻逃跑，重整态势。明白了吧？”

全员点头应许。随后便为了各自的目的分头展开了行动。

“唉……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倒霉事……”

利卡多不满地低声嘟囔道。

“牢骚到此为止，快点去找。”

那巴尔压低着声音说道。为了节约时间，朱利安和利卡多分兵两路同时展开了搜索。

拉曼神殿的内部构造和其他被称为神殿的普通建筑的内部迥然不同。除了神殿最深部有一座祭坛外，两旁还建造了许多排列整齐的小房间。小房间的内部结构一眼看去有如仓库一般，从整体来看，整个神殿的构造就如同一个宝物库。

加托所说的宝玉事实上也是这个神殿的祭祀品之一，所以这些小房间应该是建来用作收纳其他神器之类的神圣物品的。不过，问题在于这个神殿的规模。

各个小房间中还设置了无数个架子，仿佛这里曾经收藏过数量庞大的小规格物品。话又说回来，到底是谁建造了这座神殿，又是谁曾放置了数量繁多的供品呢？如今整个房间里已经空无一物，因此无人再能推测出神殿的来历。就算偶尔发现了什么，那也不过是最近有人放置的供品罢了。

“是这个吧？不管了，先拿上再说吧。”

“去下一个地方了。”

见这个房间已无他物，那巴尔对利卡多催促道。当两人刚准备进入下一个房间时，突然和一支小规模的盗贼集团遭遇了。不管三七二十一，那巴尔一言不发地将剑指向了对手。然而这一举动却适得其反，受惊的盗贼们不仅没被吓退，反而叫骂着一起冲了上来。尽管他们很快便被那巴尔一一放倒，但传遍整个神殿的打斗声，已经足以吵醒正在祭坛大厅内沉睡的琪琪。

一直伏在地上沉睡的巨龙扬起了头。这只闪耀着黄金色光辉的神龙将视线投向了神殿的中央，然后慢吞吞地开始了行动。

“没办法了……”

一直躲在角落里观察动静的玛尔斯等人见那巴尔等人行踪已露，只好抢先冲了出来。一注意到他们，神龙立刻转过了方向。

将火焰之纹章拿在手上，玛尔斯和琪琪那翡翠色的目光正面相对。一瞬间，神龙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顿了一顿。然而几秒过后，她便态度巨变，张开大口准备向众人施放龙之吐息。一见神龙的动作，玛尔斯等人立

刻摆好了姿势准备随时躲避。不过，琪琪却没有进行攻击，张开的大口仅发出了巨大的咆哮而已。

神龙转过头去，恨恨地瞪着将屠龙剑浅浅地砍在自己尾巴上的奥古马。

“玛尔斯王子，是宝玉！”

朱利安大喊一声，一个箭步从奥古马身后跳了出来，顺势将散发着光辉的宝玉向玛尔斯掷去。

玛尔斯一把将剑丢掉，稳稳地将宝玉接下。

“巴努托！”

刚一到手，玛尔斯又立刻将宝玉传给了身后的巴努托。

宝玉在手的巴努托一边向前迈开了步子，一边高高地举起了龙石。见状，玛尔斯等人连忙后退，以免在他变身时被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

面对突如其来的火龙，神龙放弃对奥古马的攻击回过了身。已经充满了敌意和愤怒的琪琪，对准巴努托张开了大口。

“琪琪，是我，巴努托。”

巴努托毫无惧色地对神龙呼唤道，同时将光之宝玉叼在了口中。

“巴……努托……”

琪琪不禁缓缓地复述着巴努托的名字，同时朝他向前迈了一步。

光之宝玉的光辉突然变得更加强烈，在这光辉的照耀下，神龙的身体也呼应着散发出金色的光芒。渐渐的，包围着神龙的金色光芒逐渐减弱、变小，最后，一位被光芒包围的少女出现在了玛尔斯的面前。见琪琪的束缚已成功被破，巴努托也恢复了人形。

“巴努托爷爷……”

“琪琪，你总算清醒过来了……”

抱过奔入怀中的女孩，巴努托感慨万分。

“这孩子就是琪琪吗？”

方才还是凶狠无比的巨大神龙，现在却变成了一位天真无邪的少女，这差距不禁让玛尔斯怀疑起了眼前的事实。以奥古马为首的众人也带有和玛尔斯一样的疑惑。

“对，就是我，大哥哥。”

未待巴努托开口，琪琪抢先回应道。接着，琪琪又跑到了玛尔斯的面前。

“大哥哥你是谁？”

“我吗？我叫玛尔斯。”

面对琪琪一脸纯真的面容，玛尔斯微笑地答道。这温柔的笑容，也让有些紧张的琪琪放下了心。

“那，我叫你玛尔斯哥哥吧。”

说完，琪琪开心地扑在了玛尔斯怀中。虽然这一可爱的举动毫无他意，但玛尔斯一下子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看起来，还是把这孩子交给玛尔斯王子比较令人放心呢。”

说完，奥古马走到玛尔斯身旁，将从怀中取出的宝玉交给了玛尔斯。宝玉中闪烁着许多微小的光点。

“这是朱利安找到的。大概就是星之宝玉了。”

此时，巴努托和利卡多等人也围了过来。

“啊？那么，我找到的就是其他的东西了？那能不能把这东西给我啊，玛尔斯大人？”

利卡多取出一个绿色的宝玉，说道。

“这是大地的宝玉。这是个拥有能够撼动大地的力量，能够给周围的人们赋予勇气的至宝。把它和光之宝玉一起交给玛尔斯王子吧。”

说着，巴努托将光之宝玉也递给了玛尔斯。

“那么，就把这个交给我保管吧，利卡多。”

“切。好吧，反正我这一次收获也不小了。”

恶作剧般地伸了伸舌头后，利卡多笑嘻嘻将大地之宝玉交给了玛尔斯。

“好了，我们需要的东西都已经得到了。尽快返回本队吧。”

在玛尔斯的命令下，全员当即离开了拉曼神殿。琪琪则一直挽着玛尔斯的手腕跟在一旁。不过也许是先前受到的剑伤的缘故吧，偶尔，她也会觉得疼痛不已而揉揉屁股上的伤口……

回到本队之后，琪琪将与巴努托分开后的经历告诉了大家。被加尼弗抓住以后，她便被加尼弗经由卡德茵一路带到了拉曼神殿，在那里，加

尼弗利用漆黑之宝玉对她施展了无数次的暗示。

“恐怕，加尼弗早已经预测到大贤者加托能够创造出星光这一魔法吧。”

马利克对玛尔斯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魔道书这种东西，其原理是将存在于自然界中的魔力利用特殊排列组合的魔文字存于书中。届时，蕴涵有魔力的东西便能够作为媒介使用。我所持有的风之刃以及琳达所持有的奥拉魔法，都是利用强力的宝玉所制造出来的。这些我也是从温迪尔老师那里听来的。加尼弗自然也应该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会利用琪琪去看守宝玉。如果是一般战斗的话，拥有比巴努托先生更加强大力量的琪琪恐怕是无人能敌的。只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加尼弗本人不亲自拿走宝玉。加尼弗只要像拿走法尔西昂那样，将宝玉一起带在身上的话，我们不就完全没有胜算了吗？”

马利克的疑问不无道理。与其花费巨大的精力对琪琪施加暗示，让她去守护宝玉，还不如自己将宝玉带走，这样才是最保险的做法。

“恐怕有什么理由迫使加尼弗不能这么做吧。不管怎么说，我们能够得到宝玉也算够幸运的了。剩下的，只要将它们交给身在马其顿的加托大人的话，就能够获得对抗加尼弗的力量了。”

“是的。一旦获得星光这一魔道书，我就会用它来打败加尼弗。就让我们亲手打败加尼弗，一起救出被他带走的艾丽丝公主吧。”

“当然了！”

玛尔斯和马利克一起许下了诺言。

4

待玛尔斯他们回到本队后，义勇军便正式对格鲁尼亚展开了进攻。

相对的，格鲁尼亚一方以刚刚归国的卡缪为总大将，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但正当决战迫近之际，一个噩耗飞速传遍了整个国内——格鲁尼亚国王路易驾崩了。原本就身体孱弱、性格懦弱的路易在得知义勇军逐渐逼近的消息后整日心神不宁，最终加速了病情的恶化。

此外，数次向马其顿以及多尔亚帝国请求援军均遭拒绝，这也是令路易陷入绝望的另一大因素。早在初期当帝国和马其顿两国结盟之时，格鲁尼亚便面临着是开战亦或同盟的二择困境。表面上路易是听从了卡缪的进言而作出和帝国同盟的决定，而事实上路易单纯不过是在害怕帝国而已。在请求援军却遭到拒绝后，被帝国抛弃的念头在路易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开始悔恨自己很可能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虽然格鲁尼亚失去了实质上的指导者，但不会就此轻易地向义勇军全面投降。因为王位的继承人、路易的子嗣尤米娜和尤贝尔这对双胞胎被帝国当成了人质。在路易作出与帝国同盟的决定后，为了提供证明而被迫将自己的孩子作为人质交给了帝国。和由于兄妹之间的争执而令玛丽亚公主被当成人质幽禁在自军内的马其顿不同，格鲁尼亚王国从一开始便被当成了帝国的附属国来使唤。

“多尔亚帝国也就罢了，没想到连米歇尔也抛弃了我们，这真有些令人不敢相信。不过，如果这就是命运的话，我愿为祖国格鲁尼亚殉国。将军您是如何打算的？”

卡缪向劳伦斯将军问道。向国王路易进言，让过去只不过作为一介佣兵、从塔利斯来到格鲁尼亚的劳伦斯提升为将军的，正是卡缪。

“将军并非格鲁尼亚的人，没有必要白白丢掉自己的性命。”

“不，我希望，您不要担心……”

劳伦斯静静地答道。和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及一头闪耀着光辉的金发、神采奕奕的卡缪相比，已是银发白髭的劳伦斯虽然已是老态龙钟，但却依然显得老练深沉。

“公主和王子若还在世，那么为了保护他们，我会拼上这条性命和义勇军战斗到底。”

“比起国家更重视人吗？真符合贵公的作风。”

卡缪不由得浮起一丝苦笑。

“即使国家灭亡了，但只要能继承王位的人还在，那么国家也就能够再兴。就像阿利提亚和阿卡内亚那样。”

“阿卡内亚……”

格鲁尼亚在漫长岁月中一直被当作阿卡内亚的附属国而对待。这也

是因为阿卡内亚一直害怕拥有强大实力的格鲁尼亚会成为第二个多尔亚帝国——尽管这在格鲁尼亚看来是不合逻辑甚至可笑之至的。既然如此，不如横下心来真的与阿卡内亚对着干，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但是，最终格鲁尼亚却落得个近乎被多尔亚吞并，服从的国家从阿卡内亚变成了多尔亚帝国的下场。更何况持有多种异文化的多尔亚帝国这一边实际上也远比阿卡内亚更加难以伺候。

一切的一切，都是从玛尔斯举兵起义时开始的。从那时候起，卡缪和米歇尔所勾勒的计划便成了泡影。一直在前线作战的格鲁尼亚军和马其顿军，如今的战力被大大削弱，已经远远地低于多尔亚帝国了。

“马其顿既然按兵不动，那么我们只能依靠目前手中的兵力想想办法了。”

面对对手的大军，卡缪却没有进行防御战的打算。

“那么，我就去负责巩固城池后方的防守吧。不论战斗的过程如何，我们都只有力求最佳的结果。”

说完，劳伦斯便从卡缪面前退了下去。

“姑且不论过程如何……若为了达成自己所期望的结果，人们就不得一直愚昧下去吗……”

卡缪摸了摸佩在腰间的奇迹之剑的剑柄，自我解嘲般地说道，之后便朝地下牢的方向走去。

5

攻陷了连守备部队都得不到充足补充的奥尔贝伦城后，义勇军为了准备进行格鲁尼亚主城的进攻而暂时进行了休整。

城外春雷轰鸣，暴雨随即倾盆而下。

“劳伦斯将军？”

玛尔斯向希达反问道。

“是的，他是父亲从前的朋友。”

隔着玛尔斯的肩膀凝望着窗外的春雨，希达答道。

“我听说不久前他投靠了格鲁尼亚，还被提升成了将军。但是如果他知道我也在义勇军里的话，或许……”

“这恐怕就很难说了。”

玛尔斯面露难色地打消了希达乐观的猜测。

“但是，如果就这样因战争而丧命的话，实在是太可悲了。即便是让我来预测，我也觉得这场战争格鲁尼亚是毫无胜算的。我无法忍受看到人们因为毫无意义的事情而丧命。”

“希达……”

玛尔斯静静地将希达抱在怀里，以严厉的语气对她说道：

“不论是谁，都不会出于一己之私而去以命相搏。但是，那些人也有他们的骄傲和信念。让他们就这么舍弃自己的骄傲和信念，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实在太愚昧了……”

轻轻把头埋在玛尔斯的怀中，希达忧郁地说道。

“是的，他们都是傻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尽快结束这些愚昧的事情。将战争越拖越久只会让更多的人死去，我们要尽量以少数的战斗来结束这场战乱。如果能打败卡缪并捕获他，那么敌人说不定就会投降了。到时候劳伦斯将军就拜托你去说服。”

“好的，玛尔斯大人……”

希达将埋在玛尔斯怀中的头抬了起来。从一瞬间跃入眼帘的窗外景色中，她突然注意到了什么白色的东西。

“玛尔斯大人，你看那边。”

一直凝视着希达的玛尔斯，随声将目光转向伸后。

“是天马。到底是谁在骑着它呢？”

和玛尔斯一起径直走到窗前，希达带着肯定的口吻地说道。随着一声由远至近的嘶鸣，白色的身影渐渐地靠了过来。

“飞得真高啊，难道打算在城顶上降落吗？”

“我们去看看吧。”

两人走出房间，快步登上阶梯。

当到达依然暴雨倾盆的城顶时，帕奥拉和卡秋亚二人已经先一步等

在那里注视着天空了。

“玛尔斯王子，还有希达公主，二位也来了。”

注意到两位前来的帕奥拉不禁有些惊讶。

“玛尔斯王子……”

听到姐姐的声音后卡秋亚也回过了头来，不过在看到靠在玛尔斯身边希达后，马上又将视线移回了天空。

“那个人是谁？”

玛尔斯对两人问道。

“大概……”

“姐姐！”

当回过头来的卡秋亚正准备答话时，从大雨中飞来的天马骑士突然高声喊道。

“果然是她，是艾丝特！”

一面弹去溅在身上的雨粒，天马一面降落在城顶上。卡秋亚马上跑了过去，和从天马上跳下的艾丝特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玛尔斯大人，她是我们的妹妹艾丝特。”

帕奥拉向玛尔斯作了介绍。

“艾丝特，这可是在玛尔斯王子的面前啊。你怎么会来这里的，好好向我们说明一下吧。”

帕奥拉朝在卡秋亚怀中高兴地又蹦又跳的艾丝特轻声责备道，尽管如此，她的表情也显得非常开心。

“我为了寻找奇迹之剑而去了格鲁尼亚，结果在那里被捕了。但是，一个叫卡缪的人不知为何把我放了出来，而且连奇迹之剑也一起给了我……”

“你就不能先冷静下来再说么？你刚才的话完全莫名其妙啊。”

一个声音突然打断了艾丝特的话，帕奥拉和卡秋亚连忙朝声音的方向恭敬地敬了一礼。艾丝特也慌慌忙忙地朝声音的主人——密涅瓦低下了头。

“各位都已经淋成落汤鸡了。趁还没有感冒时赶快回屋里去吧。也请玛尔斯王子您一起……”

密涅瓦向众人催促道，一面取下斗蓬披在艾丝特身上，然后就那样温柔地搂着艾丝特的肩一起返回了城内。

6

“你要把奇迹之剑给我？”

一听要将从艾丝特那里带回来的奇迹之剑交给自己，阿斯特利亚满脸惊讶和迷惑不解的表情。

“这把剑是阿卡内亚王家的至宝。因此，由阿卡内亚的人使用它是理所当然的。”

从一同被召来的米迪亚以及乔尔久的表情上获得了确认后，玛尔斯对他说道。事实上除了奇迹之剑外，在场的乔尔久现在便拿着从尼娜公主那里正式借来的另一件至宝——炎之弓巴尔迪亚。

“但是，我不过一介佣兵的身分……”

“最终还是得获得尼娜公主的许可才行。不过我认为你是最配得上使用它的人。”

玛尔斯打断了阿斯特利亚的话，将奇迹之剑交到了他的面前。但是，一和从阿卡内亚的贵族出身的米迪亚以及乔尔久相比，阿斯特利亚便不禁犹豫不决起来。

“阿斯特利亚……”

米迪亚向阿斯特利亚催促道。那目光仿佛在对他说，如果他能够使用奇迹之剑，那么自己也会非常高兴一般。于是，阿斯特利亚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么就请允许我暂时保管了。”

将奇迹之剑接到手中后，阿斯特利亚深深地鞠了一躬。

翌日，天气格外晴朗，仿佛昨日的骤雨不曾有过一般。虽然地面还有些泥泞，河面也有所增涨，但总比在雨中战斗要舒服多了。

玛尔斯将部队一分为四后，便朝格鲁尼亚进军了。由希达和佣兵部

队构成的步兵队，由东沿着城下町向城池的背后迂回行进着。率领着阿卡内亚骑士团和阿利提亚骑士团步兵的玛尔斯则负责攻略南部的城寨以切断敌军前往城池的援军，达成目的后便沿着河川北上，直接向城池进军。剩下的阿利提亚骑士团和奥尔良骑士团则将与在城池的南面展开阵势的敌骑士团展开直接对决。白骑士团作为游击队负责排除敌人的炮台，待任务完成后便可自由进行攻击。

之所以会布下这样的配置，正是由于自方的兵力完全凌驾于敌人。

格鲁尼亚军由于不愿全军遭到完全包围而将一部分战力散布在了周围的城寨中，但这一作法却适得其反。原以为义勇军会集结全军之力一鼓作气地攻过来的格鲁尼亚军在四面八方打起了以干扰为主的游击战。但由于玛尔斯也采取了散开作战的策略，因此格鲁尼亚军反而面临着分散的战力无法再度集结起来而遭到各个击破的危机。

“首先把炮台破坏掉！只要制空权掌握在我们手中，敌人的布阵也就毫无意义了！”

哈丁向部下鼓舞道。和平常不同，他对这次的战斗倾注的精力更多。

只要天马骑士惟一的威胁消失了，那么之后便是她们自由发挥的舞台了。

“卡秋亚、艾丝特，我们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战斗了，就让密涅瓦大人看看我们的实力吧！”

“是！”

帕奥拉一声令下，妹妹们齐声回答道。

负责指挥城池前卫部队的，是在卡西米亚大桥之战中勉强捡回一命的斯塔隆将军。对着这位为挽回名誉而正奋力着指挥着部下进行激战的将军，天马三姐妹驱使着座骑一起从空中突降而下，眼见三人有如描绘着螺旋图案一般回旋着向这边急速靠近，不知三人中谁会突然发难的黑骑士们马上作好了防御准备。螺旋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的同时，天马三姐妹的速度突进的速度也愈发迅速。

“可恶！”

焦躁万分的斯塔隆拍马冲了出来。三姐妹一口气冲到了他的面前，突然让天马拍动着巨大的羽翼在对手的头顶上垂直上升。白翼带起的狂风

中，视线被遮的黑骑士们被迫停下了脚步。就在这一瞬间，升至上空的三姐妹一气反转齐下，借着高速下降的惯性将手中的枪对准地面的目标投了出去。枪投离手，三姐妹立刻朝三方散开水平飞行，随即再度盘旋回上空。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动作没有丝毫紊乱。从远处看犹如一朵向下绽放的百合花一般美丽壮观。强风过后，地面上只剩下一具被投枪精确刺中、贯穿身躯的敌人的尸体而已。

“动作还是那么灵活啊。敌人的指挥官已经被消灭了。现在开始隔断敌人，和地面上的骑士们配合灭敌！”

在以叹服的目光观赏完三姐妹那命名为“三角攻击”的华丽战技后，密涅瓦当机立断向白骑士团下达了指令。

失去了指挥的黑骑士团顷刻之间阵容大乱。原本黑骑士团就在卡西米亚大桥一战中元气大伤，几乎全军覆没，因此现在防守城池的黑骑士团除了数名队长级别的骑士外，其余几乎全是新兵。

击退了敌主力骑士团的哈丁等人乘胜追击，朝城池而去。

与此同时，负责攻略南面城寨的玛尔斯在将大量俘虏的管理工作交给阿斯特利亚等阿卡内亚骑士团的人后，便带着多加等一干直属骑士沿河川向城池赶去。

“是吗？我黑骑士团只剩下这里的人了吗……”

遥望着步步逼近的义勇军，卡缪自言自语道。

“全军出击。坐以待毙不符我军的作风……”

卡缪率领着少数部队出城迎击了。留在城里的人，则均被卡缪告知待战败之时便可投降。

很快，奥尔良骑士团和最后剩余的黑骑士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不愧是卡缪麾下的精锐部队，虽然为数不多但个个骁勇善战。

“卡缪，你的首级我要了！”

见卡缪的身影出现在战场，哈丁手持长枪拍马冲了上去。

“哈丁侯，好久不见了。”

手持阿卡内亚的神器——圣枪格拉迪乌斯轻轻避开哈丁的突击，卡缪对哈丁应道。

“尼娜公主还好吧。”

“当然了！公主已经将以后的事情交给我们了。”

“是吗，这就好了。”

交战中，卡谬露出了淡淡的微笑。他放走的尼娜后来受到了奥尔良骑士团的保护，这一消息早已传到了他的耳中。不过虽然听说尼娜已夺回了阿卡内亚，但再也没有收到详细的信息。但是，听了哈丁的话以后，卡缪心中最后的不安也终于被打消了。

“不久后玛尔斯王子的部队也会赶来。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哈丁斩钉截铁地说道。听罢，卡缪的表情不禁微微一动。

“玛尔斯王子吗？我还真想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男人……贝尔夫、莱登、罗伯特，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一声令下后，卡缪便驱马而驰。

“你害怕了吗，卡缪！”

哈丁立刻紧追上前，但卡缪的部下随即挡在了他的面前。

卡缪穿过敌阵，一路直奔玛尔斯的部队。此时，玛尔斯一行刚好抵达架在河川上的吊桥前。为了弥补因兵力分散而导致的战力不足，白骑士团的一同作为护卫随行。

“请问玛尔斯殿下是哪位？”

策马停在吊桥对岸后，卡缪向对面大声问道。

“我就是玛尔斯。”

玛尔斯毫无惧色地站了出来。

为了不让大军快速而顺利地通过，吊桥的宽度和耐重量被设计成一次只够一头马匹通过。二人之间也没有任何障碍。

尽管只有一小会儿，但时间确实像停止了一般。众人无声无息，静寂之中只有玛尔斯和卡缪以目光对峙着。当桥下流淌不息的激流声再度将时间召唤回来时，人们纷纷如同从静止中清醒了一般。

“黑骑士卡缪……”

“来吧！”

卡缪气魄十足地打消了玛尔斯平静的言语，将格拉迪乌斯举在身前。见状，玛尔斯也立刻举起了剑。卡缪轻轻一踢马腹，这匹名叫卡恩的白毛俊马随即冲上前来。

“请退下吧，殿下！”

多加抢在玛尔斯之前站在了桥上。卡缪所持的枪并非普通武器，仅一瞬间，多加便察觉到了。

“走开！”

面对主动担当玛尔斯盾牌的多加，卡缪拿起圣枪狠狠地刺了下去。如同疾风般的波动在圣枪的四周掀起，与枪突击的方向一同朝前方放射了出去。在这冲击下，身着重铠的多加轻而易举地飞了出去。

“多加！”

将玛尔斯交给朱利安和卡西姆等人保护后，哥顿立刻赶到了一动不动的同僚身边。盔甲多处受损也有出血，不过万幸的是多加还有气息。

不过，即便是卡缪，在多加全力的阻拦之下，也被迫停下了脚步。突然周围飘落了许多白色的羽毛，卡缪见状微微地眯起了眼。

“卡秋亚、艾丝特！”

反转急下中，帕奥拉对妹妹们催促着默契的时机。

“是那个人。”

看到对方抬起头来的面孔，艾丝特喃喃道。这一恍惚之下，她的手下意识地放松了力度，比姐姐们提前一步将手中的枪投了出去。标枪从白马的身边掠过，直直地刺在了吊桥上。受惊的白马在一声激烈的嘶叫和挣扎后倒了下去。白马的倒下同时也令帕奥拉两人的标枪偏离了目标，直接刺中了桥面。在标枪突刺和白马倒地的冲击下，吊桥无法承受重量而断裂。尽管反应迅速的卡缪立刻将圣枪刺向桥桁企图脱身，但他的爱马却将他一同拖入了激流之中。卡缪的身影随同散乱的吊桥残片一起，转眼间便被浊流所吞没。

“要追上去吗？”

眼见落入河中的白马一下便被冲到了下游，帕奥拉向玛尔斯征求道。虽然能够看到白马四肢朝天的样子，但众人却无法搜寻到卡缪的身影。虽然卡缪一身轻装，但也披有铠甲，恐怕已经没办法从脚下的这片激流中逃脱出去了。

“不用了，在这片急流中恐怕……再说，就算得救了，他也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好了，我们继续朝格鲁尼亚城进军吧！”

在庆幸自己的部队中没有骑兵后，玛尔斯便依靠白骑士团将部队载过了河。

7

朝城池后门进发的希达等人的部队，在与劳伦斯将军的守卫队保持着一定距离的情况下互相对峙着。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在于希达一直希望能够尽量避免进行无意义的战斗，另一方面劳伦斯这边也没有撇下防守任务而派兵出击的余力。不过不管如何，这两支队伍之间没有展开激战，都是因为希达和劳伦斯很好地管制着自己的部下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士兵们对于这两人的信赖有多么深厚。

在胶着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一名天马骑士出现在了他们的头顶上空。

“敌将卡缪已经出色地战到了最后一刻。如今继续战斗下去也已毫无意义，请格鲁尼亚军的诸位放下剑吧。”

对可能遭到弓箭狙击一事毫无惧色，卡秋亚堂堂正正地从众人的上空划过。

格鲁尼亚军开始动摇起来。但是，动摇很快便在劳伦斯将军的指挥下平静了下来。

见状，希达骑着天马独自一人走到了两军中央。从爱马上下来后，希达直视着劳伦斯。

站在劳伦斯身旁的格鲁尼亚军射手立刻拉弓搭箭，将目标对准了她。

“你们不要出手。”

劳伦斯让射手放下弓箭后，便对全军下达了号令。

“我是塔利斯的希达。战斗已经结束了。能否放下手中的剑呢？”

希达以足以传递至战场上每个角落的声音对劳伦斯说道。

“是希达公主啊。你已经成长得这么出色了……不过，对于你说的话恕难从命。如果我们在这里投降的话，格鲁尼亚的继承人尤贝罗王子和

尤米娜公主就会丧命。他们被加尼弗带走，现在作为人质被带到了帝国。我们的生死无关紧要，但绝不能让王子和公主失去性命。”

“尤米娜……尤贝罗……”

对于劳伦斯说出的两个名字，希达有些印象。那还是当卡德茵被解放以后，希达前往一座居住有许多在温迪尔的帮助下前来避难的儿童的修道院时候的事情了。在来自各地被帝国作为人质的贵族孩子中，希达遇到了这两位孩子。

“我们在卡德茵时就已经将被加尼弗关在牢房中的孩子们救出来了。其中就有你所说的那两个孩子。请放心吧。”

“你此话当真？”

“我以父亲塔利斯王的名义，以及父王与劳伦斯的友谊发誓，我刚才的话保证没有半点虚假。”

希达以斩钉截铁的态度对惊讶万分的劳伦斯许下了誓言。这对原本以为人质被带到了多尔亚本国境内的劳伦斯等人来说着实是个意外。不过一想到人质原本就在加尼弗手中的话，那么他会将人质留在卡德茵也就不足为奇了。再说，劳伦斯也无法怀疑早在塔利斯王国统一之时便认识的盟友塔利斯王的女儿。

“只要向卡德茵派遣使者的话，立刻就能让他们回国。”

希达的话令劳伦斯作出了觉悟。

“好吧，我相信你的话。”

说这，劳伦斯走上前去，亲自将自己的长枪交给了希达。见状，其他的格鲁尼亚士兵也纷纷丢下了自己手中的武器。

一直为希达捏着一把汗，注视着两人对峙的奥古马，此刻终于舒了一口气。他将剑收回鞘中，下令让士兵们控制住敌军的俘虏。

这时，与哈丁合流的玛尔斯也成功地说服了格鲁尼亚军令其投降。由于事前卡缪也有过吩咐，当格鲁尼亚军见到玛尔斯那与哈丁截然不同的稳重举止时，便乖乖地遵照他的话停下战斗缴械投降。因战斗而极度兴奋的哈丁虽然有些不服气，但最终还是没有做出搅乱义勇军军内部的举动。

到此为止，格鲁尼亚也被完全征服，并再度回到了阿卡内亚的管理之下。

8

作为格鲁尼亚的监视人员，负伤的多加暂时留在了城内。顺便等待来自阿卡内亚、已经被提升为将军的托姆斯的部队的到达。

在战斗中获得的三神器的最后一件——格拉迪乌斯在米迪亚的婉拒下，被交到了多加的手中暂时由他保管。在听说了卡缪的事情后，米迪亚便认为比起自己，多加更适合使用这把圣枪，至于哈丁，他对从卡缪手中取回的武器更是不屑一顾。因此该枪的保管人，最终将会由带着尼娜公主的最新命令而来的托姆斯来决定吧。

随后，玛尔斯等人便马不停蹄地向马其顿出发了。

马其顿位于阿卡内亚大陆南部最大的岛上。在这座面积足以匹敌阿卡内亚王国所在半岛的岛屿上，南面是马其顿王国，而四面被山脉所包围，位于岛屿北部中央的，便是多尔亚帝国。

乘船来到岛屿的义勇军以稳重的步伐展开了对马其顿的进攻。气温较高的马其顿王国的国土几乎均被密林和山岳地带所覆盖，同时这里也是全大陆中飞龙们惟一的栖息地。因此这里对于大部分的士兵来说，是一块初次体验的秘境。

由西海岸登陆并整顿了态势的义勇军沿着山脉朝岛屿的南端一路前进。但是在途中，他们和早已等待多时的、由奥达因将军率领的龙骑士团遭遇了。

“哥顿，如果你想拜我为师的话，就在这里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本事吧。”

隶属于阿卡内亚弓骑士团的乔尔久，对率领着阿利提亚骑士团弓兵部队的哥顿如是说道。在共同经历了数次的战役后，哥顿被乔尔久那高超的箭法彻底折服，终于在不久前提出了想拜他为师的想法。

玛尔斯从侦察兵那里得知了敌人的布阵后，便即刻定下了自军的配置：先在森林中埋下弓兵队，然后利用轻装的步兵队将敌人吸引过来。白骑士团在弓兵队的背后待机，骑兵队则退到部队的最后。

先行一步的步兵队自然没有攻击空中目标的能力，见义勇军们个个惊慌失措地后撤，得意忘形的马其顿军便肆无忌惮地开始了追击。在追赶

了一段时间后，马其顿骑士团注意到了展开在森林上空的白骑士团。龙骑士团在马其顿军内一直拥有最高的地位和荣耀，而白骑士团则一直排在龙骑士团之下。此外，马其顿军早已将密涅瓦的白骑士团视为叛徒。

“正好，叛军之流根本毫不足惧。上吧！将叛徒们全部肃清，用他们的血来洗刷我国的污名！”

奥达因下令全军一齐开始攻击。面对全速突来的龙骑士团，白骑士团的天马们伸展开巨大的羽翼随风飘舞，缓缓地向左右分散开来。

“真是愚蠢，竟然想要包围我们，实在是愚蠢之至！”

见状，奥达因则立刻打算让全军反转，以螺旋之形急速上升。只要升至高空，然后反转急下的话，就能够轻易从上方狙击自左右包围过来的白骑士团。

在绿林之上，白色的天马群和翠色的飞龙群之间，有如美丽的群舞一般在苍蓝的青空中划出了一条清晰地线条。

当奥达因正下令准备让全军开始上升的那一瞬间，一道火光划空而过，贯穿了他的飞龙。

“什么！”

难以置信地叫了一声之后，奥达因坠落了下去。仿佛以此为号般，无数道流矢从森林射来，如骤雨般向龙骑士们打去。顷刻间龙骑士团的队列便被打乱，还处于上升途中的龙骑士们纷纷向四周散开逃命去了。

“停止放箭！”

乔尔久向全弓兵队下令道。半数以上的龙骑士在他们的这一波攻击中坠落丧命，勉强着陆的人则立刻被反转回来的步兵队包围，至于还在四处逃窜的残余分子，则遭到了白骑士团整然有序地轮番攻击。

“干得不错。”

见已经取得了预想之上的战果，乔尔久带着满足的表情对哥顿说道。

9

“是吗。奥达因的部队全军覆没……”

接到报告的米歇尔感叹了一句后，便摆摆手让传令退下了。

就在前两天，他得知格鲁尼亚城被自称义勇军的阿卡内亚联合军攻陷的消息后，便立刻下令加强了国境警备队的防卫。然而联合军的进攻之神速甚至超过了米歇尔所掌握的情报预测。这样下去的话，本土决战是无法避免的了。

“还是事先知会一下老人家吧……”

这么想着，米歇尔从龙舍中牵出了一匹飞龙，独自一人朝城外的一座公馆飞去。那里虽然是王家所拥有的的众多别墅之一，不过也仅仅是供少量宾客的随行人员使用，因此国民们几乎都不知道这座公馆的存在。

米歇尔避开他人的耳目悄悄在公馆内着陆后，便径直向馆内走去。

不知国王突然来访，佣人们慌忙出来迎接。

“我就知道你差不多该来了。”

米歇尔刚一进屋，早已恭候多时的加托便率先开了口。

“那么，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当前的状况了吧。”

米歇尔带着一丝讽刺的口吻向加托询问。加托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么，就请您尽快离开这里吧。不久后这里就会成为战场了。”

“那可不行。”

加托很干脆地拒绝道。

“如果现在离开这里，那么就无法阻止加尼弗的野心了。”

“那样的话就没办法了。趁战场还没有扩大到这里前，我会将联合军击退。”

“你还在说那样的蠢话么，米歇尔？”

加托有些心灰意冷地叹了口气。

“你就不能和玛尔斯王子合作么？你和卡缪等人的最终目的，说穿了不是和玛尔斯王子一样么？为了打败多尔亚帝国，齐心协力不是更为明智么？”

“不，我们和阿利提亚在想法方面，有着决定性的差异。”

“是因为阿卡内亚王国么……”

“像阿利提亚、奥尔良这样的属国是不会理解马其顿、格鲁尼亚从阿卡内亚那里受到的苦难的。我想毁灭的必然有复活后的多尔亚帝国，但同时也包括了态度依旧的阿卡内亚王国。”

大陆上的各个王国在表面上虽然和睦友好，但如同格拉和阿利提亚之间难以弥补的隔阂一样，阿卡内亚王国总是对马其顿和格鲁尼亚王国的日渐兴旺持有警戒态度。因此，作为大陆的盟主国，阿卡内亚让两国吃了数不清的苦头。

“那样的话，你就能够成为大陆的霸者闻名大陆了么？真是愚昧的想法。再说，从为了消灭阿卡内亚而与多尔亚帝国联手的那一刻起，你便已经走错了路。”

“我只是不想在进攻阿卡内亚时为自己留下一个后顾之忧。再说，只有蛮族和部分佣兵组成的多尔亚，只要我们得到了光剑法尔西昂和三神器，便不足挂齿了。”

米歇尔说出了自己的真正想法。与多尔亚帝国同盟后灭掉阿卡内亚王国，平定周边诸国。之后再回过头来攻下多尔亚帝国统一整个大陆。这便是米歇尔所构思的脚本。而卡缪，则是惟一一个赞同他这一构想的盟友。

“但是，加尼弗夺走了法尔西昂。话说回来，轻易地相信多尔亚的使者加尼弗那种小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愚蠢的判断。”

这点不需加托指出，人人都心中有数。

由于玛尔斯等人作出的抵抗，使得米歇尔的计划被彻底打乱。不光如此，因为加尼弗的暗中作梗，至今米歇尔也没能获得能够对抗梅迪乌斯的力量。如今，已经召集了众多龙人族的多尔亚帝国的实力，已经和马其顿的战力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直到格鲁尼亚被玛尔斯的军队占领为止，马其顿一直处于情报被封锁的状态下，便已是最佳的证明。就结果而言，马其顿抛弃了卡缪，自己也被完完全全地孤立了。

“随便你怎么说吧。既然我不惜暗杀父王、与妹妹断绝关系也依然选择了霸者之道，那么事到如今便已无法回头。”

“真是可悲。既然当不成霸者，那你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还有什

么意义？”

面对加托的感叹，米歇尔没有回答。

“我已经给了你忠告。之后就请老人家你自便了。”

丢下这句话后，米歇尔回到了城里。

马其顿城内，全体龙骑士们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除了那些被囚禁起来、支持密涅瓦的人以及和平派的大臣们以外。此外边境警备队中也有数名将军还持有观望态度，没有理会米歇尔的归国命令。如今站在城内的，只剩下米歇尔的直属部下们。不过同时，他们也可以称作是马其顿军的最强精锐。

“终于，叛军来到这里了。不知廉耻的密涅瓦也在反乱者的阵营中。现在正是将我们龙骑士的勇猛展现出来的时刻！让我们赌上龙骑士的骄傲，不让一名敌人活着离开马其顿！只有我们，才是将来成为这片大陆霸者的勇士！”

高举着王家代代相传的艾奥提之盾，米歇尔向排列整齐有序的骑士们鼓舞道。骑士们随即齐声响应，从他们的身上，看不出士气有丝毫的衰弱。

“骑上座骑，出击！”

米歇尔乘上自己的飞龙后，率先向苍茫的天空腾空而起。国王的身后，大批的龙骑士和天马骑士紧随而至。虽然他们已经丧失了奥尔良远征军的战力，但保存下来的实力依然十分强大。

当马其顿军的布阵结束之际，义勇军的身影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之中。前列是骑兵队，跟随其后的是弓兵队和步兵队。而白骑士团则为了避免过于靠前而稳重地有如一片白云般展开在步兵队的上空。

“首先要令敌弓兵队无法攻击，全军和敌人的天马骑士展开乱战并将其一一击溃！地面部队稳固城门的防守，阻止敌骑兵队的进军。待取得制空权后，就分断敌人的步兵队，在地面上将敌人的弓兵队全部消灭。最后全军发动总攻，将敌军全部肃清！上！”

米歇尔向各部队下达命令后，便立刻带头展开了攻击。

将来自地面的流矢当作不存在一般，翱翔天际的骑士们如疾风一般

向前疾驰。

“帕奥拉，向全队下令，与篡夺王位者一决高下！”

望着以米歇尔带头突击而来的龙骑士们，密涅瓦大声说道。

白骑士团的女骑士们纷纷高声呼应。激烈的空中战即刻打响。

“不妙。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轻易放箭了。步兵部队，立刻与弓兵队合流！骑兵部队先行一步占领敌城！”

当了解到在进入混战后，我方的各支部队的优势均已遭到封杀时，玛尔斯立刻下令部队切换成守备阵型，同时加快了攻城的脚步。

为了阻止弓兵队和步兵队的合流，一支龙骑士小队朝玛尔斯等人的方向袭来。但是，一道炎矢准确无误地射穿了他们的龙身。

“是乔尔久吗？如此精准也只有他能做到了。”

迎面用奇迹之剑将低空袭来的龙骑士的枪一分为二后，阿斯特利斯喃喃自语道。手上的白刃每挥舞一次，都会迸发出劈裂大气时产生的露水。冰冷的剑身即便切开敌人的肉身，也没有出现一丝污点。

地面也好空中也罢，四处都持续着义勇军与马其顿集结了全部力量的激战。

“兄长，你觉悟吧！”

举起闪耀着光芒的白银之枪，密涅瓦向米歇尔高声喊道。不过米歇尔轻轻一挑，便将长枪的突刺轻松地化解掉了。

“就这点程度么？既然夸下海口就让我见识见识啊。无能之辈的话，我可没有功夫去聆听。”

米歇尔提高了声音回应道。

“你要说的话……仅此而已吗！兄长！”

互相间迅速地反转而回，两者的枪再度交在了一起。密涅瓦一枪刺去，米歇尔带龙做了一个横向回转，同时用艾奥提之盾轻易地将攻击弹了开去。密涅瓦不禁被反弹的力道所震，整个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飞龙的飞行轨迹也一时混乱了起来。待费劲全力才重新调整好姿势时，密涅瓦一惊之下这才发现，米歇尔已经冲到了自己身边。

“竟然如此之快……”

话音刚落，密涅瓦的右边便遭了对方枪柄的重重一击。脱落于手的

银枪连转数圈后落至了地面。

“还没完呢！”

密涅瓦顾不得手中的疼痛，一把将预备的枪从鞍下拔了出来。

“太天真了，密涅瓦。你那么做，简直等于在说‘请杀了我吧。’乳臭未干的家伙就该老老实实地落荒而逃。”

米歇尔再度飞回密涅瓦的正面，对她嘲笑道。

“你说我还乳臭未干吗？兄长！”

密涅瓦愤恨地咬紧了牙关，再度举起了枪。从刚才开始，她的攻击便悉数被轻松防下，不仅如此，米歇尔还有如嘲弄一般只进行了几下点到即止的攻击。

兄长不愧是兄长。

“我不能原谅兄长，而且一定会超越你的！”

“所以我才说你的那股劲头和你的话毫不相称。一切都交给我就可以了。密涅瓦。”

米歇尔再一次击落了密涅瓦手中的长枪——以高速从对手身边穿过，同时只见长枪一闪——这实在是常人难以效仿的绝技。

遭到几乎令肩膀失去知觉的重重一击的密涅瓦捂着痛处将手再度伸向了鞍下。但随即愕然失色——后备的枪已经没有了。这样一来，正如兄长所说，自己只有逃跑的份了。

“不，就算和兄长对刺以命相抵，我也要打败兄长！”

密涅瓦作了即使以肉身相撞玉石俱焚也要战斗到底的觉悟。从这个高度跌落地面的话，活命的可能性相当低。但只要玛丽亚还活着，那么马其顿王家便能够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再度复兴。

但是，看穿了密涅瓦意图的米歇尔不会这么轻易得让她得逞。他绕至密涅瓦的身后，丝毫不给密涅瓦任何撞击的机会。

“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急着寻死，真是太遗憾了。”

米歇尔举起了枪，将目光锁定在了密涅瓦那毫无防备的后背上。尽管密涅瓦奋力躲闪，但掷出的枪还是擦伤了自己的左臂。

“恩……”

右手连忙抓紧缰绳，密涅瓦努力地调整着平衡。骑在全速翱翔的飞

龙身上，密涅瓦的红发在强风中如火焰般跃动着，流出的鲜血刚一离体便被吹散得无影无踪。

“刚才的只是警告。”

“我不干！”

高声否定了兄长的忠告，密涅瓦用嘴紧咬着缰绳，取出了插在腰间的匕首——她准备将龙鞍与身体间连接的生命线一刀割断。如果时机合适，整个人就能够重重地撞在紧跟在后面的米歇尔身上。顺利的话，也就能够连龙带人一起坠落地面。

当密涅瓦下定决心准备开始这一无谋甚至近乎疯狂的举动时，终于有其他骑士赶了过来。由于米歇尔兄妹二人无视战场的存在一直展开着高速的空中战，因此他们早已远离了其他骑士们的视野范围。再加上两军混战正酣，部下们根本无法掌握他们二人的位置。

“密涅瓦大人！”

帕奥拉高声向密涅瓦喊道，奋不顾身地从上空冲到了两人之间。米歇尔立刻驱龙作了一个横向空转，躲开了帕奥拉的一击。不仅如此，在两人擦身而过之时，天马的羽翼还遭到了米歇尔的高速一击。

在飘零的白羽之中，帕奥拉坠落了。

“帕奥拉！”

勉强从米歇尔的追击下摆脱出来的密涅瓦悲痛地呼唤着。

“你竟然将姐姐……”

和帕奥拉一起赶来的卡秋亚和艾丝特果敢勇猛地向米歇尔展开了攻击。在两人绝妙的配合攻击下，就连米歇尔也不得不被迫专心地防御起来。

这此，密涅瓦朝着坠落的帕奥拉急速冲了过去。

尽管天马拼命地伸展着受伤的羽翼进行减速，但在巨大的重力加速度面前，这一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只要再一会，人马便必定会重重地坠至大地。

“已经追不上了吗……”

就在密涅瓦几欲放弃之际，一匹天马从侧飞出，一把抓住了帕奥拉天马的缰绳。掉落的速度稍稍有所减慢，凭着这一减速才终于追上去的密

涅瓦硬是冲到了帕奥拉的下方，将她拉了下来。

勉强避免了坠落大地的天马在临近地面时凭着自身之力顺利地着陆。

“不要紧吧，帕奥拉。”

“是的，谢谢你，密涅瓦大人，希达公主。”

负了轻伤的帕奥拉一面强令自己镇静下来，一面向救了自己的希达和密涅瓦道谢。

“她由我来照看，请密涅瓦公主您……”

“我要返回上面去，我必须要回去。”

密涅瓦抬头仰望着天空，说道。在她视线的另一侧，龙骑士和天马骑士正展开着激烈的战斗。在玛尔斯的指挥，以及弓兵队和白骑士团的配合下，敌人的龙骑士团被成功扫荡。不过他们正要追着天马三姐妹赶来。但从马其顿城出击的守卫队中立刻便有新的龙骑士上前迎击。

“那么，请拿上这个。”

让帕奥拉躺在地面上后，希达将自己的枪交给了密涅瓦。

“不好意思。”

密涅瓦道谢之后，便拿着长枪再度回到了空中。

“卡秋亚，艾丝特，你们没事吧！”

被高声招呼后，两人带着若无其事的口吻应着，随即飞到了密涅瓦身边。

“我来代替帕奥拉，希望你们能助我一臂之力。”

“是！”

二人齐声答道。

三人并成一列，枪头共同指向了米歇尔。

“没想到还有对着我来的骑士啊。”

见卡秋亚朝自己冲了过来，米歇尔轻声喃道。

刚一举枪准备迎击，卡秋亚却在冲至跟前的那一刻横向移开改变了方向。躲在卡秋亚身后的艾丝特接踵而至，同样在冲至跟前的一瞬间向卡秋亚相反的方向横向移开。白翼舞过，密涅瓦的身影突然在米歇尔的眼前闪现。

卡秋亚、艾丝特二人从左右展来，分别限制住了米歇尔的前进方向，在此刻无论朝哪边改变方向，均会和对手产生剧烈的冲突吧。因此，米歇尔只能选择与正面而来的密涅瓦针锋相对。

“兄长！”

将全身心的力量灌注在这一击中，妹妹舍生忘死般地冲了过来。下意识地，米歇尔脸上浮现出了轻微的笑容。

突然，从左右两侧擦身而过的天马两姐妹攻其不备地同时投了手中的枪——这让原本以为两人仅仅是为了封闭他去路的米歇尔大吃一惊，他连忙抬起左右手分别所持的长枪和盾牌，努力将长枪弹了开去——但这一动作却使自己在一瞬之中心门大开，露出了极大的破绽。

密涅瓦没有错过这一堪称绝佳同时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在和米歇尔相交的那一刹那，长枪透过了米歇尔的身体。

“天真的人……原来是我吗……”

抓着刺进了侧腹的细枪，米歇尔不禁自嘲地说道。他用力一把拔出细枪朝地面扔去。当因大量出血而产生的目眩向米歇尔袭来时，他的飞龙突然发生了剧烈的抽噎。只见卡秋亚之前投出的长枪刺穿了飞龙的下腹——米歇尔原本以为弹开的长枪，恰恰命中了自己的座骑。

这一连窜的变故实在太不走运了。失去了力量的飞龙就那样带着米歇尔一起向繁茂的密林坠落而去。

“他笑了……”

注视着米歇尔的身影直到他完全消失在视线内，密涅瓦不禁喃喃自语。

虽然她一度想要确认遗体，但周围幸存的龙骑士们是不可能让她这么做的。

“弑主的昏君已死。如果你们还有身为骑士的荣耀，就立刻服从我们，把枪放下！”

已知继续下去亦毫无意义，密涅瓦下令让众龙骑士们缴械投降。

10

“你真的知道加托大人的所在是吧？”

快步走在远离主战场的小道上，玛尔斯对谢尼问道。

“嗯。他肯定在马其顿王家的别墅里。我们前进的方向也不会有错吧。”

谢尼向听说了谈话后硬要跟来的玛丽亚征求意见。

“是的。从这里下去的话，应该就能看到别墅了。”

与谢尼的意思相反，玛丽亚的回答总是显得暧昧不已。

“总之赶快吧。虽说马其顿已经被我们攻下了，但零星的战斗仍在继续。”

玛尔斯向大家催促道。关于米歇尔的死，玛尔斯也没忍下心告诉玛丽亚。

虽说还有敌人在负隅顽抗，但这场战斗的大势已定。见进军马其顿的最大目的已经基本达成，因此玛尔斯便为了达成另一个目的而组织了一支别动队展开了单独行动。目标是大贤者加托所在的别墅。以毛遂自荐负责带路的谢尼为首，玛丽亚、劳伦斯、蕾娜、朱利安、那巴尔、马利克、琳达、温迪尔等人也同在队中。

“刚才没听到什么声音吗？”

在即将到达别墅时，走在队伍最末尾的玛丽亚突然停下了脚步。

“是不是有谁受了伤呢？如果是的话就不能放着不管……”

蕾娜走到玛尔斯身边对他侧耳说道。

“但是，我们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

“是啊，加托那边似乎也很急。”

谢尼连声附和着温迪尔的话，让大家再加快步伐前进。

“那么，就让我们留下去看看情况吧，玛尔斯大人，请你们先走一步。”

“只靠蕾娜你们两人，实在太危险了！”

朱利安慌忙拦住蕾娜。

“那么，我跟她们一起去吧。”

劳伦斯主动提出担任两人的护卫。朱利安虽不放心也想一同跟去，但考虑到若要潜入别墅很可能需要依靠他的力量，只得勉强同意。

“如果真有负伤者，那么就告诉他们战斗已经结束，并把他们送到附近的民家去吧。我记得，艾丝特的青梅竹马，叫威廉的猎师好像就住在这附近。”

蕾娜说明完毕后，玛丽亚便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进了密林之中。

和蕾娜等人分开的玛尔斯他们不久便到达了别墅。在别墅的玄关处，佣人们早已接到加托的吩咐等候在那里了。

“你终于来了，玛尔斯王子。”

加托恭敬而恳切地迎接了众人。他的房间里有一座祭坛，祭坛的中央伺奉着一颗闪耀着光芒的透明宝玉。

“初次见面，大贤者加托大人，我是阿利提亚的玛尔斯。”

与具有实体的加托见面还是第一次的玛尔斯再度郑重地向他敬了一礼。

“遵照您的吩咐，我们把光和星的宝玉带来了。”

玛尔斯将散发着光辉的两颗宝玉递了上去。

“不愧是昂利之血的继承人，这下就能够创造出星光爆裂这一魔法了。只要有了它的力量，就能够打破加尼弗的恶灵。但是，你们必须赶快行动，一旦开始生成魔法，我就不得不解开结界。那样的话，你的姐姐在加尼弗的面前就毫无防备了。”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从加托口中听到这预料之外的话，玛尔斯急忙追问道。

“加尼弗的目标是奥姆之杖。即便拥有强大魔力，他也依然是个活生生的人类。如今年事已高的他开始对渐渐逼近的死感到恐慌，因此，他想从蕴涵有莫大生命力量的奥姆之杖中将力量吸收掉。愚蠢，真是愚蠢的行为。”

加托以无可奈何同时也无法容忍的口吻回答道。

“那样的话姐姐她……”

玛尔斯终于明白了。阿利提亚王家的秘宝奥姆之杖蕴涵有巨大的生命力量。但若想要将这股力量引发出来，则只有继承了阿利提亚王家血统

且是上级的修女才能够做到。也就是说，那个人就是玛尔斯的姐姐艾丽丝。正因为这样，所以加尼弗当初袭击阿利提亚城时，惟独放过并带走了艾丽丝。

“没错。现在由于我张开了结界，所以加尼弗不能碰到艾丽丝分毫。但是一旦我解开力量，就算残余的力量还能将结界维持一段时间，但不久后结界还是会消失。在加尼弗察觉结界消失之前，你们要立刻赶去特贝之都。”

“但是，我们连特贝在哪里都还不知道……”

“不用担心。如果只是一支骑士团规模的部队的话，我可以用魔法将你们传送过去。特贝位于卡德茵之北——比马摩特多沙漠更加北端的地域。你现在立刻挑出能够前往特贝的人选吧。在这段时间内，我就来制造星光魔法。”

“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能来帮忙吗？”

一直静静地倾听着两人谈话的温迪尔，这时提出了请求。

“那可帮了我的大忙。你就是现在卡德茵的长老温迪尔是吧？”

“是的。另外他是我的弟子马利克，另外一位是米罗亚大司祭的女儿琳达。”

被温迪尔点到名字时，马利克和琳达不约而同地向加托深深地敬了一礼。

“嗯。那么，我要解开结界了。虽然结界的效果暂时还能保留，不过你们一定要赶快行动。”

加托说完便将手伸向了祭坛。祭祀在那里的宝玉顿时失去了光泽。见状，众人立刻开始了行动。

11

“不论发生任何事，都要将艾丽丝殿下救出来！”

多加重重地将圣枪敲向地面，斩钉截铁地说道。在赶到格鲁尼亚的

波亚司祭的帮助下，他的伤终于得意痊愈。

在阿卡内亚军到达的同时立刻出发的多加的部队，在马其顿的战斗结束后抵达了城池。虽然为自己没能赶上战斗而懊悔不已，但未因战斗而产生疲劳的士兵的到来，对支援即将前往特贝的玛尔斯等人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那么，终于要和加尼弗进行对决了。”

卡因问道。从他的脸上看不到丝毫的疲倦。虽说一场大战刚刚结束，但这支历经数战堪称精英的勇士们毫无倦态，这让玛尔斯感到非常安心。

“是的，让我们救出姐姐吧！”

玛尔斯应道。这时，山峦那边的上空爆发出了一团巨大的火花。宛如流星般的光芒纷纷朝四周迸射开来。

“加托大人的魔法差不多该完成了吧。我们得赶快编好队伍！”

玛尔斯向众人说道。

当加托在温迪尔的搀扶下出现在众人眼前时，则是不一会儿的事情。也许是制作魔法花费了太多精力，加托显得非常疲倦。

“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吧？那么，我就把你们送到特贝去了。由于要直接送到加尼弗所在的神殿，因此你们要尽快将他打败。结界已经消失了。”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站在井然有序的队列前，玛尔斯铿锵有力地答道。紧接着，琳达以及带着星光爆裂魔道书的马利克也回到了队中。

“那么，去吧！”

加托高高托起了双手。在一震目眩之后，玛尔斯等人的视线发生了奇妙的弯曲，眼前的景像如同化作了绘具的旋涡一般奔流不息。终于，周围变幻无常的颜色固定下来，眼前的景象也恢复了原本的面貌。而玛尔斯等人已经站在了一座幽森恐怖的古老建筑之中。

这里位于一座规模大到能够将阿利提亚城整个装下的巨塔中，中央建有由祭坛重叠起来的神殿。建在二层上的神殿中铺建了广阔的基座，而中央那长长的阶梯直接连接着巨塔的最上层。在青白色篝火的照耀下，这

座神殿的装饰不禁会让人联想到拉曼神殿。

“玛尔斯的小鬼竟然能来到这里。看来这多半是加托那老家伙的伎俩了。”

突然，加尼弗的声音响彻了殿内。同时，大量的士兵们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察觉了转移魔法波动的加尼弗，对玛尔斯的到来早已严阵以待。

“我要把妹妹救回来，加尼弗！”

玛尔斯对着站在神殿最上方的加尼弗高声叫道。

“有本事你就试试看。你们能做到么？只要恶灵和法尔西昂还在我手中，我甚至连梅迪乌斯也能够支配。我才是这个世界永远的王。就连那个加托也不能再阻止我，对，就连那个加托也……”

精神看似恍惚的加尼弗自我陶醉般地说道。

明白现在多说已经毫无意义，玛尔斯立刻下令全军展开攻击。主要由剑士构成的部队朝着神殿的最上部进发了。卡因、多加、哈丁、奥古马、玛尔斯以及马利克等人一马当先，杀出了一条直通加尼弗的血路。

“你觉悟吧，加尼弗！”

当玛尔斯终于站在加尼弗面前时，他带着愤怒的口吻高声说道。但是，下一个瞬间，他便被加尼弗那双令人厌恶的招术而震惊——映入玛尔斯眼帘之中的加尼弗，眨眼间便变成了四个！

“不愧是替我处理了卡缪和米歇尔的人，有点本事。”

“我要感谢你帮我省了不少事。”

“不管怎么样，他们迟早都会成为我道路上的障碍。”

“剩下的，只要将身在这里的你们杀光，再将尼娜干掉的话，所有的王国就都会从这个大陆上消失了。”

在各自开口的加尼弗众人身后，能够看到一道光之巨柱。

“艾丽丝公主！”

马利克不禁叫了起来。光柱之中，正是手持奥姆之杖的艾丽丝。仿佛光柱中就没存在过重力一般，艾丽丝静静地飘浮在空中。但是，那道柱子的光芒有如烛光般闪烁不停，眼看即将消失。艾丽丝的身体也随之缓缓地在空中上下浮动。

这时，一道炎矢直直地刺穿了其中一个加尼弗。发出如野兽般凄惨

的叫声后，倒下的加尼弗化作了土块。

在乔尔久放箭的一瞬间，阿斯特利亚紧随着炎矢一跃而上，剑光一挥，打倒了另外一人。得意忘形、破绽百出的加尼弗四人只顾着注意玛尔斯去了，对应其他士兵的动静丝毫没能反应过来。

多加拿起圣枪朝眼前的第三个加尼弗刺了出去。眼见三神器的同时攻击即将完美实施时，不知为何多加的攻击却突然在途中停了下来。

“玛尔斯大人，是他本人！”

卡多的脸庞不禁被扭曲，但他依然尽力向玛尔斯告诉了加尼弗真身的位置。被恶灵的力量所保护的人，正是加尼弗本人的最佳证明。

“请您退后，玛尔斯殿下。”

见时机已到，马利克站了出来。

“真是愚蠢，你们给我去死吧。漆黑的宝玉啊，栖息在黑暗中的眷族们！出来吧，暗黑的亡者们！吞噬心中的黑暗！”

加尼弗咏唱起了恶灵的魔法，一群邪恶的凶灵们渐渐浮现。

但是，马利克也同时咏唱起了咒文。

“光与星的宝玉啊，群星的解放是粉碎黑暗的光辉。弹射吧，星辰的闪光！”

一道闪耀着虹色光芒的魔方阵在马利克面前出现。从中迸发的无数光辉，转瞬便将加尼弗包围其中。敌人的身体在光芒收缩为一点时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是星光魔法吗……可恶的加托……”

被光芒焚烧着身体的加尼弗痛苦地跪了下去。但是，他顽强地保持住了身体的平衡。同样，承受了恶灵吞噬的马利克，也勉勉强强地保住了性命。不过，他也一样处在濒死状态。全身犹如刀割般的疼痛使他松开了手中的魔道书。

玛尔斯等人见状立刻上前试图给予加尼弗致命一击，但纷纷遭到恶灵的束缚丝毫动弹不得。

“你干得很好！年轻而愚蠢的魔道士，但是，好运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脚步蹒跚地站起身后，加尼弗再度举起了魔道书。

“光与星的宝玉啊，群星的解放是粉碎黑暗的光辉。弹射吧，星辰的闪光！”

女性那凛凛清脆的声音突然彻满当场——奔到马利克身边的琳达一把将星光魔道书从地上抓起，飞快地咏唱了起来。

“可恶……但是已经迟了！我是……”

话音为落，光芒再度将加尼弗包围。经过了二度爆炸后，加尼弗终于倒了下去，一动不动了。

“成功了，父亲的仇这下终于……”

扑通一下坐倒在地的琳达，口中大喘粗气。

“是啊，你终于将加尼弗……危险！”

刚要赞扬琳达的马利克突然将她一把推了出去。伏在地上的琳达急忙抬头望去，只见马利克被一团雷球层层包围了起来——残余的最后一个加尼弗的复制人对他施加了雷光的魔法。

“马利克！”

从恶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玛尔斯立刻冲了上去，一刀劈倒了复制品。

在倒下的加尼弗复制品的背后，光柱终于失去了光芒。随着奥姆之杖落地时“咣”的一声，浮在空中的艾丽丝倒了下去。

“姐姐！”

玛尔斯急忙赶到了艾丽丝跟前，将她的上半身扶了起来。在三两次的焦急的摇晃之后，艾丽丝慢慢地睁开了眼。

“玛尔斯？啊，是玛尔斯啊。”

惊喜交加的艾丽丝和玛尔斯拥在了一起。

“姐姐，我真想你。”

“我也是啊。玛尔斯。对了，加尼弗怎么了？”

露出一丝不安的神色，艾丽丝问道。

“加尼弗已经被马利克打败了。但是……”

“马利克也来了吗？”

如同发自内心的欢喜一般，艾丽丝向四周望去。但是，映在她双眸中的，却是被带着悲伤表情的众人所包围的，已经面目全非的马利克的

身影。

“马利克！”

艾丽丝一把将玛尔斯放开，捡起奥姆之杖急急地冲到了马利克身边。

“马利克……马利克……”

跪在身旁，注视着面庞，艾丽丝夺眶而下的泪水打在了面颊上。就像对泪水有所反应般，马利克的嘴唇微微一动，尽管没能发出声音，但能看出，那是艾丽丝的名字。

“他还有救！”

让周围的人退开后，艾丽丝举起了奥姆之杖。

“解放吧，圣明的煌耀。在心爱者之中宿入！”

咏唱着圣句的艾丽丝随即被一团光芒所包围，身边的马利克也一同被光芒所笼罩。光芒过后，奥姆之杖便因力量枯竭而变得粉碎。

“怎么会……”

艾丽丝不禁惊慌失措地叫了起来。蕴藏在宝杖中的力量应该还有足够的余力拯救马利克。只要不将多余的力量从杖中释放出来，那么宝杖就不应该会粉碎。担心咏唱失败的艾丽丝满脸不安地向马利克望去。

“艾丽丝……公主……”

马利克终于开口了。

“对，是我。谢谢你，马利克，你保护了我。”

再也无法藏住心中的喜悦，艾丽丝将马利克抱在了怀中。这一举动不禁让马利克赤耳面红。

无法进入眼前二人的世界，站在一旁的琳达呆呆地看着他们。

“魔法的战斗比任何战斗都要激烈，同时也短暂即逝。这对依靠枪剑生存的人来说，真是难以理解的东西。”

走到加尼弗的遗体面前进行确认的哈丁喃喃自语道。如今敌人已经一扫而空，神殿也恢复了原有的寂静。但是，刚一将手伸到被司祭的长袍缠于一身的加尼弗时，哈丁便大吃一惊——加尼弗的身体有如溶化一般渐渐消失。尽管他急忙将残留的长袍一把拉起，但顷刻之间遗体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颗黑色的宝玉落在地上。虽然还残留着一丝妖冶的光

芒，但这光芒也随即消失了。

“这是什么？”

哈丁将那宝玉捡起仔细端详起来。深深的黑暗在宝玉中扩散开来，如同心中的一切仿佛被黑暗的深渊看透一般，哈丁的手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宝玉滑落下去。

在清脆的声音中，宝玉反弹了数次，最终消失在建筑物的黑影之中，再也见不到踪影。

12

在加托的转移魔法的帮助下，回到马其顿的玛尔斯等人作好了万全的准备好，终于朝着多尔亚的本国领土进军了。

玛尔斯的腰间佩带着寻遍了神殿才发现的光剑法尔西昂，显得威风凛凛。左手则牢牢握着炎之纹章的盾牌。

从在塔利斯玛尔斯他们起兵开始，已经过了一年以上的时光。

多尔亚帝国的领土，是一片被山峦所包围的贫瘠土地。过去被人类追赶的龙人族们，来到了这片土地，立梅迪乌斯为王并建立起了一个国家。

一切的开端，都是从龙族突然疯狂地袭击人类，将人类逼至灭亡边缘时开始的。但是被神的力量封印起来的龙族变成了龙人，反而遭到了人类的追杀和被迫迁到了边境。再度复起的龙族以帝国的力量将人类当作了奴隶使唤。但是，人类开始了抵抗，帝国随之灭亡。接着到了现在，复活的帝国又灭了人类的王国，而人类也为了消灭帝国而展开了战斗。历史，就是一直这样重复轮回着。

这场最后的战斗，与其说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斗，不如说是人类和龙人族之间的战斗更为贴切。

但是，这场战争之所以没有成为单纯欲望和憎恨的缩影，完全是因为玛尔斯的存在。在他的身边，就连龙人族的身影也能见到。

“我喜欢玛尔斯哥哥。所以，我们一起战斗吧。”

一直跟在巴努托身边的琪琪坚强地说道。

早已野生化、凭借本能行动的火龙以及保持着理性、依靠龙石变身的火龙群，正待在多尔亚本国领土内等待着义勇军的到来。

“我们越山前进吧。”

从负责侦察的卡秋亚那里得知了这一消息后，玛尔斯当机立断地下了命令。和具有统一管制的火龙群开战几乎是自杀行为。但是只要能将梅迪乌斯打败的话，失去了统制的火龙们就能够分开击倒了。如果顺利的话，说不定龙人们就会再度四散到大陆各地，展开隐居般的生活。

“他们只不过是被梅迪乌斯植下了野心的生物而已。只要能将梅迪乌斯打败，也许就有人能够发觉到自己所作所为的愚蠢了。”

与他们一样同为火龙族的巴努托带着一丝希望的口吻说道。对此玛尔斯也表示赞同。至少，就算不能减少敌人的战力，但也不会再让他们的战力有所增加了。

“那么，我们会负责开路，哥哥就跟在后面吧。”

说完，琪琪取出神龙石高高举了起来。随着一阵透明的光芒，娇小的身影渐渐的变成了散发着巨大光辉的神龙。同样，举起火龙石的巴努托也变成了火龙。

两人在山上开出了一条道路，众人便从多尔亚城的背后潜了进去。]

“可恶，你们是从哪里出来的！”

守护在城口的泽姆塞尔发出了低吼。待自己变身为魔龙之后，便带着众多的火龙部下朝义勇军冲了过来。

“欺负哥哥的家伙，我不能原谅。”

对火龙们喷出的火焰毫不在意，化为神龙的琪琪吐出了白色雾状的气息。

在这片能够见到许多细微光粒的雾中，火龙们纷纷当场倒下。

“是神龙族的家伙么？可恶，没想到事到如今还要袒护人类！不可饶恕，不可饶恕！”

泽姆塞尔朝着驱赶火龙的琪琪突了过去，他企图进行近身战，以锐利的牙齿将琪琪咬死。但是从侧面冲出的巴努托却抢先死死地咬住了他的

脖子。在咆哮声中，泽姆塞尔一把将巴努托甩开。见巴努托已从泽姆塞尔身边离开，琪琪立刻对着泽姆塞尔发出了白色吐息。终于，魔龙在雾中倒了下去。踏着他的身体，琪琪一路畅通无阻地大步朝城门而去。泽姆塞尔在她背后抬起头，正准备抱以一箭之仇时，乔尔久的炎矢一箭刺中了他的喉咙。吐息被封的龙头再度倒向了大地之时，手持屠龙剑的奥古马飞奔而至。以浑身之力朝魔龙的头颅一剑刺去，终于了结了他的性命。

“即便是人类，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对抗的力量。”

将剑拔出，奥古马以告诫般的口吻说道。

“大家跟着琪琪和巴努托，一口气攻入城内！”

玛尔斯大声疾呼道。琪琪一击将城池的一角打碎，众多士兵顿时被坍塌的石头所埋没。

毕竟城池规模有限，城中的敌人看来几乎都是人类。阿斯特利亚、多加等人也奋力斩杀着敌兵，丝毫不逊色于琪琪二人。

在经过了若干个走廊后，琪琪二人终于对曲折的通路感到麻烦，于是干脆利落地就地将旁边的墙壁开了个大洞，笔直地向王座的所在而去。

紧随以后的玛尔斯等人一路深入城堡内部，终于来到了梅迪乌斯所在的王座之间。

“是昂利么？”

以没有一丝头发的老人姿态坐在王座上的梅迪乌斯，用散发着血色的双眼盯着玛尔斯，问道。他那健壮结实的体格拥有压倒性的存在感，时刻威胁着人类。

“我是继承了昂利之血的人。名叫玛尔斯！”

举起法尔西昂，玛尔斯堂堂正正地报上了名号。

“哦？那么说，昂利已经死了？人类的生命真是脆弱短暂啊。竟然连我们地龙族这样，随同大地一起复苏的手段都不知道。”

“那又如何？勇者昂利的心，已经继承在所有人们的心中。不管你再如何复活，只要还想为人类带来苦难的话，继承昂利之心的人们就一定会站出来将你打倒！”

“不要自以为是。让我来告诉你们，自己是多么渺小吧。”

站起身后，梅迪乌斯取出了地龙石。老人的身影也随即化成了一头

巨大的地龙。

“大家快援护玛尔斯王子！”

哥顿对手下的弓兵们下令道。但是施放出来的弓箭，却纷纷被梅迪乌斯的身体弹开。

“真烦人！你们太碍眼了！”

仿佛在说不要妨碍我一般，梅迪乌斯朝士兵们吐出了黑色的气息。哥顿等人连忙后退躲避。但仍然有不少行动慢了一步的士兵遭到了吐息的直接攻击，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虽然没有任何外伤，但他们已经失去了生命力。

“一决胜负吧，那加！”

梅迪乌斯突然吼道。如同顺应了他的怒吼一般，大厅的墙壁被打破，琪琪和巴努托冲了进来。

“真碍事！”

只轻轻地将身体一扭，梅迪乌斯便轻易地将撞过来的琪琪两人弹了回去。梅迪乌斯随即上前，一脚狠狠地踩在了琪琪身上。只听琪琪发出了如同清澈笛声般的惨叫。

“梅迪乌斯，你的对手是我！”

玛尔斯高高举起法尔西昂，从剑身中激射出了无数道耀眼的光辉。当光芒飞散至梅迪乌斯的周围形成一道光环时，地龙的行动突然停了下来。

琪琪拼命地爬了起来，而梅迪乌斯也因为脚下失去了重心而摔了个仰朝天。

“可恶！”

倒在地上的梅迪乌斯对着玛尔斯张开了大口，准备施放吐息。但是，此刻玛尔斯的同伴们一起赶来对梅迪乌斯展开了攻击。尽管普通的武器并不能对它造成什么伤害，但作为牵制已经足够了。

在同伴们的掩护下，玛尔斯朝着梅迪乌斯迈开了步。疾冲中，散发着夺目光辉的法尔西昂直直地刺穿了梅迪乌斯的喉咙，直没剑柄前。梅迪乌斯疯狂地甩动着头，一把将玛尔斯甩了开去。但琪琪随即对着他的脖子一脚踏了上去，令得梅迪乌斯无法动弹。

"玛尔斯哥哥！"

在琪琪的催促下，玛尔斯拿起法尔西昂对准梅迪乌斯的眉间刺了下去。

在含糊不清的痛苦悲鸣中，梅迪乌斯的动作完全停止了。

"玛尔斯大人打败梅迪乌斯了！"

不知是谁突然欢呼了起来。

"玛尔斯大人打败了梅迪乌斯！我们胜利了！"

"梅迪乌斯被打败了！"

士兵们纷纷欢呼了起来。

琪琪发出了长长的胜利吼叫。

在大家的欢呼声中，玛尔斯将散发着光辉的宝剑高高举起。

睡神扫描

插曲

暗之宝玉

就这样，被后世称为暗黑战争、这场将大陆一分为二的义勇军与多尔亚帝国之间的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

人们回到了各自的祖国。开始为重建饱经战乱摧残、百废待兴的国土而努力着。

在被歌颂为勇者再世的玛尔斯的活跃下，人们不禁认为，这场和平将永远持久。火焰之纹章如今也静静地沉眠于阿卡内亚王国帕雷斯王宫的宝物库中。但是，这无非是为了等待新的出场而陷入了暂时的休眠而已。

在黑暗之中，有什么东西在跃动着。

慢慢地，简直有如生物一般，那个球体朝着特贝神殿的深处弹去。在毫无人影人踪的黑暗之中，比周围的黑暗更加阴暗的宝玉，将吸收的所有恶意再度转换成了有形之物。

从奥姆之杖那里抢夺而去的力量，令一团如烟雾般的黑暗从暗之宝玉中冉冉升起，逐渐地变成了人形。终于，完全变成了人类姿态的黑影将持续弹跳在地面上的暗之宝玉握在了手中，发出了阵阵无声无息的阴笑……

阿卡内亚大陆史

前4000年左右

龙族全盛期。在神龙族的支配下，整个大陆上筑起了高度的文明。

前1000年左右

龙族衰退期。出现退化症状，出生率降低。一部分龙族遵从长老们的意见变身成了人类的模样。

前740年

野性化的地龙族攻击人类。

人类面临灭亡的危机。

神龙族之王那加加入了守护人类、对抗地龙的战线。

前500年

神龙王那加将从自己牙上切下来的剑与镶嵌有5颗宝珠的封印之盾封印在拉曼神殿。后来死于特贝。

前10年

不知道什么人侵入了拉曼神殿，带走了神剑与封印之盾。

阿卡内亚历元年

阿卡内亚圣王国建国。

失去力量的龙人族被人类藐视压迫，在边境地带苟延残喘过着低调的生活。

490年

地龙王梅迪乌斯建立多尔亚帝国，与人类为敌。

493年

多尔亚帝国挥军攻打王都帕雷斯。

阿卡内亚圣王国灭亡。

498年

边境的开拓都市阿利提亚的年轻人昂利利用得到的神剑法尔西昂打倒了梅迪乌斯。多尔亚帝国灭亡。

阿卡内亚王国开始复兴。

499年

阿卡内亚国王平定北方的草原地带，建立奥尔良王国。初代国王是卡尔塔斯王之弟马龙伯爵。

500年

勇者昂利建立阿利提亚王国。

501年

格鲁尼亚守备队长奥德温将军建立格鲁尼亚王国。

503年

马其顿的开拓民拥立奴隶战士艾奥提为王，建立马其顿王国。

537年

阿利提亚王昂利驾崩。

在一连串的混乱过后，格拉王国脱离阿利提亚独立。

550年

大贤者加托在卡德茵创建魔道学院。

579年

边境地带的岛国塔利斯被统一，建立了新的塔利斯王国。

597年

地龙梅迪乌斯在多尔亚地方复活。

再次开始聚集龙人族。

598年

马其顿国王横死。掌握实权的王子米歇尔宣布与多尔亚同盟。

对阿卡内亚抱有反感的格鲁尼亚王国决定与多尔亚联手，重振多尔亚帝国。

600年

多尔亚帝国开始对阿卡内亚展开侵攻。

暗黑战争爆发。

602年

梅迪乌斯率领的多尔亚帝国军包围帕雷斯。

赶往帕雷斯救援的阿利提亚军，与卡缪将军率领的格鲁尼亚军决战。

原本处于优势的阿利提亚军，在盟友格拉王国的背叛下败退。阿利提亚王国被帝国军占领，随即灭亡。

同年

帕雷斯王宫陷落，阿卡内亚王国灭亡。

除了公主尼娜之外，与王家有所关联的人全被处以极刑。

604年

尼娜公主逃出帕雷斯王宫，被在北方草原地带不断持续游击战抗争的哈丁的叛军保护。

尼娜公主在奥尔良募集解放阿卡内亚的义军，但在米妮瓦公主率领

的马其顿骑士团的攻击下节节败退。

逃至塔利斯王国的阿利提亚的玛尔斯王子响应尼娜公主的檄文而起兵，组织解放祖国的军队。

——609年，阿卡内亚联合王国记录室资料

续

纹 章 之 谜

游小说

ファイアーエムブレム

新・暗黒竜と光の剣

ISBN 7-88618-136-0

9 787886 181368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火焰之纹章光盘定价：14.8元

严禁一切商业交易



睡神扫描
微信：shuishen